

蘇沃洛夫元帥傳

奧 西 波 夫
黃 遠 譯

遼東書店印行

蘇沃洛夫元帥傳



奧西波夫著
黃遠譯

遼東書店印行

譯者序

要用幾句話把蘇沃洛夫講清楚是不容易的。有人把他和西洋歷史上最偉大的將領懺撒、漢尼拔、拿破崙等並列，但這只說明了他的名望而已，他的基本精神與特點，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蘇沃洛夫的綽號「大兵元帥」，可以表明他某一方面。他確實是很豪爽，率直，說話土腔土語，兵士老百姓人人愛聽愛學；但他却又非常有學識，懂七八國文字，讀書不倦。他又好像一般天才一樣，聰明絕倫，看問題尖銳，決心迅速，彷彿他全憑自己的聰明，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質，問題的關鍵，和戰機所在，並立即下定決心，爲人所不敢爲。但事實上許多問題他是經過細心考慮，多方調查，但因爲他的方法是最簡單明確，看來全不費事而已。他喜歡以他的怪論，偏激之談，掩藏他滿腹的經綸。

蘇沃洛夫不單是大膽勇敢身先士卒，百戰百勝，而他的治軍練兵辦法，尤爲傑出。他認爲戰爭主要是人，他尊重士兵的人格，經常和士兵廝混，沒有一點架子，想出各種辦法啓發士兵自主自覺，不准說「不知道」，他要把兵練成聰明有急智，有辦法，隨機應變，不知困難。他教育士兵戰場上所必須的一切東西，把增加士兵麻煩的都去掉。特別注重行軍，他說：「勝利是由兩腿決定，胳膊只是勝利的工具。」他根據實戰經驗來練兵，又根據自己部隊情況，指導戰鬥。他是新軍隊的建設者。直到今日，他的辦法，還有許多可供我們參考。

他自己口口聲聲講他怎樣努力於以古代英雄爲老師，但實質上他從沒有受前人的限制，他從自己實戰經驗，從當時各國的軍隊素質，裝備條件，來建立自己的練兵辦法與練兵標準。他雖熟讀古今名著，但打起仗來，他却總根據當前敵人士氣兵力，一貫的戰法，和自己部隊的狀況，來決定手段。他反對「搖椅上的戰術」。他敢於以步兵對抗騎兵的衝衝，敢於用騎兵攻打要塞，敢於讓騎兵徒步衝鋒，敢於孤軍深入，這些表面似乎是僥倖，而實際是建立於最深刻的知己知彼，這千古不易之定訓上。看起非常驚人，說穿了實在簡單，而這才是真正的天才。真正從實際出發。以客觀事物爲老師，不受什麼權威思想約束。

蘇沃洛夫又是一個最有趣的人，談笑風生。能用簡單的話，說明最深刻的道理。乍聽起來笑破肚子，而愈想愈對，對他的笑話最後不得不欽佩拜服。

譯這本書的意思，除供我們軍事工作同志的參考外，在這愛國自衛戰爭最緊張的時候，我們看看歷史，看看外國，再看看我們當前的戰場，我們將會怎樣深深感到我們是在進行怎樣空前的偉大事業啊！驕傲是要失敗的，我們必須警戒。但我們必須恰當的估計自己，這樣我們才敢於勝利！

譯者不懂軍事，對蘇沃洛夫更無研究，上面的話倉促寫成，不妥之處，在所難免，譯文根據英文版也許有錯誤，希望同志們指正。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日於通化。

第一章 蘇沃洛夫的幼年

亞歷山大、瓦西利維奇、蘇沃洛夫，是當代最出色的軍事領袖，係出於古時的諾夫哥羅德族。當彼得一世在位時，他祖父，伊凡、格力哥耶維奇、蘇沃洛夫在普力奧布拉梭斯基兵團，當團文書。當他兒子瓦西利生時，彼得一世曾當過他的教父。當他教子十五歲時，沙皇派他當他的侍從和翻譯；其後不久又送他到外國去學習造船術。瓦西利自外國回來，除其他東西外，帶回他自己翻譯的增強城市防禦要訣，著名機師孚邦印行。這一譯本一七二四年在俄國出版。彼得一世死後，加特琳娜一世提升瓦西利在普力奧布拉梭斯基兵團，任中士。由此開始了他的軍事事業。在十八世紀五十年代，他升為將官，並有一短時期在議院中任檢察官之職。加特琳娜二世說瓦西利、蘇沃洛夫：「是一位受過高深教育、堅貞、純正的人。他可以懂或者講七八種古代與現代語言。我非常信任他，每逢提到他的名字，總是帶着十分的敬意。」

瓦西利、蘇沃洛夫家境比較不很富有。他主要的收入是靠他的領地孔昌斯可耶，在諾夫哥羅德底古利亞；在那裡他有二百農奴。一七二〇年他娶了阿芙朵蒂亞、法杜塞葉夫娜、瑪奴可娃為妻；她生有二女一子。其子亞歷山人，一七三〇年十一月十三日生於莫斯科。

彼得一世曾創制一種法令，規定所有貴族子弟必須服軍役，並且從最低階級開始；貴族們則設法逃避這法令的後半節，他們把生下不久的兒子，立刻拿到近衛軍去登記入伍。當年

輕的「近衛軍」還跟父母一塊過活時，他們的階級却自動升遷，結果到他們參加部隊時，都已是懶樣的軍官了。但是命運却和人開玩笑，亞歷山大、蘇沃洛夫，這位未來俄國軍隊的大元帥，卻沒有在年輕時就參加軍隊。這孩子看起來體弱而多病，沒有成爲一個兵士的希望。其次，他父親非常不願意，他的獨生子去受軍隊生活的艱苦，於是他決定他應獻身於「文事」。而事實上，在年幼時未讓他兒子參加近衛軍這一失着，對孩子倒是有利的。因爲日後他仍須加入軍隊，並且爲合於法令，他開始必須在士兵隊裡服務，由此他得到一切機會使自己熟識普通士兵的生活和習慣。

亞歷山大的父親很少注意他兒子的教育，但這孩子閱讀很多書，所得的知識，比當時和他同類的孩子多得多。他父親的圖書室藏有很大一批軍事著作，孩子的好奇心在此找到豐富的資養。他不分好壞的唸，一本又一本，而從每本中總獲得一些有益的知識。漸漸地他有些懂得古代偉大軍事將領所運用的主要法則，像一般兒童在他的年齡所達到的程度。他整日在他父親書房裡以戰爭爲遊戲，幻想自己在打仗，和漢尼拔一起越過阿爾卑士山，和提撒大戰高盧人，和撒克遜的摩里司一同急行軍。他年輕的想像被軍事英雄勳業的描寫所燃燒，他所有的思想與熱心都轉到這一方面來了。

決心和毅力，那時已成爲他個性的特點，他就用這種精神來開始給自己作軍專業的準備；而這些準備不僅是包括他閱讀專門討論軍軍問題的書籍，並且他使自己受肉體的鍛鍊。由於先天的多病和軟弱，他就着手去強健他的身體。他洗冷水澡，永不穿暖衣服，在傾盆大雨中跑馬。這孩子的奇怪習慣使他的朋友們驚異。他父親常努力教訓他去掉這些習慣，但這只

增加孩子天性中的沉默和孤僻，却並沒有動搖他要當兵的決心。最後他父親放棄了要他兒子走他認爲是正路的一切企圖，而他的朋友却給他一個綽號，叫「怪物」。這一稱號蘇沃洛夫一輩子也沒有脫掉。但這只証明了那些這樣叫他的人的狹隘而已。

一七四二年亞歷山大登記加入近衛軍。他父親沒有早日把他登記的結果立刻被感到了。入伍時沒有任何地位，他必須拿在行伍中實際的勤務來爭取之。他參加謝米諾夫近衛團當一名士兵，但暫時准許他留在家和父母一起。最後，在一七四八年正月一日他才到團裡服務，撥到第三連當班長。

一條直線的士兵，衣著鮮艷，施粉的長髮梳成辮子，向後披著。鎧甲騎兵和槍騎兵則留著黑鬍鬚。披帶的武器在陽光下閃耀，槍很整潔，擦得像鏡子。這就是十八世紀中葉俄國軍隊的典型圖畫。但這畫圖的另一面却不如此漂亮。耀目的刀鞘裡的刺刀却生了銹。步槍的構造，放在肩上是平穩的，但是槍托和槍筒成一條直線，難以準確瞄準。當時俄國瑞澤夫斯基將軍寫道：「漂亮的人，却是可憐的兵。」「穿得好，很乾淨，扣得那麼緊，細得不能自然動作，坐立行走均不能自如。」

爲防止士兵正步走時膝蓋彎曲，腿上綁上夾板，結果士兵躺在地上沒有人幫助就爬不起來。有些團隊裡設有站台，人要一氣站上幾個鐘頭，鍛鍊他們「更加筆直」。士兵派出站崗時，頭一天就把頭髮理好，一旦「修飾」好後，他們睡覺也要坐著，免得把髮飾弄亂。過緊的衣服，如其說是制服，不如說是緊身，對於士兵的健康有惡劣影響。新兵開始不經常穿著

，准許他們逐漸習慣。「這樣他們不會馬上感到緊得慌和不舒服。」但是這寬容時期一過，新兵和老兵一樣，只要有一點違犯服裝規則的就要受處罰。射擊技術惡劣可以原諒，這是正常現象，但如果檢閱時頭飾稍微不整，那就遭殃了。當時的人講在軍營裡很少有一點鐘沒有人爲了違犯這類事情而被鞭打的。

那時候兵士是強徵入伍，服役「一生」。直到十八世紀末期，兵役才限期爲二十五年。軍隊數量增加着——由一七六三年之二十七萬五千人，增至一七九六年之四十九萬六千人。但是裝備與組織却沒有變更。例如：毛瑟槍射程是六十步，一分鐘可發三發。且普魯士毛瑟槍射程較遠，速率一分鐘五發。士兵總是挨餓，這些扣得緊緊的制服，常蓋着空的肚皮。步兵軍官生活也很苦。不管軍官和下士，只要對士兵越殘忍則越有名望，橫暴和慘酷是被看爲熱情與幹練的標誌。

差不多沒有一位軍官是熟識軍事條例的。詩人達爾凡文一七六〇年在普列奧布拉梭斯基團任軍曹，他說在他的單位裡沒有一個人懂得條令的。在入伍時，連長完全不知道他們職責是什麼，事實上把一切都交給服務久的軍曹。大部份軍官不單缺乏軍事教育，甚至也缺乏一般教育。有許多兵團，團裡的文件是由副官簽署，因爲指揮官都不會寫字。就是在保羅一世在位時，有許多外省長官也是文盲。在蘇沃洛夫參加軍隊時，這是一般現象。

謝米諾夫兵團是由阿普拉克辛伯爵指揮，他很不重視軍事鍛鍊。這一團當時正在成立中，預料士兵要長期服役，他想，要他們「成爲熟練的兵還有充分時間的。」

對於出身高貴的下士和軍曹，在近衛軍服務算不得是苦事。他們常被委以重任，並且予

以大權派往外國。但只要接受了什麼任務，這些下士和軍曹就被人當作上等人看待，和正式委任軍官有同等地位。

然而蘇沃洛夫並不高高站在士兵群眾的頭上或專和軍官階級爲伍。他渴望著更親切地知道這一些無名人物，他們在彼得一世手下會贏得如此光榮的勝利，而他們又如些懦弱地屈服於鞭撻。他從小就習慣於和普通人廝混，貴族的高傲駕子在他是很生疏的。他厭惡豪華懶惰，愛和「普通士兵」相處。無疑的，日後他所發現，他能博得他的士兵信賴的能力和鼓勵他們進行偉大事業，是大部由於他早年和部隊中的士兵群眾親密聯系的結果。他自己深受這種聯系的影響。由於民主的天性，他吸收了許多普通俄國士兵的觀點和習慣。有常識，粗魯脾氣，儉樸的生活，勇敢，嚴格的責任心，已經是他個性的明顯特點。大概就在這時候他開始看出俄國軍隊的戰術與訓練方法必須改變，使之更切合於俄國士兵的民族特徵；這就是堅強，果敢，天賦的聰明與吃苦耐劳。

蘇沃洛夫比其同伴是更有熱心的兵士。照例地，他總自覺地準確地執行他在操場上和場外的一切職責。結果他很取得上級的好感，他們重視他的明証，就是在他服役幾個月後他們就給他重要任務讓他去完成。在一七四九年底，他入伍快到兩年後，被提升爲少尉。一七五一年升爲軍曹。

這是很典型的，他的上級那麼看重他，更不用說他的同事，但蘇沃洛夫自己却覺得很奇怪。他們不能理解爲什麼普通士兵對他有特殊吸引力，他的民主習慣，甚至他執行職責時的熱情與自覺，他們也不能理解。他在愛玩樂的近衛軍軍官中，是完全格格不入。這些年輕的

貴人，總稱他聳聳肩膀，稱他爲怪物。他們的上級在內心裡也同意這些年輕的貴人。

一七五二年，他被派遣到外國，當送公文信使，他到了維也納和德來斯登。他在外國所見，使他非常感到興趣。但是由於他初次到外國，他體會到他是多麼深深地愛他落後與長期受難的祖國。在普魯士他偶然遇到一位俄國士兵。他後來講道：他擁抱他「以真摯的愛國心，像兄弟一樣，……我們之間身份差別是不存在了。我把我的同胞緊緊地抱在懷裡。」單是這一情景，就顯示了這位青年軍曹，未來的總司令，他的士兵之所以如此熱情地跟隨他，是因爲他們感到當爲祖國服務時，對他是沒有什麼「身份差別」的。

時間向前走着，但是蘇沃洛夫向軍官階級的提升却停住了，他有很好的服役紀錄，所以這升級延遲大概是完全由於升官從來都是那麼嫻嫻來遲的緣故。無疑的，他參加部隊很晚這一事實是有影響的。許多人說蘇沃洛夫的年紀都早已享有將軍頭銜了。魯緬澤夫二十一歲卽爲將官，沙爾提可夫是二十五歲，列普寧是二十八歲。自然蘇沃洛夫對於這長期不被照顧是深深感到悲痛的。但是後來他超越了這些輝煌將領而「帶復了」的時候，他滿意地說：「我年輕時沒有跳，現在我却跳起來了。」然而，他仍保持他和普通士兵生活的密切聯系，並且強化他個性的這些方面，而後來就藉此顯耀了這位劃時代的「大兵元帥」。

最後在一七五四年，他到團隊後六年多一點，蘇沃洛夫被升爲中尉，同年五月十日被調到波格爾曼步兵團。

我們已經談過蘇沃洛夫的生活方式，他的孤僻，嚴格遵循他爲自己所創製的規則，使他在謝米諾夫團，擁有一「怪物」之令譽，但是縝密的觀察者在這位有些奇特的，矮小的青年身

上會發現一種特殊的人格。他的直接上級，該連連長常說：『這個怪物將來要幹些事情，會使我們大家都驚異的。』

第二章 反普魯士戰爭

在殷格爾曼園，蘇沃洛夫服務兩年，在這時期他把閒暇時間全部都用來增進他的學識。他研究歷史，軍事工程學，炮兵術，並且拿相當注意力用在文學上面。在這期間，蘇沃洛夫閱讀了當代最好作家與詩人的作品，他一生都好引用他們的話。在閱讀時，他作大量的割記。他說：「我相信洛克所說，記憶是心靈的倉庫，但是這倉庫却有許多房間，因此每一種事物必須放在恰當的位置。」一七五七年，俄國參加了七年戰爭，而蘇沃洛夫終於得到了「火藥味」的機遇。

普魯士只在一七〇一年才成爲一獨立王國。但是從開國之始這一個只有四百萬人口的小國，即成爲政治陰謀與傾軋的溫床。普魯士的統治者，總是毫無信儀地盡量攫取其鄰國的土地，特別是當這些鄰國處於困境時。腓得烈二世，今日法西斯蒂的偶像，曾冷嘲地說：「如果你喜愛外國的某一省份，並且有力量佔有之，那麼立刻就幹。當你完成時，你總會找到許多法律家來證明你有權佔有這土地。」

腓得烈執行一種暴力、侵略，和蔑視國際法的政策，當時與普魯士接壤國家都有內鬨，他總巧妙地煽動之。使特務奸細充斥於這些國家中，並且廣泛運用「黃金武器」——賄賂，以腐蝕一切人員，從家庭僕役到內閣大臣。選擇一有利時機，他即侵入奧國的豐富的省份西里西亞，並以軍隊佔領之。雖然這一強盜行爲毫無根據，只是因爲普魯士君王的無鑿之胃口，然而他由於法國的幫助，仍然取得了歐洲列強的承認，西里西亞歸併於普魯士。

侵略者的胃口是隨其吞噬而增大。併吞西里西亞後，腓得烈毫不含糊地要求撒克遜。

普魯士國王擴張領土的無厭慾望，很早就引起了俄國政府的警惕。由於他在瑞典和土耳其的鬼詐反俄陰謀，更增長了俄國的焦慮。結果俄國和奧國法國結成聯盟。這大大打擊了腓得烈。腓得烈爲使其反俄地位鞏固，他在俄國宮庭中建立了枝脈廣佈的間諜與內奸體系。首先，他依賴於廣泛被聘到俄國軍隊服務的德國軍官，像曼特法爾和勒凡之類。他們的無能程度和他們對俄國及一切俄國事物的輕視是同等的；這些人一面在俄國軍隊中竊居高位，一面却努力爲腓得烈服務。但是普魯士國王却不以此爲限。白哲杜澤夫，掌璽大臣，阿普拉克辛俄軍總司令，法莫爾將軍，陀特勒賓將軍，霍爾斯坦伯爵，他——皇位繼承者，彼得三世和他的配偶安荷特——澤布司特公主——未來的女皇，加特琳娜二世——這些人都掉在他的陰謀網裡，或者是直接受他津貼。腓得烈自信他對於俄國軍隊可以無所恐懼，就決定在法俄——俄國他以爲已被他的陰謀所癱瘓了——能增援其盟邦之前，予奧國以閃電打擊。一七五六年八月末，他未宣戰即侵入撒克遜。這是普魯士奸詐國王的一貫手法，正如麥考萊所寫，他賺得的名譽是「既無信義又無禮儀，慾壑無厭，無恥的虛僞。」他迫使撒克遜小小的軍隊投降，強迫撒克遜的士兵和下級官佐爲他服務，並又立即進攻奧國的波希米亞省。

但是在這當口，我國參加了戰爭。

在裝備和組織方面，俄軍劣於普魯士。俄軍是極大笨拙。每一貴族軍官都有一串十多輛馬車的私人行李，而阿普拉奇辛，這位總司令，却有幾百輛。雖然如此，俄軍却有一重要優點，強於普魯士軍隊大部是雇傭兵，或者由各國強徵來的冒險份子和流氓，許多都是

在醉酒等情形下補入的。這種各樣僱傭兵雜湊起來的集團，只有在最嚴格，最苛刻的處分下才肯服從。普魯士軍隊只有不犯點小過失就給以非人處罰的情況下才能組織起來。然而，部隊每一失敗，即伴隨着成群的逃亡，而腓得烈則想以十分野蠻的手段對付之。逃亡者被捉回來，就要割掉耳朵或鼻子。許多被這樣虐待的人，都跑到俄軍營裡來。假若普軍有時要行軍穿過森林，或高草地時，那在沿路上就得派出崗哨以攔截逃亡。

腓得烈的部隊並非由愛國心所鼓舞，雖然這位國王對此並不在意。德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法蘭之腓得、梅林告訴我們，烈喜歡用僱傭兵來作戰，是因為「他最痛恨武裝起來的人民；他害怕他自己國家的武裝農民遠過於世界其他武力。」

俄國軍隊雖然大部是徵集的農奴，但它是一個諧和的民族整體，由人民組成，並且保持與人民的聯系。它充滿了對自己國家的熱愛，在戰鬥中表現得無比的忠貞與果敢。

在戰爭開始，一七五七年，俄軍有十二萬八千人，其中九萬七千人服務於前線。炮兵約有一百五十門大炮，六十三門攻城砲不在內。普魯士軍隊有十二萬八千裝備良好的士兵，外加二萬五千人的守備部隊。一七五七年初時，普魯士這一軍隊增加到十八萬人。普軍中最強的是騎兵。

腓得烈對於俄國能拿出如此強大兵力到前線，十分驚異。他過去的誇口吹噓不久就變為近乎絕望的心情。一七五七年正月，他寫信給他的朋友夫力耶森斯坦說，他的處境很危急，並且指示假如他犧牲或作俘虜時所應採取的步驟。

俄軍主力在一七五七年五月十四日才開始行動，企圖在默美爾進行主要攻擊。

這次進軍是由法莫爾將軍指揮。俄軍在七月初到達默美爾，七月六日該城普軍指揮官放棄了要塞。俄軍佔領默美爾，只付了傷亡二十五人的代價。八月一日俄軍進軍進入普魯士。五日佔領古姆平能，十一日佔領英斯德堡。

普魯士普軍總司令，陸軍元帥拉華爾德，集結了他的部隊，等待一有利時機給俄軍一決定性的打擊。當俄軍向哥尼斯堡繼續挺進；在裕羅司、夏尙多夫村附近紮營時，這一時機是來到了。俄軍高級指揮官以阿普拉克辛爲首，是一錯再錯，但是廣大士兵與許多軍官却表現如此英勇、忠貞和堅決，雖在戰鬥開始時俄軍處於極危險地位，但不僅他們堅守了陣地，並且使進攻者全部失敗。下面是俄國當代著名的評論家波羅託夫對於這次戰爭的描寫。他當時參加了這次會戰。

「這些破碎的團隊，現在是進行近距離的戰鬥，但是他們堅持着陣地直到最後一個人，……失了一隻胳膊的，就用另一隻手拿起軍刀，斫殺敵人。另一個則大腿幾乎脫離了身體，血流如注，背靠着一棵樹，仍然在擊退敵人。」

但是生力軍一出現於戰場，全部情景都改變了。波羅託夫繼續寫着「不到一刻鐘，普軍開始全線退却，起初還有秩序，但後來却崩潰了，如群牛亂竄，全無次序。」

這樣，俄軍佔領了默美爾，哥尼斯堡，及東普魯士全部。

翌年，一七五八年，腓得烈親自迎擊俄軍於桑道夫，但他也未能取勝。

一七五九年七月俄軍於朱里周戰勝普國當時著名將領之一韋德爾指揮之普軍。同年八月，在庫涅爾斯多夫村進行一次會戰。腓得烈率領近五萬人之大軍向俄軍陣地作猛烈攻擊。他

仰賴於其喜愛的翼側攻擊，擊破了俄軍的左翼，並且動搖其中心。普軍佔據了庫涅斯爾多夫。相信勝利已經到手；腓得烈派遣信使到柏林，宣佈勝利。然而，他過低估計了俄國軍隊的戰鬥素質。俄軍重新集結了力量，英勇地繼續戰鬥。波羅託夫告訴我們說：「每一戰線上，都跪着射擊，繼續頑抗，直至傷亡殆盡。」腓得烈的精銳部隊因無力擊破英勇抵抗，反如九柱戲的木柱似的一一倒下了。腓得烈自己得免於死也是出於奇蹟：他袋裡的一個金鼻烟盒擋住了打在他身上的一個子彈。到黃昏一切都結束了。腓得烈及其軍隊被擊潰，損失兩萬人。其餘則從俄國哥薩克手下逃出殘生。

戰爭開始時普魯士國王表示輕視俄國軍隊。有一天他對憐芝將軍說——憐芝是英國人前會服役於俄國，後跑到普魯士去。「莫斯科人是野蠻的遊牧民族，他們不能抵禦有組織的軍隊。」然而，事實證明他是完全錯了，而對此，他也不得不承認。看着俄軍在桑道夫之英勇抵抗，他說：「俄國人你可以殲滅至最後一人，但不能打敗他。他們頑強抵抗，而我左翼的流民們却撤下了我像一群老太婆似的逃跑。」在庫涅爾斯道夫的慘敗後，腓得烈絕望得想尋死。他知道一切都完了，瘋狂地叫着，「沒有爲我準備一個砲彈嗎？」當夜戰後他寫着：「四萬八千人的軍隊，我現在所有的不足三千。全都跑掉了，我是無能爲力。如果他爲着他們的安全，他們可以在柏林好好住。可怕的損失，而其後果將比這損失還壞。我找不到出路。實在的，老實說，我想一切都完了。國家滅亡我也不想偷生。永訣吧！」

正如法蘭芝、梅林所指出：「俄軍幾乎總是擊敗普軍……俄國使普魯士走近末日。」
一七六〇年，十月，庫涅爾斯道夫之役後十四個月，一支俄軍由董爾尼雪夫將軍率領進

近柏林。普陸軍元帥拉華爾德，他曾指揮格羅司，夏倫道夫的普軍，這時在柏林負責保衛城市。第一次俄騎兵攻擊被擊退。柏林守軍得到了增援，但是這時其他地區的俄軍也到達了。俄炮兵開始轟城。普軍知道抵抗之無效，指揮部將軍隊撤退了，於九月九日（新歷）普魯士首都部隊長將城市獻給俄人。

進入城市後俄國軍隊即焚燬軍械鑄造局和小軍械工廠與彈藥庫。因為這次是一廣泛的偵察行動，俄國統帥部之佔據柏林並無其他目的，俄軍即於九月十三日開始向歸途行軍，隨帶其他戰利品外，還有柏林七個城門的鑰匙。

當時蘇沃洛夫是自願投効參加柏林之役，沒有擔任什麼獨立行動的角色。然而在次年一七六一年，戰團中，他是初次得到機會證明他站在指揮位置上由本領。俄軍新總司令，蒲士林，成立一特殊騎兵單位，由蒲格將軍指揮。其目的在對付普魯士騎兵在俄軍後方的騷擾與搗毀倉庫等行動。白格請蘇沃洛夫作這支部隊的參謀長，他馬上接受了。

實實在在地說，俄國軍隊從來未見過這種類型的參謀長。蘇沃洛夫不是在後方什麼地方發佈命令，而是身先士卒，在槍杆彈雨中與敵人短兵相接，這對他真是如魚得水。每一次小仗他都參加，就是老兵也稱讚他的大膽勇猛。在斯切衛德尼支，他率領六十名哥薩克，進攻百餘普魯士驃騎兵（譯者按：此為衣服華麗之輕騎兵）。他第一次攻擊被擊退，他重新組織進行二次攻擊，又被擊退。於是又來拚死的三次攻擊，最後終於將驃騎兵擊潰。

有一次他率領百名哥薩克徒涉一小河，夜行軍四十俄里（譯者按：一俄里約等二華里弱）痛擊五十餘人之普魯士驃騎兵，並焚毀瓦柴河上的橋樑，迫使普騎兵指揮侯拉頓將軍浪費

許多時間去建築一座浮橋。另一次，他率領一小隊龍騎兵（譯者按：此係帶槍騎兵，受步騎兩種訓練），及五十名哥薩克，突襲普軍一徵發隊，擊潰之，並俘虜二十人，炮兩門。驚魂稍定後普軍重新集結，包圍了蘇沃洛夫的小部隊。情況很緊急，但是蘇沃洛夫頭腦清醒，決心迅速，下令殺出重圍。他成功了，甚至還保持了二十名俘虜，只丟掉了兩門俘獲的炮。這時麥頓與克利上校前來增援，他即與之會合，重新進攻，迫使普軍撤退，並蒙受近千人的損失。

以後不久，一次與普軍較大的戰鬪在阿命司瓦德進行。白格的騎兵受命顛覆傑拉頓用重兵押送的輜重列車。蘇沃洛夫馳馬去法蘭爾將軍的司令部，請求增兵，歸途遇雨迷路，與普軍的前哨遭遇。他及隨伴他的兩名哥薩克迅速隱蔽起來，但在離開該地之前，他詳盡地察明敵軍的陣地，回到他部隊時，他換下雨濕透了的衣服，立刻下令準備戰鬪。猛勇的一擊，使普騎兵潰退，俘虜八百人。普軍後退越過高盧塔，把一部步兵留在該鎮。白格給蘇沃洛夫三營人，命令他佔領該鎮。蘇沃洛夫冒着敵人濃密炮火，摧毀鎮門，這門是一直在抵禦着俄軍炮火之轟擊。這之後，如他自己所描述，「用刺刀尖趕着敵人滿鎮跑，穿過對面鎮門，越過橋樑，直到他們駐地，在那裡殺死了許多敵人，俘虜也不少。」在這一戰門中，蘇沃洛夫自己傷二次。他自己報告，「腳部受傷……彈傷在胸。」而附近沒有醫生，於是蘇沃洛夫自己以酒精擦拭傷口，並包紮好，但是他却終於不得不離開戰場。

在這些早年的戰鬪中，蘇沃洛夫已顯示出那些日後使他著名於世的許多品質：堅強、果決，有善於發現敵人弱點所在之能力，並能給以閃電式的打擊於恰恰這些要害上。另外一體

特點也出現了：他的無畏精神，近於衝動，這在指揮官是不允許的。由於多年鍛煉的結果，他大大增強了他的身體，但是他到底不是一個肉體強壯的人。然而，在第一線上總可以看到他，率領白刃衝鋒，手持軍刀，斫倒許多因他的英勇而驚呆了的敵人。蒲士林爲他請獎，在信上說：「蘇沃洛夫在一般軍官中最爲特出。」同時這位統帥寫信給蘇沃洛夫的父親，那時他父親被委爲普魯士的地方官長。信上說他兒子「博得了所有指揮官的特殊讚揚。」白格將軍說他的參謀長出色，騎兵軍官，「偵察敏銳，戰鬥勇敢，在危險中很冷靜。」

一七六一年八月蘇沃洛夫受命暫時指揮特維爾龍騎兵團。他率領之涅葛頓進行了成功的戰鬥，俘虜百餘人，在這兒，他也參加了戰鬥，幾乎喪生。關於這件事情他在白傳中寫道：「在涅葛頓我在不平的道路上殺進敵步兵隊裡……一匹馬在跨下被殺，一匹馬受了傷。」這一兵團進行的這一輝煌戰鬥，確切地証實了大家對蘇沃洛夫的觀感：「他是一位卓絕的軍官。」

魯緬澤夫總司令，當時白格之騎兵團即隸屬於他，所表示的意見，是很有意思的。他在一篇關於一般有優秀表現軍官的報告中，描述蘇沃洛夫說：「他雖然登記爲供職於步兵，但却有騎兵所特有的知識和能力。」一証明表示了蘇沃洛夫軍事天才的多面性。當七十之年，蘇沃洛夫暇時附帶研究海軍業務，考試成績還及格爲海軍少尉

一七六二年，戰事結束，加特琳娜女皇聽說蘇沃洛夫是一能幹軍官，爲不失獲得此類人物好感之機會，她即予賜見，並親手簽署擢升他爲上校，委他爲阿斯特拉克罕團團長。六個月後，這一團在聖彼得堡的任務爲蘇支達爾團瓜代，蘇沃洛夫即調任該團長。

第三章 訓練部隊

戰爭結束，接着是和平時期，約繼續了六年。在敘述這時期蘇沃洛夫的活動前，我們最好先總結一下他從初次戰鬥經驗中所得到的知識。

第一、他使自己確信俄國士兵的優良戰鬥素質——他們的忠貞、勇敢、頑強和艱苦。但他們和高級指揮官成什麼樣的對比啊！雖然彼得一世死後只有三十年，他的原則：軍官的提拔必須根據其業績，這一點是早被遺忘了。對於大部份總司令及將軍，士兵是無所謂的。他們仍是些朝臣與陰謀家，所關心者主要是保持他們在宮廷的地位。有些已證明是叛徒和奸細。

將領無能，却又加上部隊情況的混亂，笨拙，不能運動。每一次半途行軍，最後總是混亂。偵察工作是在初步階段。行軍時部隊行動遲緩。想想九萬人的兵力進軍到普魯士，隨帶至少有五萬輛行李車，則上述情況不足為奇的。

士兵雖戰鬥時很堅決，但對執行軍事職責却缺乏熱情。軍役期間之長，軍官的獸行，從最高級到最下級軍官的公開貪污，以致士兵生活困苦，所有這一切，都使士兵感到軍役之可恨。年青的蘇沃洛夫自從入伍後即常考慮這些弱點，但從沒有他積極參加作戰以後所感到的深刻。他的結論是俄國軍隊須要劇烈的改革。他知道軍隊的最高統帥與宮廷之徒，是抱着舊習慣和老傳統，很厭惡進行任何改變。他也明白任何改革嘗試，都要遭到他們的敵視。但是雖然如此，他却決心盡他一切能力使俄國軍隊成為較舊日更為優秀的戰鬥工具。

他先從他所指揮的蘇支達爾團開始。以他特具的毅力從事於全團生活的重新組織，開始從士兵生活條件着手，最後以訓練方法結束。要認識他所倡議之改革，我們必須牢記蘇沃洛夫戰國經驗給予他戰略觀點的影響。他看到了當日盛行的「安樂椅上的戰略思想。」之弱點，極力抨擊那些規定嚴格與死板計劃及處置之企圖，那是不能適應戰爭中所產生的各種偶然變化的。他斷言，「戰爭是沒有書房裡打勝的。理論沒有實際是殞死的。」

他反對俄國將領的喋喋於「哲理」及行動遲緩，開始時有些走極端，在這時期他也有些過高估計大膽和猛衝的重要。他自己規定一個好指揮官的素質是：「果斷，迅速、勇猛，」但是在普魯士戰爭和後來之第一次波蘭戰役他的活動，表現了他所說三因素之二者的突出。正如有些下棋的，易陷於根據意外與不可靠的動機作出結論，蘇沃洛夫也是如此，他工作之初期，如作那在理論上看來是不可行的決心。在這一點上，他是由兩個原則所指導：一是判定敵軍的士氣，其次下決心將官與執行此決心之部隊的無比勇敢。因此「精神因素」在蘇沃洛夫的全部體系中佔有非常重要地位。他的目的不僅是使其部隊能於完成英雄事業，並且鼓舞他們有去這樣作之熱情。他就懷着這個觀點開始整訓蘇支達爾團。

他也會帶過別的團隊，如提維爾團、阿奇安知爾團與阿司拉克罕團，但他意識到這些都是臨陣時指，總去便去實行任何基本改變。但是當他派到蘇支達爾團時，各種前景看來都比較長期，他即立刻依照他自己的原則來整訓部隊了。後該團由聖彼得堡調到新刺多牙鎮，駐了三年。就是在這一時期蘇沃洛夫發展了他改革軍隊的才能。

蘇沃洛夫的主張和他尖銳相對，他基於發展士兵的智慧，使

他們了解他們被號召來所從事的事業。在這一時期，以及在戰場上，蘇沃洛夫總是解釋給士兵聽，他們是在作什麼，爲什麼這樣作。「每一個士兵都必須了解他的行動。」是他常向下級軍官諄諄告誡的格言。同時，他盡一切努力培養團結精神，戰場上的互助精神，以及攻擊時猛烈衝鋒。這些，自然須要不斷的鬭爭，從根本上改造團隊生活的一切方面——操練、裝備、生活條件、文化、道德。

這時他整訓部隊所採用的辦法，並不包括他後來對於這問題所形成的全部觀點。爲整訓蘇支達爾團所擬就的綱要，後來稱爲蘇支達爾綱要，缺少他後來所作名爲致勝之學所特有之完整與全面。如同一切改革者一樣，蘇沃洛夫也是逐漸地完成其體系，並不斷從經驗中改變與修整之。但是，蘇支達爾綱要却包括了他體系中所貫穿着的一切主要原則。蘇沃洛夫愛說：「士兵是愛整訓的，只要進行得有道理。」那確是事實，他雖然很嚴厲，但他帶的兵，從不肯說怪話反對他的整訓。

蘇沃洛夫體系中中心，是白刃戰，爲戰鬥中最難之形式，那不僅需要士兵有技術，並且要求最高度的意志力。拜得烈二世會大大增進了砲和火器的威力，許多當代軍事專家都受了他的影響，認爲白刃戰已是過時了。甚至於曾經善於以冷兵器作戰著稱的法國，也開始忽視刺刀。但蘇支達爾團的小指揮官却決心向全歐洲的見解挑戰。於此，他是部份由於他已形成的戰術思想所指導，其次，是由於俄國士兵的民族特點，這特點的長處他是很快地就發現了。俄國軍隊要在火力上超越西歐軍隊是很少前途的，特別是俄國火器是顯然低劣。但是俄國士兵的勇敢與體力，在白刃戰中是無與倫比的。其次，當時一般的技術水平，大大限制了

火器的效能。例如俄國毛瑟槍射程只有六十步；用火器的援助，最多只能迫使敵人退却，而蘇沃洛夫的目標是澈底擊敗敵人。他把他的戰術建立於俄國士兵已證明了的堅韌性上面，像某位歷史家所說：他是把被動的堅韌性變成主動的頑強性。

當時很少人體會到蘇沃洛夫觀點的深刻性。許多人認為這種打仗辦法是原始的，這樣實行是戰爭藝術的倒退。但是到法國大革命，以及後來拿破崙的軍隊——步蘇沃洛夫之後塵——復活了冷兵器的攻擊，軍事專家們才不得已丟掉了排得烈的方式，並且改革其部隊。

但是，如果以為蘇沃洛夫輕視火器的重要，那就錯了。在他團裡每人都必須經過毛瑟槍操練這一課程，蘇沃洛夫絕對禁止無目的射擊。在一七七〇年頒發的命令，他寫道：「下賤和膽怯的人為掩飾自己的技術底劣才說：『每一子彈都有他的歸宿』。這在過去一切都不正規的時候是可以的，當流氓和流氓交手，後排無法瞄準，才向空打槍。」在他看來，樣子很猛烈的火力，但對敵人沒有什麼損失，會得到與預企相反的結果。因為敵人「感到沒有什麼損傷，就會被鼓舞，膽怯者變為勇敢」。這一名言，可以成為定論，是足夠最後證明蘇沃洛夫對火器的重視。他以後在許多地方表示與此相類似的見解。例如，一七八六年在一封信中他着重說到準確火力的重要道：「射擊如果只是用來威嚇敵人，結果只能鼓勵敵人。」

為着增加火力的效果，蘇沃洛夫組織一獨立的輕騎兵連，並經過特殊的毛瑟槍訓練，「騎兵的火力，投彈兵和步兵用刺刀衝鋒」是蘇沃洛夫給與不同兵種的任務，但這並不阻止每一兵種在必要時運用任何上述形式。

行軍鍛鍊也是蘇沃洛夫練兵體系中一重要因素。在一七七一年他所發出之一命令中說：

「勝利由兩腿決定，兩臂只是勝利的工具。」蘇支達爾國會經過艱苦的行軍鍛鍊。蘇沃洛夫使其部隊在酷暑或嚴寒下日行四十到五十俄里，在途中要穿過泥濘，有時涉水或洄過河流。用這些辦法，蘇沃洛夫使其士兵堅硬起來，使他們習慣於戰鬥中的艱苦，加強肉體的硬勁。在這些行軍中，他盡一切努力去鼓勵弱者趕上強者，因為照他的見解，在行軍中好勝的精神強。則在戰鬥中此種精神也一定強。在路上，蘇沃洛夫利用一切逢到的機會，訓練士兵進行戰鬥動作。有一天在野外演習時，他竟令其士兵攻打並佔領一修道院，使得士兵們大為驚異。這一件事幾乎要使蘇沃洛夫闖下大禍，由於加特琳娜女皇的庇護，才把事情壓下去了。

雖然是帶領一團步兵，但蘇沃洛夫並沒有忘却軍隊中其他武裝。全部俄國軍隊都是他心愛的，他考慮着如何改進騎兵和炮兵機構的方法。幾年以後，他被派遣帶領一部隊，包括各種兵種，他馬上着手去寫指示，指示中他講到一切細節，從如何持馬刀，到騎兵當投入衝鋒時，應當從地上站起來伏身馬頸上，等等都說到了。

蘇沃洛夫用極大努力，「鍛鍊」——如他所說——他的團隊日間和夜間作戰。在夜間戰鬥，大膽是特別重要的因素，而蘇沃洛夫對於這種行動有一種自然愛好。其次，在這種戰鬥中，突然的因素，是特別重要，而進行時的特殊困難，却由於敵人的毫無準備而得到補償。這是很切合於蘇沃洛夫的原則的：「以敵人所缺少的武器打擊敵人。」

蘇沃洛夫給予其士兵的嚴格訓練，可能給人藉口說他使士兵過度緊張。表面看來這一批評似乎中肯，但是批評者却沒有看到他以極大的注意力關心其士兵之健康。團隊中正常的疾

病率，他認爲這是整個人數的百分之二。每逢有超過這限度的疾病，他馬上進行調查，確定其原因。晚年時他寫道：「在我這裡，每一死亡很少超過六人。」這一疾病率與死亡率——在當時是很低的——是由於他所倡議的嚴格的衛生和保健制度。蘇沃洛夫天性率直，愛親身參加一切工作，常親自諄諄教導其士兵養成清潔與一齊的習慣。在一封信，他寫道：「士兵都康健而愉快。軍官們都知道我並不以爲親自示範給士兵看如何去作，會降低我的威信……我作少校，副官，直到班長，和士兵同居，可以教育每一個人。」他常很滿意地說他不是用概念來進行教育，而是用以身作則。蘇沃洛夫並不否認他的制度甚艱苦，但是他總堅持說，最後總有報酬。他愛好的格言是：「在操場上艱苦，在戰場上輕鬆。」他堅信「演習的艱苦，產生自信——勇敢」基礎。」

蘇沃洛夫對教育士兵之興趣，發展到他們的子女。他爲他們成立一學校，自己當教員。他並親自關心他們的審美教育。有一次學校兒童還出演一次戲劇。他在兵營的廣場前還種很多花草。這些設備的花費，是由團裡經費很好管理節約下來的，但是一大部份是出自蘇沃洛夫自己的腰包。總之，在蘇支隊團的練兵辦法中士氣的培養是從頭到尾滲透着軍事技術訓練。士氣是高的戰鬥素質。

雖然蘇沃洛夫對待士兵很寬容，但是他又非常嚴格。並且是一位嚴厲的教練官。在這些場合，他愛說：「朋友是朋友，訓練是訓練。」在他所發佈的一道命令中，他寫道：「一切違犯紀律的，都必須受到懲罰；因沒比紀律廢弛，對士兵更有害的了。」當時部隊中一般的處罰方式，不論大小過錯都是鞭打。但蘇沃洛夫認爲精神勸導是維繫紀律更有效

的手段，只在威嚴重罪犯時，如貪污，搶劫等才施行肉刑。

加維琳那文皇時代的軍事專家，大半是兵庸，狹隘而官僚，看不到蘇沃洛夫

團所創造之新方法的重要性。實際這唯 新軍事科學的基礎。

蘇文達爾

第四章 在波蘭

蘇沃洛夫脫離戰場已經六年了，這時期大部時間都是在新刺多牙鎮過的。他所能教的，都教給他的兵團了，他渴望着有一種新的活動領域，範圍更寬廣，性質更不同一些。這時他正當壯年，四十歲左右，他的並未消逝的青年熱情和他的經歷與長成相融合。像古代神話中的英雄一樣，他感到全身是『無限的力量』，想我一條出路，這使他異常渴望着充滿了危險和果敢事蹟的戰鬥。我們在研究蘇沃洛夫的歷史時，常常會驚異於，蘇沃洛夫只要一離開戰場，不管時間長短，他的康健就會變壞。我們可以說他只有炮聲隆隆中才能睡得酣熟。這甚至於在他白髮蒼蒼的年齡中還是如此。那麼當他只活了半輩子還年不過四十的時候，又當他遠大理想仍被拘限於一個團隊時，他是多麼更加懷念戰爭啊！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到，當他聽到他的兵團也包括在出發參加對波蘭戰爭的軍隊中時，他是多麼高興。雖然那部隊不是正規軍，而是一志願軍，但是對於蘇沃洛夫，一場惡劣的戰爭，也總比美好的和平生活好。他認為他的天才找一條出路，而在他生長的時代與社會所能貢獻的條件下找到了它。

蘇沃洛夫接到前進至斯摩稜司克命令，於是立即從刺多牙鎮出發。這是十一月。他的部隊在深可沒足的爛泥裡行軍，美其名曰大道的路途，實際上是由他們的馬蹄踏成的。壞道路，必須通過的泥沼，加上夜長，大大妨礙了行軍。但是蘇沃洛夫却幾乎因此而喜悅，他想不到爲着嚴格鍛練有比這個更好的條件了。他率領他的團隊以猛勁通過泥沼和亂列的寒天，

從刺多牙到斯摩爾斯克八百五十俄里，費時三十日。在這次行軍中只有六人患病，一人失職。所以蘇沃洛夫必有理由滿意於自己辛苦的結果。在當日部隊很少一天能走十至十一俄里以上的，並且還須要時時停下休息，而且就是如此，仍有很大的數目列刊疾病表上，不然就是報告失蹤。

一七八六年九月，在他出發去波蘭之前不久，蘇沃洛夫被提升為准將。在斯摩爾斯克他被任為旅長，蘇達爾兩國為該旅之一部。他利用這冬季，按照他訓練蘇達爾國的同樣辦法，訓練這一新部隊。春天他率領這一團與兩連龍騎兵出發去華沙。在路上他向當地居民徵要車輛，把士兵載着迅速挺進。這次十二日行軍六百俄里。一路上士兵都是全副戰時裝備，因為他們須要通過遍地騷擾的敵對地區。

這時在波蘭之俄軍由威馬恩將軍指揮，他是一位有經驗的軍官，但是非常自負。並且還十分小氣和愛虛榮。蘇沃洛夫感到很難與之相處。後來他曾寫道：「大家都知道因為我的爽直，在波蘭我吃了多少苦頭。」

和加特琳娜女皇作戰的波蘭同盟軍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了俄國集中在波蘭的軍隊。但是波蘭同盟軍却不團結，缺乏訓練和紀律，因此當作一支戰鬥力來看却劣於俄軍。但有時他們把力量聯合起來時，却成為可怕的對手。

一七六九年八月得到情報說，巨大的同盟軍在布里斯特集中起來，由卡西米爾、普拉斯基和弗蘭支兄弟率領。兩支相當大的俄軍，每支有一千五百人到二千人，由列恩和德勳威支將軍率領前往迎擊之。但他們缺少進攻波軍的決心。

蘇沃洛夫所帶領的兵力不及列恩奧德勳威支所帶的四分之一，但他却不等待任何特別有利時機去進攻敵人。他決定立刻進攻。他把一部份兵力留在布利斯特，自己率領四百五十人及兩門砲出發了，在奧勒克舍窩村附近與波軍遭遇。蘇沃洛夫估計波軍數量佔壓倒優勢，開始只限於用葡萄彈擊退敵人的進攻，後來判斷他們的士氣由於後撤而崩潰時，又因為蘇沃洛夫用手榴彈燒着了敵人背後的村莊而更加劇其潰散時，他即發起白刃衝鋒，在軍事上這是絕着——步兵用白刃攻擊騎兵。這一衝鋒是如此猛烈，波軍跑了，蘇沃洛夫所帶領的少數騎兵追趕了他們三俄里，而步兵這時則繼續進射，藉此給敵人以「心理影響」。波軍被追得那裏喪魂落魄，他們不停地逃跑，雖然追趕的部隊不過是少數幾個騎兵而已，而帶頭的則是蘇沃洛夫。蘇沃洛夫自己作出高度勇敢的榜樣，他不容忍別人的怯懦和慌張。在另一次戰鬪中波蘭同盟軍四面進攻，看來彷彿已越過火線，一位軍官驚慌大喊：「我們被切斷了！」蘇沃洛夫輕蔑地瞪了他一眼，命令當場將該軍官逮捕。

奧勒克舍窩戰鬪，使蘇沃洛夫在俄國駐波蘭將領中名列前茅，並因此被擢升為少將。戰鬪之後，他選擇盧布林為集中部隊的地點，因為該地位居中心，由此他向四方派出許多小部隊，不斷地襲擊同盟軍。這些活動一七七〇年終年未停止過。這一年沒有大戰，所有蘇沃洛夫部隊，要作的只是追逐波軍的小部隊及飄忽不定的狙擊隊。秋天蘇沃洛夫「手犧牲」。在過維斯杜拉河時他往一隻小船上跳時，失足落到河中，要不是他的一個士兵隨他跳下，拉着他的頭髮，使他漂起，他真要溺死。在跌倒時，蘇沃洛夫的胸部重重地撞在小船上，因此他在床上躺了三個月。雖然擊敗了同盟軍，蘇沃洛夫對戰敗的俘虜總是很和藹。經過明誓後，他

釋放了很多。後來他寫道：「當我在波蘭時，從未因職責關係使我心裡感到和愛有什麼困難。他下令要好好照顧俘虜給他們好的吃，『即使因此要超過規定的糧食也不要緊。』」

這不僅表示蘇沃洛夫之仁慈，也表現了他的政治遠見。其他帶領俄軍的將領，却完全是另外一種作法。在這方，德勒威支將軍，他是德國人，受威馬恩庇護，名聲特別壞。在他命令下，把俘虜的右手全割掉。因此，蘇沃洛夫討厭德勒威支。他憤怒地寫道：「這給俄國增加恥辱，俄國是早就丟棄了這種野蠻行爲。」由於威馬恩對德勒威支的顯然寵愛，更加深了蘇沃洛夫對他的厭惡。蘇沃洛夫、威馬恩的關係，更加緊張，威馬恩約束蘇沃洛夫的機動自主，責備他沒有命令擅自行動，斥責他不懂戰術原理，他還責備蘇沃洛夫，說他行軍過急，疲勞了士兵。對此蘇沃洛夫回答說：「唸唸愷愷吧。羅馬人走得比我們還快。」然而究竟威馬恩不願意以愷愷爲榜樣，倒無疑詞。

當時波蘭同盟軍得到了一位有能力的組織者——法國杜莫禮芝一軍。他在一七七〇年率領一部法軍到達波蘭。他一到來，使戰爭更加緊張了，蘇沃洛夫也得到了更寬廣的行動範圍。他離開盧布林，前進迎擊新的敵人，以強襲佔領蘭德可羅那城，距克拉科三十俄里。在這次戰鬥中，蘇沃洛夫幾乎喪生，子彈穿過了他的帽子和大衣。

佔領城鎮以後，他決心要佔領波軍逃避在內之砲台，但在此地，他遭遇了一次挫敗，這在他軍事事業上是少有的。同盟軍擊退了進攻，使俄軍蒙受重大損失。蘇沃洛夫自己負輕傷，他的馬也負傷了。不得已只好後撤，他走到拉考城，擊潰了集中在那裡的同盟軍之一分遣隊。在這次戰鬥中發生一件事實，那是非常能表達蘇沃洛夫之特性的。他的兵夜裡到拉考，

分散到城市裡去搜索波軍。撤下蘇沃洛夫獨自一人，他覺了一天波軍在一旅店裡躲藏；他沒有半點躊躇，騎馬馳往那旅店，猛烈敲門，喊那些波軍投降。波軍放下了武器，蘇沃洛夫隻手俘虜五十人。

在蘭德可羅那著名戰國之後不久，有一次戰鬥，堪稱爲大膽善於估量敵軍士氣之古典範例。在這次戰鬥中蘇沃洛夫帶領三千五百人。與波軍數量相等，但杜莫禮之佔着一非常強固的陣地，左翼依托於蘭德可羅那的城堡，中央與右翼有森林掩護，並且橫跨一高岸。蘇沃洛夫告威馬思說，「蘭德可羅那那掩護得那麼好，我們沒有考慮到以強攻取得之。」戰鬥在俄軍之左翼展開，但同時蘇沃洛夫不等待其全部兵力到齊，調遣數百哥薩克進攻敵軍之中央陣地。杜莫禮深信其陣地之堅不可拔，命令其士兵讓哥薩克衝到其必死之地，如他所說，讓他們到近射程內，等到他們靠近崖頂時再開火。但是快至崖頂時，哥薩克衝了隊伍，用刺刀猛勇衝鋒，蘭德可羅步兵混亂了，開始潰散。他們的指揮官沙皮哈極力遏止潰亂，被他自己驚慌的士兵所殺。杜莫禮之企圖集結他的部隊和恢復戰線的一切努力都歸失敗。半個鐘戰鬥就結束了，波軍損失五百人，殘部逃散在附近各處。只有那一連法軍及維留斯基支隊有秩序地撤退。俄軍中損失，由蘇沃洛夫給威馬思報告所見，只有十人左右受傷。

杜莫禮之與同盟軍的關係，本來就沒有親熱過，這次戰鬥之後他即返回法國。蘇沃洛夫在報告中講到這次事件，在尖酸帶惡意說：「莫禮之辦完他的公事，不該去控告，把法人帶走了，跑到阿拉，由此再到前方。」後來，杜莫禮在他的回憶錄裡批評蘇沃洛夫命令騎兵攻擊強固陣地，是「完全違犯戰術原則的，說蘇沃洛夫的成功是山於機遇之捉弄。這是屬

才批評天才！杜莫禮之不了解，在這次戰鬥中蘇沃洛夫表現了高度的軍事技術。他判斷情況真是到家了，計到敵人的士氣，並且直覺選中戰敗敵人的恰當手段。他這冒險的計劃是建立於波軍之易受影響，與他自己攻擊的突然性和迅速性。實在的，這是他面前最簡單的解決問題的辦法，而這却是天才的辦法。克勞塞支會說過：「在戰爭中一切都極簡單，但是最簡單的却是最困難的。」

杜莫禮之戰敗後，卡什米爾，普拉斯基就成爲同盟軍中最出身的領袖了。蘇沃洛夫跟蹤追擊，趕上了他的部隊，擊敗之，並且企圖殲滅之。但普拉斯基以巧妙的行動，擺脫了俄軍。他引誘俄軍追趕他的後衛，而其主力轉移到另一方向。當到普拉斯基的計策時，蘇沃洛夫禁不住加以讚賞。他是一位藝術家，他讚賞藝術，不管那是友人或敵人。爲表示他對敵人勇敢與機智的尊敬和讚美，他把他心愛的瓷鼻烟壺禮送給他。

以此結束了這一戰役。蘇沃洛夫是按照他自己製定的原則指導了這戰鬥，這就是以連續的猛進和排山倒海的力量行動。整整十七天他的部隊行軍七百俄里，通過敵佔區不停地和敵人戰鬥。他的進軍，是一陣旋風，不論波軍與法軍將領，都不能予以阻止。

蘇沃洛夫一再要求調到南線部隊去，但相反的，却被派往芬蘭；在那裡由於俄國和瑞典的政治糾紛，引起了緊張的局面。一七七二年冬，他在聖彼得堡，此後，他以幾個月的時間巡視芬蘭前線地帶。當他在這地區的濃密陰鬱的森林中旅行時，他不斷地注意和土耳其的交往狀況；俄國與土耳其是剛成立一停戰協定，但他預料戰爭必會復發。在這一點，他並沒有

第五章 第一次土耳其之戰

一七七二年五月，土耳其要求與俄停戰。這被接受了，和平談判開始。雙方都希望和平。土耳其由於戰時而十分狼狽，俄國則感到兩面作戰之困難——對付土耳其與波蘭——同時還須嚴守北部邊疆。其次，俄國政府爲莫斯科發生之鼠疫及由此而引起普遍的騷擾，感到不安。最後，並且最重要的是，政府須要相當兵力去鎮壓農民騷動。雖然如此，雙方沒有達到任何協議，一七七三年戰事重開。

過去之大鄂托曼帝國是在沒落狀態中，他的部隊已全不像過去的勝利軍了，然而土耳其軍隊仍是強敵，不久以前他曾擊敗奧人，就是明證。

土耳其軍隊所常用的戰術，是集團進攻，主要是騎兵。而這些攻擊常常是迅速，壓倒的優勢。如果第一次衝擊失敗了，則部隊即失去勇氣，退至工事據點，集結起來作再一次的攻擊。土耳其的士兵是勇敢而強壯，在近戰方面，他們的騎兵是優於歐洲的。步兵都是很好的射手，炮兵也很熟練。然而這些好的素質，由於缺乏秩序與紀律，而大部抵銷了。

歐洲軍隊之擊敗土耳其，歸功於他們的頑強與優越的組織。他們戰術是在拒馬的後面，成方形、列，拒馬是用來保護騎兵之怒濤般的衝擊。這是可靠的防禦戰術，但是它決定了軍隊的被性。塞尼支統帥是建議另一戰術之第一人，魯緬澤夫則加以修整。大而笨拙的方形集團改爲許多小的，妨碍部隊運動的拒馬建築，則很少運用。然而與土耳其之戰是打得如此沒有把握，卡盧加和拉爾加的英雄魯緬澤夫，他總司令之職被撤消了。

在當口，蘇沃洛夫不到總司令部。魯緬澤夫接待他有些冷淡，派他到沙爾提可夫所指揮的師團去。沙爾提可夫派遣這位新將軍指揮俄軍的左翼，陣地是越過尼哥貝司西修道院，在土爾士開城對面，瑯河對岸。蘇沃洛夫率領有二千三百人混合部隊。

無疑的，蘇沃洛夫之名聲是先他而到了。他在皮蘭的戰績使他——我軍將領中頗為出色。那些說他是一怪物，和背經叛道的誇大謠言，引起普遍的好奇心。他在部隊中人人熟識，是很有名的。但在俄軍當時那種條件下，這對他並不是什麼可嘉之處。統治層認為不擺架子的將軍，是沒出息的孩子，他愈變成通俗，他們越視他。意識到這些成見的不利於他，蘇沃洛夫以特殊的努力保證他這次行動的成功。蘇沃洛夫到後不久，魯緬澤夫進行了一連串的偵察活動。其中之一是強渡瑯河攻擊土爾士開城。這任務交付給蘇沃洛夫了。

雖然蘇沃洛夫得到了增援，他所帶領的部隊，在數量上仍遜於俄軍。在這情況下強渡多瑙河不是一件容易事情。然而，失敗等於蘇沃洛夫事業的垮台，因為他深信他每一敗退，必引致驅逐他的藉口。他只能依賴於他的官軍之忠勇和他自己的巧妙。

他費了好幾天時間，偵察土軍陣地，發下詳盡的戰鬥命令，有許多段落是那裏有趣，很值得抄引下來：「攻擊要以俄國士兵著名而勇敢和勇猛在夜間進行。……不要殺婦女，兒童，民衆……回教徒與牧師。土軍之襲擊照老辦法——搶先進攻，擊退之。細節則須取決於環境，常識，勇敢，和各位軍官先生們的決心。」留心到當時所准許給予各離部隊首長之極少的自主權。則上述最後一點是有非常意義的，也是蘇沃洛夫所倡導的革新運動的特徵。

蘇沃洛夫企圖在土爾士開下流七俄里處偷渡多瑙河，一切的準備工作都是經他自己親自

監督的。五月九日夜，當這一切都全時，他用大衣包着在河邊躺下睡了。突然在俄軍陣地正中聽到土耳其人的喊聲「呵」。約有一千土耳其近衛軍渡河深入俄軍營壘，幾乎俘虜了蘇沃洛夫。襲擊很迅速被肅清了，但土耳其人發覺了俄軍行的準備，猜到有進攻土耳其開的企圖。這似乎刺奪了蘇沃洛夫最重要的拿手戲之一。突擊性，但事實並不如此。他決心堅持當夜發動攻擊的計劃，正在他估計到土耳其人必以爲他的計劃被一覺了，他一定會放棄。

發出最後的命令後，他親自監督把四門炮裝上船，他下令渡河。攻擊部隊分兩個縱隊前進。列波刻校率領兩個連預備隊。渡河在早晨一點開始。土耳其猛烈開火，但由於天黑，沒有什麼效果。到達對岸時，俄軍依照蘇沃洛夫之作戰命令，沿河分兩個縱隊上行。蘇沃洛夫在第一縱隊之先頭。在追擊敗退的土軍時，俄軍俘獲一遺棄的大砲，並用之轟擊土耳其開。開砲時，砲爆炸了，所有靠近砲的，都負了傷，蘇沃洛夫也在內，傷在臀部。不願疼痛，蘇沃洛夫繼續在士兵之先頭跑着，並且是攻進敵人戰壕的第一個。一個高大的土耳其近衛軍撲向他，但蘇沃洛夫敏捷的躲開了，用槍指着他的胸口，把他交給剛跑過幾位士兵，於此繼續向前跑。

第一縱隊一次攻擊即攻克兩個砲台和設防的營壘。第二縱隊遇到更堅決的抵抗，與敵人苦戰。蘇沃洛夫爲極力求得發揚其膽力到頂點，調出列波刻預備隊，命令第一縱隊猛撲城鎮。第二縱隊暫時被敵人阻止，這樣就變成預備隊。到上午四點戰鬥結束了。土軍潰散逃竄。俄軍只損失二百人，土軍損失一千五百人。

給予土軍以此痛擊並摧毀該城後，蘇沃洛夫考慮到應返回到多瑙河左岸。但他認爲只憑俄軍建築強固工事，堅持左岸仍是可能的，他發報給司令部，講述情形。但是沙爾提可夫，却沒有這麼「大膽」，由於他的不積極行動，土軍土開戰團結果化爲無有。土軍重新佔領了他們的陣地，並開始恢復其防禦設施。

沙爾提可夫之師團有三星期沒有動作，而蘇沃洛夫也被迫閒着。其次，他又被瘧疾所病倒，疾病與閒散使他衰弱，他請求到布加勒斯特去休養。在這當口，他接到總司令命令，要於六月五日再一次進攻土爾土開。魯緬澤夫終於決心開始決定性的戰團了。他指示蘇沃洛夫進行上述戰團，是爲了分散土軍注意力，離開他主攻方向。

蘇沃洛夫發出一切必須的指示，作好另一次戰鬥命令，但恰在他指定開始行動的那一天，他又被一場瘧疾病倒了。他指定墨什車爾斯基公爵掌握第三次戰團。但是這一次，土軍更加警惕，在渡河處嚴密警戒着。俄軍作了一兩次怯懦的試探渡河之後，即表示這一行動太危險，就罷休了。

當蘇沃洛夫聽說放棄了這一行動時，他真是怒氣衝天。「你自己判斷吧，大人，」他寫信給沙爾提可夫說：「我能再率領一群這樣的膽小鬼嗎？多麼樣的恥辱！天啊，每逢想到此！我的血都沸騰！」厭惡其下屬之怯懦，疾病使他沮喪，他把部隊交給墨什車爾斯基，自己跑到布加勒斯特去了。

魯緬澤夫對於這次放棄箝制却毫不介意。六月七日俄軍主力越過多瑙河，這樣就沒有再重複攻擊土爾土開之必要。他給沙爾提可夫的左翼另一任務，沿多瑙河而下，分散西里司特

力阻守軍對渡坦金軍之注意。

蘇沃夫夫完全了解一旦俄軍主力越過多瑙河，再沒有攻打土爾士開的必要了。但他仍因未完成那次行動的恥辱而痛心，決定自動進行這戰鬪，以洗刷這污點。他不願違犯總司令命令的後果，並且看來他也忘記了：他這樣作也將如墨什車爾斯基一樣犯了違抗上級的嚴罪。但是如他所指示的：「寧肯死也不願被斥責說一位指揮人竟破壞自己的誓言，荒廢了自己的責任。」

離職一週後，他返回到涅哥額司什，立刻即從事攻擊準備。爲着給予官兵以精神影響，他宣佈說，他過去的作戰命令一律有效，而事實上却因環境的變化他已大大加以修改了。這些命令的要旨，完全切合於他的原則：「毫不停止地擊破敵人」。他寫道：「爲首的不必等候後尼。」「各部隊的指揮官勿須等着作報告，獨立自主迅速果斷地行動。如果土軍乞降，就允許之。」

他所作的進攻計劃，是以縱隊形成一線。這標誌着當日戰術上之革命，但是只有在很久以後，人們才體會到它。

由於土軍數量上之優勢，仗打得很頑強。蘇沃洛夫在他自傳中寫道：「在我們佔領土軍戰壕後，在夜間這些野蠻人，兵力幾一超過我們十倍，壓迫我們很厲害。」戰鬥澈夜未停，最後土軍被擊散逃竄，哥薩克追擊之七俄里。

這次戰鬪最動人的情節，蘇沃洛夫本人的行爲，整整一天蘇沃洛夫因害瘧疾——渾身發抖着，身體弱得沒有人扶着就不走。但是他叫人把他背到河岸去。有兩個軍官一直都擔

着他的胳膊，其中一個傳達他的命令，但他發出的聲音那麼微弱，人們幾乎聽不到他。在這種肉體完全無力的狀態下，一次他不相信任何人，雖然戰鬥是十分激烈的，他仍整夜地指揮着，早晨他甚至堅持要騎馬，那須要人們扶他才能上去的。

然而蘇沃洛夫的成功戰鬥，却不能改變戰役的發展。魯緬澤夫終於被迫撤回多瑙河左岸，此後他完全失去主動性，只能做些防禦性的戰鬥。在右岸，俄軍只堅守了希爾索瓦城，作爲下次進攻的基地。土軍企圖割除此突出地帶，不斷地攻擊這鎮市。須要有一百靠指揮官去指導這防禦。經過很久考慮，魯緬澤夫決定委派蘇沃洛夫。他報告加特琳娜女皇說：「我把希爾索瓦的重要職責交給了蘇沃洛夫，在每一次戰鬥中，都證明了他的敏捷和靈力。」

蘇沃洛夫深信希爾索瓦工事不適合，和土軍繼續攻擊的可能，他於是立即進行加強工事。「我修葺城堡，加強土工作業，建立各式碉堡。」他後來述說道。工事完成之前土軍進行一次全面攻擊，這次是以歐洲方式，部隊分三線，保持模範的秩序。這是法國教官部隊中指揮教練的成績。蘇沃洛夫看到後喊道：「土耳其人想以橫作戰，但這對他們是不會有好處的！」他並不想擊退敵人的進攻，而依照他的原則行動：每次和敵人交手，必須使之戰敗。希爾索瓦守軍不過三千人。土軍數目爲一萬人。但蘇沃洛夫並不驚異。他命令第一線兵伴退，這樣引誘土軍靠近城堡。直走到葡萄彈半射程之內，土軍未遇任何抵抗，他們開始瘋狂猛撲。這之間，守軍展開重炮和步槍火力，使進攻部隊遭受嚴重損失。但他們仍來到橋樑前面。戰局在生死關鍵。眼看土軍要衝入鎮內，以人數之衆多，壓垮守軍。

然而蘇沃洛夫的冒險計劃成功了。土軍不能支持猛烈的炮火而後退了。這是蘇沃洛夫計劃之頂點。俄軍步兵衝鋒隊出來，全線向土軍進攻，而驃騎兵和哥薩克則予以致命一擊。土軍潰逃，丟棄了大砲，損失慘重。蘇沃洛夫在其自傳中回憶說：「他們（土軍）吃了很大的苦頭。事情沒有持續多久，不過一二小時。他們逃竄了，蒙受重大損失，丟掉了所有的大砲。勝利是達到了。我們尾追之三十俄里。」他並加一句說：「其餘從報告上可以看到；對於報告我是很少研究，因我愛行動勝於描寫。」

希爾索瓦戰鬪，結束了一七七三年之作戰。利用此後的短期休歇，蘇沃洛夫請假歸隊。這請求主要是因為他要結婚了。他已經四十三歲了，他父親很久就督促他結婚。蘇沃洛夫並不急於進入婚姻的結合，雖然他也並不阻止他。當他父親告訴他，給他找到了一位適當的新娘子時，他就回家去。一七七四年一月十六日他和普羅左羅夫斯基將軍的女兒巴爾巴拉公主結婚。二月下旬他回到部隊。

返任時，他受命阻止土軍在西里司特利亞渡多瑙河。給他的指示中沒有提到其他積極行動，除了隱約說到要作進攻時鬪時，他須與卡勉斯基將軍指揮的友鄰部隊保持聯繫。總司令魯緬澤夫，要他們兩個自己佈署作戰的時間和方向，而給卡勉斯基最後決定權，雖然蘇沃洛夫並不是他的下屬，這種特殊情況引起了嚴重後果。蘇沃洛夫和卡勉斯基是同樣等級，並且比他大八歲，雖然他認為卡勉斯基是能幹出色的軍官，但並不以為他能和自己相等。因此他決定他自己單獨行動。

統一了他們的行 計劃後，這兩位指揮官決定出發，但是蘇沃洛夫把自己的部隊延緩了

兩天——後來他解釋說這是由於他部隊某一部份遲到的緣故——於是他從和卡勉斯基所安排的另一條路前進。他甚至也沒有把這改變通知卡勉斯基。他細心地避免和卡勉斯基部隊接觸。

蘇沃洛夫估計他和卡勉斯基會合之前會遇到敵人，但是他的計算證明是錯了。這兩部隊幾天以後在周仙里村相遇。但蘇沃洛夫決定堅持其決心和卡勉斯基分別行動。他馬上把他的部隊帶到高衛，不顧卡勉斯基的反對，率領其騎兵，出發作武力偵察。他的計劃是與敵人進入戰鬥，根據情況指揮之，把既成事實擺在卡勉斯基面前，迫使他行動。

但事情却這樣發展，土軍決定在相同時間發起進攻。他們的兵力是四萬人，當時已到庫支路科，離周仙里不過幾里。蘇沃洛夫的騎兵伸展成一細長縱隊穿過森林。森林邊沿，分散在土軍崗哨，一從森林出現，他們即馬上受到土軍突擊隊的攻擊。攻擊的突然性，敵人數量的優越，自己陣地的不適合，使俄軍變成混亂，並開始退却。漸漸退却變成潰敗，蘇沃洛夫自己幾乎被俘。

當這情形報告到卡勉斯基，他立即命令三個連增援蘇沃洛夫。但是這又被一群受阿爾巴尼亞人跟蹤追擊的散兵所衝亂。情況變得對於俄軍有此危急了。卡勉斯基頭腦清醒，命令兩個步兵團前進，在森林外面列成四個方陣。阿爾巴尼亞軍衝出森林，企圖衝過，但是被步槍火力所擊退，他們撤回去了。

這結束了戰爭的第一幕，解除危機的功績，無疑的是屬於卡勉斯基的。然而以後發生的事變中蘇沃洛夫却成爲主角，把卡勉斯基完全遮掩了。

集結了騎兵，加上步兵增援，蘇沃洛夫立即追擊敗退的阿爾巴尼亞軍。橫穿森林的窄路上遍地是人馬屍體。天氣難耐的酷熱。人馬在很長時間未得飲食。敵軍躺在叢草矮林中不斷地狙擊他們。但蘇沃洛夫堅持前進，雖然速度是減低了。

最後俄軍走出了森林。在一凹地把部隊展開，蘇沃洛夫擊退敵人的優勢兵力的進攻，把炮調到前面來，向土軍營地猛烈轟擊。經過三小時的砲擊準備，他不等卡勉斯基部隊的來到，盡他手下全部兵力進行衝擊。騎兵進攻在前，步兵隨後。土軍不肯應戰，逃竄了，給勝利者留下二十九門銅炮和一百零七面軍旗。

經過這一段事後，蘇沃洛夫和卡勉斯基的關係惡化起來，是不足為怪的。魯緬澤夫同情於貴族卡勉斯基，不久發下一道命令准許蘇沃洛夫休假，回到俄國。但戰事尚未停止，這等於被開革一樣。

戰役結束了，土政府震懾於土軍在左庫支路斜的失敗，以及國庫空虛，遂在非常有利於俄國的條件下，和俄國媾和。根據庫周克、凱那集條約，刻赤、金伯、亞、布格可與亞斯德湖河之間的土地，庫班與特列克河之間的谷野，割讓給俄國。俄國並取得在黑海的自由航權，外加賠償金四百五十萬盧布。

這時期蘇沃洛夫滯留在南方，雖然看來他並沒有如此作的理由。他的指揮權被撤消，他的身體很壞他年輕的妻子在俄國等他。即使如此，他仍捨不得離開軍隊。他到摩爾達維亞去住，一天一天地拖延北返的日期。他沉在極端陰鬱的思想中。他自勝利與自我犧牲，為此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險，這一切都是枉然。沙皇俄國的官僚與貴族集團是不要他的——因為

他，在其內心裡，也不容他們。

第六章 對土二次戰爭

此後長長的十三年，蘇沃洛夫沒有接到任何重要的軍事委任。他被派去鎮壓布葛切夫所發動的農民暴動。但是趕他到場，暴動已息滅了。他在克里米亞住了幾年，在阿斯特拉罕和喀山住了一短時間。後負責指揮沃拉地米爾師團。他的生活靜靜地過去：軍營職務，在隣村散步，穿着白綿布襯衣，和農民閑談。他在教堂歌詠隊裡唱歌，常常敲敲教堂的鐘。但不久他即厭惡了這鄉村生活。「懶散的快樂不能長久地安慰我，」他寫信給波坦金說，請求給他更適當的位置。「我唯一的願望是手持武器結束我的軍役。從慵懶中把我拖出來吧。我是不慣於奢華生活的。」

他的請求引起了注意。政治陰霾又來到了。土耳其渴望着復仇；俄國也不想讓步。知道戰爭是不難避免了，俄國政府開始組織兩支軍隊：由魯緬澤夫伯爵指揮的烏克蘭部隊，和由波坦金公爵指揮的艾卡特力諾斯拉夫部隊。蘇沃洛夫被派往指揮艾卡特力諾斯拉夫部隊的第五軍團之一，受命管轄松——金伯恩地區；這是假想戰區中的最危險地帶。土軍的第一棒預企打在這裡，而軍隊却至未準備反擊這一棒。

一七八七年八月，蘇沃洛夫到刻松接管他的軍團，約三萬餘人。在這裡他真是如魚得水。他急忙地加強沿海工事，建設砲台，分配部隊到各地區，建設必要的軍事管理。他巡視一切感受威脅的重點地帶，發出指示，測量灘頭水深，嚴密警戒土耳其的海軍。這時他所實行的辦法，可作為海岸防禦之模範。

波坦金公爵命令俄海軍出發迎擊土軍，這海軍是在塞法斯托波爾建築的。但一場風暴，打散了艦船。一艘被漂到康斯坦丁堡，其餘的返回到塞法斯托波爾去修理。土軍知道了俄海軍失去作用時，即決定在金伯恩海角登陸，這地方是有相當戰略重要性的。

蘇沃洛夫接到這一情報，最初他並不相信，但以後讓比比可夫管理軍團，他趕到金伯恩去察看陣地。八月二十二他報告波坦金說：「昨天我到了金伯恩海角去。野人們很寧靜，似乎很深思」。

他採取緊急措施，增強這海角，但並非僅僅爲着堅守之以抗拒敵人。他給波坦金的信寫道：「啊！讓野人們踏上這裡吧！他們能怎樣？就讓他們拿五千人到九千人投入戰鬥，並把他們的海軍力量全部搬上來。他們越深入內地，他們越要被切斷。」他的目的是要大敗土軍，殲滅其兵力；而他即爲此目的準備其部屬。在給列克將軍的一命令中他寫道：「訓練你的步兵，進行迅速有力的攻擊；要浪費彈藥。記住，時候要到了。」計算蘇沃洛夫手下的微小資源，這一計劃是大膽的。他的砲兵情況由下述情形即可想見：當在金伯恩試砲時，三十門中有九門經過頭幾次試射就爆炸了；但這並沒有使他膽怯。

土耳其人看來却並不焦急。颶風季節來到了，蘇沃洛夫幾乎相信土耳其戰艦，在金伯恩砲彈射程之內無目的地顛簸着，要走了。但是在十月一號轟擊要塞開始了。所有土耳其戰艦同時全部開火，慢慢的駛向岸來。不久放下了小船，很快向沙灘駛來。登陸開始了。

蘇沃洛夫使其軍官及士兵十分驚異，他命令不要開火。他說道：「今天放假——聖母顯世節，我們去作彌撒吧。至於土耳其人，讓他們來吧。」軍官們想他們古怪的指揮官發瘋了。

，但蘇沃洛夫行完了全部教堂儀式，毫不騷擾。他的用意是讓土軍全部登陸，然後予以粉碎打擊。其次，海角的末稍是在土耳其艦隊大砲射程之內，他們正在掩護登陸，讓土軍靠欄要緊，就剝奪了他們這掩護。

土軍由法國軍官指揮，登陸五千人，未遇任何抵抗。土耳其人爲着斷絕一切後退念頭，強令士兵作決死的鬪爭，其艦隊在登陸完畢後，迅即奉令撤離海岸。在法國軍官帶領下，土軍開始前進，一路上構築營壘。不久十五行工事橫列於海角上，最前離要塞不過一英里。判斷他們已經把後方鞏固了，土軍向前猛撲俄軍陣地。

這就是蘇沃洛夫所等待的剎那。他手下只有三千人，但他堅信這天他要取勝。要塞的大砲向進攻者噴出一陣葡萄彈，步兵衝出大門，用白刃猛烈衝鋒，而哥薩克則以排山倒海之勢猛撲土軍側翼。土軍的先頭部隊幾全被殲滅。主力混亂了，並「掉轉了尾巴」。俄軍突擊隊的指揮官列克將軍，在前進中佔領十道營壘。

但當反突擊部隊遠離要塞時，進入了土軍艦隊大砲射程之內，這艦隊又駛近海岸，開起火來。六百門炮橫掃俄軍側翼，傷亡其大部。列克將軍也在受傷之列，幾乎所有營的指揮官無一幸免。部隊大部是新兵，動搖了，接着後退。

蘇沃洛夫慢慢地隨後衛部隊退却。他的馬在他跨下被擊中。向四週望望，他看到三個人，其中之一牽着馬的韁繩，他以爲是俄國人，向他們招呼。但事實他們都是土耳其人，看到了蘇沃洛夫，他們向他撲來，但是一名叫諾維可夫的投彈兵，身材巨大，跳到將軍的前面，刺殺了那兩個狙擊者，第三個逃跑了。

在給波坦金公爵的信上，報告這次事件。蘇沃洛夫說：「請准許我，大人，報告你，就是在下級行伍中也有英雄出現。我沒見過比這次敵人登陸部隊更好的軍隊了，猛烈的追擊我們。我是在斯赤魯舍堡兵團前頭作戰。離維爾很近，敵人馬刀砍向投彈兵斯提芬、諾維可夫，他轉向敵人，用刺刀結果了他，那人的後面還有一位，又被他射殺了，他撲向第三個，那人逃跑了。」

看到他們的將軍被圍，許多俄國士兵，回頭來救他，而這彷彿對其餘的是一個恢復攻擊的信號。他們重新把土軍驅回去，但他們在海河的頂端又被阻止。「多漂亮的傢伙！」蘇沃洛夫第二天讀軍報說：「我過去從沒有同這樣的人交手過，他們簡直就是向白刃上撲來。」

太陽下落。俄軍用盡了他們的彈藥，兵團遭受重大損失。蘇沃洛夫本來可以調生力軍來，但他沒有這樣做，他想留下來在決定性攻擊時用。黃昏時一塊炮彈片打在蘇沃洛夫胸脯上。創傷雖不危險，但他打得失了知覺。甦醒後，他看到他的部隊又在混亂後退中，土軍勝利歡呼着，把俘獲的俄國大炮牽走了。回教僧、土軍部隊裡到處跳着，鼓勵他們更熱烈的戰鬥，允許戰死者在天堂得到永生。法國軍官指導土軍作戰是相當巧妙的。

四個月以後，描述金伯恩之戰，蘇沃洛夫說：「上帝給我力量，而我則有自信。」雖然天已黑了，他決定二次「恢復戰鬥。」這次他把留在後面的一切預備部隊同時投入進攻。同時蘇沃洛夫手下的唯一戰艦——德斯那號，由龍巴得海軍少尉指揮，一位青年有膽量的海軍軍官，馬耳他島的血統——攻擊土軍艦隊，迫使十五艘戰船撤離海岸。利用海上砲火稍息的

時機，哥薩克涉過淺灘，繞到土軍後方。土軍發覺他們陷於夾擊中，又因激烈戰鬥疲憊異常，於是隊形混亂被驅逐到海裡。只有七百人被土耳其艦隊所救護。俄軍損失：是犧牲一百三十六人，負傷三百人左右。

在戰鬥即將結束時，蘇沃洛夫二次負傷。他胳膊被射穿。他用海水洗了傷口，用一塊布包裹起來，默默地說：『好一點了，謝謝上帝，好一點了。』重又衝入戰鬥中。

金伯恩的勝利，在各地引起了熱烈的慶祝。所有參加這次戰鬥的，都得到了獎賞；根據各個不同兵團的戰績，每人都得到了一到四盧布的獎金，有許多人得到十字章和獎章。蘇沃洛夫爲那些他認爲應得獎的人，獲得適當的獎賞，真是受了不少麻煩，特別爲那些在轉折點有功的人。例如下面就是他送給波坦金公爵的請求書：

「懇請大人仁德，米龍的牛特哈德上校，他團的輕炮兵是第一個有貢獻於這次勝利的。他妻子死了。他的兩個女兒都到了結婚年齡。無分文。」

「普亞金和沙姆也羅基少校使其兵團屹立不動，大人天性仁慈，自不會忘懷他們。」

「過份麻煩大人，請原諒。我誓必以我之熱血爭取你的喜愛。」

由女皇加特琳娜的特別命令，蘇沃洛夫自己被獎予全國最高勳章。

這次戰鬥以後，蘇沃洛夫集中精力，照他自己的辦法去訓練士兵。他認爲第一次攻擊的失敗，就是因爲缺少這種訓練，後來幾乎釀成大禍。他很久很久都記着這件事，甚至六年後提起「金伯恩的錯誤」，他都很痛心。在這一時期訓練中，他發出一道命令，明確地說明了他的軍事戰術。命令如下：

「砲兵必須訓練速射，但在戰鬥中這只是迅速裝置的前提。向敵人仔細瞄準，少開火，必要時才射擊，以節省子彈。不要用盡一切彈藥使自己陷於困境。」

「步兵隊形——活動堡壘，這就是說要組成方形隊形。橫隊——少用。縱深隊形只在擴展時用。方形隊形攻擊時先用大炮轟擊敵人。接敵時，步兵得到命令時即開始形成小隊。軍官必須勤於訓練士兵速射；但在實戰中速射對我們自己危險大，對於敵人危險小；浪費許多彈藥，敵人遭受很少損失，這就對敵人鼓舞多於威脅。所以對於步兵，少射擊為妙。但是要細心瞄準，每人要選擇自己的目標，即使敵人是擁在一堆，仍應如此。雖然每次戰鬥我每個人都發給一百發子彈，但誰用光了，誰就該打。更可惡的是從後方向空射擊；班長必須注意各種行動，並立予制止。」

「在一切情況下，最威脅敵人的是刺刀；我們的軍隊是世界使用刺刀最好的部隊。騎兵的武器是軍刀。堅實的刀劍在迅速堅決的衝鋒中特別重要。」

「團連長，在團連裡會發現很多病號。注意新兵，不要把新兵和老兵同樣看待，一直到他們堅強起來以後。」

「服從是紀律的根本，戰爭的藝術。隨時準備犧牲，是服務的最高原則。」

「在冬季哥薩克必須襲擊敵人，並俘虜舌頭。」（意即捉俘虜以取得情報。）

蘇沃洛夫採用的一切練兵方法，都務使之切合於所企求的目的。不久成績斐然。新兵很快的發展成爲頭等戰士，驕傲於他們的職責，隨時準備爲首長而堅決戰鬥，他們把首長看成他們祖國的象徵。

蘇沃洛夫在這次戰役中第二個重要戰鬪，是他在沃斯沙尼的勝利進攻。一七八九年，他轉到摩爾達維亞軍的最前線軍團的要求是達到了。俄國、盟邦奧國，在土軍手中遭受了嚴重失敗。蘇沃洛夫帶領他的軍團，包括五個步兵團，八個騎兵團，三十八門砲，在白拉德佔領了前進陣地，這是和奧國交通的重要中心。不久，奧國軍團長，撒克西·珂布公爵給他一封信說，一支土耳其有力部隊在沃斯沙尼集中，即將攻奧軍。他請求俄軍增援。蘇沃洛夫率領其兵力之半，於七月十六日由白拉德出發，以非常急行軍——二十八小時走五十俄里——和奧軍會師。他一到達，撒克西·珂布派他的副官，請蘇沃洛夫往見。當副官到了蘇沃洛夫司令部時，人們很尊敬地告訴他：「蘇沃洛夫將軍出去了。」一小時後另一副官又到了，人們又同樣尊敬地告訴他：「蘇沃洛夫將軍在祈禱。」第三個使者來到時，人們通知他蘇沃洛夫已睡覺了。

撒克西·珂布公爵，開始很驚異，後來發氣了，但蘇沃洛夫知道他是在作什麼。他研究了奧軍指揮部所作的戰鬪計劃，深信這是一個典型的官僚產物，搖椅上的戰略；但他知道二元領導的軍隊，不是好惹的事。其次，公爵是騎兵將軍，階級比他高，他須要聽他的命令。於是他決定，照他自己的意思和敵人交戰，不和公爵商議，而把既成事實，呈現於其前。

下午十一時，他送信給公爵，告訴他俄軍於上午二時出發，建議公爵的部隊也在此時間開拔，並隨着相同的路線前進。沒有時間來討論了。奧軍總司令被迫妥協。以後蘇沃洛夫解釋他的行為如下：

「我沒有別的辦法。他聰明而勇敢，他是一位戰術家，而我的計劃不合乎戰術要求。我

們得爭論，他會用他的外交手腕，戰術，迷糊道理逼我無路可走，而敵人將把我們打敗，替我們解決這場爭論。相反的——萬歲啊！上帝與我們共在！——沒有時間給我們爭論了！」

實在的，蘇沃洛夫的戰鬪計劃，不是一個平常和老套的計劃，「照書本」訂出來的；而是典型的蘇沃洛夫計劃，建基於堅決的進攻作戰，每一側面都反映了作者和執行者的果敢和天才。夜深，同盟軍向沃斯沙尼成兩個縱隊出發。右縱隊包括一萬八千奧軍，左縱隊是七千俄軍。走到半路上，在普特河附近，與土軍前衛遭遇，經過激烈戰鬥後，將之擊潰。次日，整夜消耗在敵炮火下建築渡河浮橋。早晨強渡了河。於是戰鬥中最困難的一部份開始了。到沃斯沙尼營壘的道路，須穿過一濃密森林，頗難通過。森林前沿有土軍騎兵一萬五千人守護着。經過五小時戰鬥，擊退騎兵的猛烈攻擊後，同盟軍到達了森林外圍。蘇沃洛夫率領其縱隊從一邊繞過森林，奧軍則從另一面。但是走了不遠，蘇沃洛夫突然離開大路，帶領部隊直過一水汪。這是一最費力的行軍，爛泥直到士兵的膝蓋，但這一行動的結果，却闖到土軍最未料到的側翼。所有土軍的大炮都朝着另一方向，這裡沒有建築工事，沒有任何東西阻止蘇沃洛夫突然攻擊土軍側陣地。而恰恰這就是他幹的。同盟軍的兩支部隊取得了聯絡，不給敵人平復驚慌的機會，他們一把敵人從工事裡驅逐出來。土軍在隣近幾所修道院憑強頑抗。但不久也被驅逐。從沃斯沙尼戰鬥時起，土耳其人才開始從當代的許多軍事指揮官中認識出蘇沃洛夫來，光是「爾十巴沙」這名字就嚇壞了他們。

（註）：在這之前不久蘇沃洛夫踏了一枝針，刺在腳根上並且斷在裡面。這創傷造成了永久的癩子。

整個八月，都是在休息狀態下。土軍從沃斯沙尼慘敗恢復後，計劃一規模龐大的行動；擬首先擊敗奧軍，然後以全力對付俄軍。時俄軍在白拉德至乍塞線上，佔領着陣地，土軍用巧妙動作——在伊斯邁爾附近暴露三萬人的兵力——欺騙了俄軍總司令波坦金公爵，使他集中了主力在該地區。而這時，一支龐大土軍，由大維支耶指揮，集中於林尼克城附近。

九月初奧軍統帥中偵諜得知這支十萬人的土軍部隊的迫近，撒克西·珂布公爵立即請求他可靠的盟友蘇沃洛夫增援。

蘇沃洛夫一面隨時地通知波坦金公爵他的行止，一面馬上出發。波坦金公爵則立即發一報到聖彼得堡說：「珂布幾乎是喊着「救命，殺人呀！」而我們的人是否能及時趕到則頗屬疑問。」

但蘇沃洛夫却是努力及時趕到了。

他的部隊在傾盆大雨和爛泥路上行軍，修築被河水氾濫所沖毀的橋樑，兩天兩夜走一百俄里，九月十號早晨，和奧軍左翼會師。傳說有一諜報員報告大維支耶說，蘇沃洛夫來到了；大維支耶說，他傳播無稽謠言，下令絞死他。

撒克西·珂布公爵驚喜於蘇沃洛夫的及時到來，立刻去看他，商討行動計劃。蘇沃洛夫在一普通的營房裡接待他，靠着一堆新割下的穀草，在公爵開口解說他參謀所作的計劃之前，他開始摘要講他自己的計劃。他說，土軍還沒有開始攻擊，這一事實表示他們兵力還沒有完全集結。情況既然如此他應當立即進攻。撒克西·珂布公爵躊躇不決。俄奧聯軍兵力不過二萬四千人，只及土軍的四分之一，勝利的攻擊在他看來，機會是非常渺小。然而蘇沃洛夫

堅持他的計劃，並威脅說，如果他的方案不被接受，他就用他的七千兵力，單獨進攻。他辯駁說，聯軍勢必與極大優勢之敵作戰，只有突然攻擊，才能奏效，而土軍數量衆多，則只能促其混亂。「說來說去，」他冷笑道：「土軍還沒有多得把太陽遮住。」最後奧軍總司令，向這堅強意志讓步了，聽任蘇沃洛夫擺佈。

會議之後，蘇沃洛夫立即騎上馬，馳至河邊，不顧其年令——他這時六十歲了——爬上樹頂，很久很久地觀察土軍陣地。漸漸地他的作戰計劃，在胸中形成。土軍佔領的陣地頗適宜於防守，前沿和翼側受河流、夾谷、森林的掩護。蘇沃洛夫對於奧軍的堅強性沒有信心，決定把主攻任務由他自己的部隊擔當。他計劃進攻敵軍高要處，在那裡土軍只集中了一萬二千人；而全部奧軍部隊，則同時，但緩緩地進攻。循其中央部隊。粉碎了土軍側翼後，他即掉轉方向，和奧軍會合，共同攻擊土軍的主要陣地。敵軍面前轉變陣地是一件危險的事，但蘇沃洛夫完全信任他自己和的士兵。這是他的特性：爲着少麻煩撒克西·珂布，他只告訴他他計劃的第一部份。

當夜部隊即出發與敵人接觸。早晨，土軍瞭望到前進的縱隊，即行開火。這時俄軍沿着河岸走向敵人左翼，奧軍後隨，稍微偏右，向土軍的中心前進。俄奧軍的聯系，則由卡拉德爾將軍指揮的奧國騎兵維持，他是奧軍將領中最能幹者之一。這樣，戰鬥是在一種梯形陣式下進行着。俄軍以四個橫隊進行，頓河哥薩克則在兩翼。蘇沃洛夫在中央集團之第一列前進

向土軍左翼的進攻成功了，粉碎了集中在該地的敵軍後，蘇沃洛夫幾乎以九十度的轉彎

，變換方向，指揮部隊攻打土軍核心。這時，奧軍受到土軍的一連串打擊，前進被遲滯了。然而，得到卡拉德斜騎兵和俄國騎兵的援助，他們終於擊退了一切進攻。

中午，天氣如此酷熱，雙方士兵，累得倒下了，互相默契把戰爭停止了一個短時間。土軍利用這休止，調來他們的主力，而蘇沃洛夫則通知其盟友他進一步的作戰計劃。他建議以俄奧軍聯合兵力集中突擊敵人陣地的核心克林墨羅森林。但偵察地形後，蘇沃洛夫發覺到森林的道路，被駐在波格查村的有力土耳其炮兵所控制。因此他決心先佔領該村，這是全局的鎖鑰，並爲此目的立即派出部隊。

戰鬥以新的熾烈，恢復起來。大維支耶調來新的兵力，並一騎兵，四萬餘人，狂喊「阿克巴，阿拉！刺，阿拉！」猛撲奧軍。後者英勇戰鬥着，但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他們的抵抗顯然削弱下來。撒克西，珂布翁覺到蘇沃洛夫從戰場上抽兵下來，一次一次地派遣騎兵請求援助。「讓他們堅持，不要害怕。我一切都知道了。」俄國統帥回答。他相信奪取波格查對於奧軍的援助，遠比和他一同抵抗敵人正面進攻爲有力。他自己的部隊也是處在困難時機。有力的土耳其炮兵，幾乎是直射轟擊，傷亡其大部，土耳其近衛軍又不斷地攻其側翼。俄國炮兵之卓越的瞄準，挽救了這局勢，他兩次迫使土軍大砲轉移陣地。最後波格查被佔領了。迅速地通過矮林，恰在敵人幾乎要擊潰奧軍的當口，俄軍出現於土軍主力的側翼，在交叉火力之下，土軍迅速向克林墨羅森林退去。

戰鬥這時進入了最後階段。蘇沃洛夫進行的複雜行動，頂點是直接進攻敵軍的主要陣地。這陣地的主要防禦設施包括一道戰壕，一座土堡。但後者還沒有完成，並且不十二分高。

看到這情形，蘇沃洛夫採取迅速決定——這種決心是不能從理論和書本上找到的，而只能湧現於天才的心靈——用騎兵攻擊這土堡。他命令奧國騎兵——他們現在已集結起來，並且恢復了元氣——和俄軍結成一單個而稍微凹入的陣線。第一線各方陣的間隔須開闊一些，相互間的空隙用部份騎兵插入之，其餘騎兵則排在兩翼。以這種序列，冒着敵人猛烈的炮火，直迫近到離城墜七百到九百碼距離內。在這當口，方形隊列空隙間的騎兵向敵陣地發起衝鋒。騎兵衝過敵人猛烈炮火掃射的陣地前沿，跳過壕溝和矮牆，楔入土近衛軍之密集隊形中。守軍震懾於攻擊的突然性，部隊混亂了。這使得進攻步兵毫無阻攔地投入戰鬥。

「孩子們，不要看敵人的眼睛，看他們的胸口，刺刀朝他刺進去！」蘇沃洛夫喊着，他整整一天總是在戰團最激烈的地方出現。接着就是白刃戰。哥薩克和奧國槍騎兵衝進敵人的後衛，這更增加了土軍的混亂。他們的隊伍動搖了，接着潰亂逃竄，丟下他們的武器。作為戰鬥力量來說，大維支耶的十萬大軍是不復存在了。勝利軍俘獲一百面軍旗，八十門砲，其他勝利品無算。攻擊組織的卓絕，和那種衝鋒勁，保證了最少限度的傷亡。俄軍損失是四十四人陣亡，一百三十三人負傷。奧軍損失「稍微多一些，」如蘇沃洛夫報告所說。

黑夜降臨到戰場。優勝軍慶祝他們的勝利，分配戰利品，據說俄軍和奧軍還為分配俘獲的大砲而爭執起來。事情鬧到蘇沃洛夫跟前。蘇沃洛夫命令說「讓奧軍拿去吧！」「我們將來再從敵人手裡拿更多的來，但他們能再從什麼地方得到一點呢？」

所有參戰俄軍都得到獎賞。蘇沃洛夫呈上三張戰績優異者的名單，並且請求諒解他的一再請示說：「部隊少地方，勇士多。」蘇沃洛夫自己也得到崇高的獎勵，被授予林尼克伯爵

頭銜，獎勵一等聖喬治勳章並光榮劍一柄。

林尼克之役給俄國在有利條件下媾和的機會，但這次輝煌勝利的結果，却被外交家的空論策劃和將軍們的遲鈍行動所化爲烏有。爲打下再一次有利地結束戰爭的基礎，再一個像在林尼克所進行的殲滅性的打擊，是必須的。

蘇沃洛夫從林尼克返回到巴拉德，在那裡閑住了一年。這自然沮喪了這位老兵，他渴望着行動，九月波里金公爵將其部隊從聶斯德河移至多瑙河，他認了不覺大喜。加特琳娜女皇要求猛烈行動，以便創造恢復和談之可能性。因爲無法轉移軍事行動到瓦拉幾亞平原，唯一可以進行戰鬥的地方是黑海和塞勒特河之間的窄狹地帶。而多瑙河在這裡天然地便於防禦，再加上一系列的要塞——奇里亞，圖路西亞，愛沙克西亞和伊斯邁爾，使任務變得更加繁難。俄軍統帥於此無可選擇，進攻於九月開始。前三個要塞在短時間即攻克了，剩下的是強固的伊斯邁爾要塞，波里金在給蘇沃洛夫的信上說得很恰當：「他綁了我們的手脚，妨礙我們進一步作戰。」土軍這一屏障一旦不除，土國政府是不會妥協的。

在當時伊斯邁爾是頭等要塞，位置於非常重要的戰略要點，在到加茲，本得，克和丁與基利亞的十字路口上，攔阻了越過多瑙河到杜布呂閣的大路。第一次對俄戰爭之後，土軍由法國軍事工程師的指揮，把這建築得非常堅固。繞城挖掘一寬六十英尺，深二十四英尺的城壕，有些地段灌了水。壕上屹立着雙壘，十八到二十四英尺高，全長四英里。上面裝有數百門大砲。要塞守軍三萬五千人，由額多支魯、馬麥、巴夏指揮，他是土軍經驗最豐富的將

領之一。當上述時期，守軍還包括已被攻克的基利亞，克和丁和阿克曼守備隊的殘部。他們過去放棄了要塞，現在被派到此隨其前愆，撒且（註）發出命令說：如他重犯上次罪行，則立殺頭。實際上是本部軍隊都集中在伊斯邁爾要塞城內了。但計其要塞工事所包括的地區，就會知道最初就是準備要有這麼大的守備兵力。土耳其人稱伊斯邁爾爲「俄杜卡勒西」，意即一軍隊要塞。

奪取這種類型的要塞，在當時看來是須要特殊的人力和物質條件的，而這恰恰是波坦金公爵所缺乏。在戰爭初年部隊已遭受重大損失，好幾個軍團被箝制在普魯士和波蘭前線，在南方的部隊被分散於許多要點。波坦金要就是不敢，要就是不能集中其兵力於伊斯邁爾之前。

（註：撒且即土耳其皇帝）

十月，攻克基利亞之後，俄軍約二萬八千人，由古杜維奇和李龍將軍指揮，圍困了伊斯邁爾。但沒有一個敢於積極行動，只是盲目的轟炸，希望上軍備於被圍而降服。俄軍由於寒冷，疾病，缺乏食糧，遭遇嚴重的困乏。十一月末，召開一作戰會議，決定冬季暫時解圍，在這期間只繼續監視之。這決定送呈總司令批准。

但是奪取伊斯邁爾，在軍事、政治變方面都很重要。這是俄羅斯帝國的聲威所繫。波坦金公爵決定伊斯邁爾要塞必須以強攻佔領之。在俄國是只有一個人可以擔負這種任務的，雖然將軍麾下心想把他放在幕後，因爲他的名聲有時已經吹噓得太高太大，然而始終被迫屈服於環境。十一月三十日，蘇沃洛夫接到一命令說：「唯一剩下的是，託上帝幫助，佔領伊

斯邁爾……請盡速趕到那裡，統一指揮所有的部隊。」兩天以後兩位騎兵，騎着普通的哥薩克馬，跑進俄軍營中。這是蘇沃洛夫和一位帶一包蘇沃洛夫衣服的哥薩克。

察看了情況後，蘇沃洛夫發覺強攻要塞的困難，遠超過他所預料。即使加上從葛拉茲調來的援軍，他手下的兵力也超過三萬人。並且有一相當部份是哥薩克；哥薩克由於他們當時的訓練和裝備特點，是不適合於徒步作戰的。蘇沃洛夫差不多沒有任何攻城砲，而他的野砲沒有儲存彈藥。部隊訓練惡劣，吃得惡劣，穿得惡劣。但要塞却警戒得十分嚴密，工事強固，如蘇沃洛夫報告所說「沒有一點弱點。」他寫給波坦金公爵的信，總結其觀察所得說：「我是不能保證的，」但他却立刻從事於攻擊準備。

這樣大規模的行動，用這麼短短的時間來準備，而準備得又如此完善合理，是戰爭史上空前未有的範例。離要塞不遠，蘇沃洛夫建築一道土牆，和繞着伊斯邁爾城的一個模樣，每天夜裡，他的部隊演習強攻堅固的一切連續動作；接近，投擲柴束填塞壕溝，越過土牆，破壞牌柴等等。日夜趕作梯子，柴束。白天士兵則練習白刃戰。蘇沃洛夫則幾點鐘地消磨在士兵中間，指導他們，鼓勵他們，時而說笑話，開玩笑，時而嚴厲斥責，使他們懂得這次強攻的必要，啓發他們成功的信心。

爲歐庫土軍的發覺，蘇沃洛夫建築了兩座砲台，給他們一個他要繼續圍困的印象。然而這被偵謀和逃兵所洩露了，他們報告土軍說，攻擊在準備着，甚至蘇沃洛夫向他的官兵所解釋的各不同縱隊的任務，也洩露了。對此雖然很懊惱，但蘇沃洛夫仍很沉着，因爲他把主要意圖，計劃的要點，仍秘密着。甚至在最後一刻，對縱隊指揮官他也未讓他們知道他所作的

戰術命令。

從他到達伊斯邁爾之日起，蘇沃洛夫即不斷偵察，研究敵人要素的地形和狀況。根據他自己的觀察，加上偵察員的報告，他得到仙結論是，最易到達要塞的道路，是朝多河流的一帶地方。土軍沒有預料到敵人會從這個方向進攻，工事也不怎樣堅固。因此他決定把主要攻擊放在這一方。對於其他縱隊，他給的任務是用攻擊分散土耳其兵力到全四英里長的壁壘各部。這只有使各暴露縱隊，以極度猛烈攻擊，壓迫敵人才有可能。因此在和他官兵談話時，他對各縱隊並不表示有什麼軒輊，因此大家認為攻擊是全面都用平均力量進行的。假若土軍知道他的計劃是這種樣子，蘇沃洛夫自己想想，那他們就要上他的當了。

十二月九日，蘇沃洛夫召開一作戰會議，並非他須要他的將領們的建議——他已做好了他的計劃，並且是不許改變的——而是他想鼓勵他們，把自己的精神灌注給他們。在他發給部隊的命令中他寫道：「俄軍圍困伊斯邁爾兩次，兩次都撤退了。第三次我們不是勝利，就是光榮犧牲。確實的，困難極大，西塞堅固，守軍為一全軍。但沒有東西能撐持俄國武裝。我們是強壯而自信……我是決心奪取這要塞，要不，即戰死於城下。」

這並不是花言巧語。蘇沃洛夫是堅決要用一切代價贏得勝利，即使在奮鬥中犧牲自己性命也在所不惜。按正式程序，在這種當口，第一個發表意見的應是會議中最年輕的一個，哥薩克阿塔曼，普拉托夫。他用兩個字表達他的意見：「強攻。」其他十二個人也隨之。

開作戰會議兩天之前，蘇沃洛夫送一正式通牒給伊斯邁爾，要他們投降，附帶用他個人名義寫了一封信，內容如下：

「土軍總司令，長老及所有人員。我與我部隊已到達此間。限二十四小時，考慮投降和自由。我響第一槍——自由即飛逝；攻擊——死亡。這由你們考慮。」

愛多支魯·馬麥·巴夏迴避答覆，建議十天停戰。他的一位副官大言不慚地對我國軍使說：要伊斯邁爾投降，除非多瑙河水不流。蘇沃洛夫也不希望別的回答。對於停戰提議，置之不理，蘇沃洛夫決定十一日攻擊。

蘇沃洛夫到達俄營才八天，而在這期間，俄國軍隊是變樣了。一位親自參加這次攻擊的，後來說，競爭心充滿了軍官與士兵中，每人都衝到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完全不顧計危險。有這樣的軍隊，什麼要塞都可以攻下。

照作戰令，攻擊部隊分成三個集團，每一集團分三個縱隊。集團軍指揮是：李攏·沙莫艾羅夫和保羅·皮坦金將軍；縱隊指揮官是庫圖左夫，路佛夫，麥克諾，白斯博·維德珂，普拉托夫，車別加，阿塞涅·瓦夫和馬可夫將軍。每一縱隊是五個營。先頭部隊有一百五十長槍兵，不停地射擊壁壘的守軍。隨後有五十名工兵，攜帶着工具。他們後面，則是帶着柴束和雲梯的部隊，後衛是兩個營的預備隊。蘇沃洛夫留下兩千五百哥薩克作總預備隊，這也是他的特點，當時確實算得是新發明。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二是用來從河邊進攻要塞。還必須講到，參加伊斯邁爾戰鬥的俄國軍隊半數是哥薩克，他們是用短梭標武裝着參加這次攻擊。哥薩克不慣於攻堅戰鬥，並且裝備低劣，致受慘重損失。後來蘇沃洛夫因此受責備，但是他爲自己辯護說，他不能讓他半數的兵力閒着。

十二月十日整日，不停地猛烈轟擊要塞，俄軍差不多使用了六百門砲。土軍也猛烈還擊

他們的砲中有一榴彈炮，射出的砲彈重五百餘磅。黃昏，砲戰減弱下去。因為這時是白晝最短的季節，蘇沃洛夫命令攻擊要在拂曉前兩小時開始，這樣才可以在黃昏前粉碎一切抵抗中心。那是很有趣的，後來評論家注意到十二月十一日夜，大霧彌漫，並且繼續了相當長的時間。因此，假若蘇沃洛夫把攻擊延遲到第二天，那也許就攻擊不成，因為地很滑，不可能去爬土壘了。

俄軍營裡，在攻擊前夜沒有一人睡覺。蘇沃洛夫命令士兵躺下休息。並指示軍官不要讓他們站隊，直到火箭發出信號時。這樣「他們的熱情不至於因久候而冷卻。」他自己則親自到各單位去巡視，和士兵閒談，向老兵問好，對年輕的人說鼓勵的話，圖憶過去在波蘭和土耳其戰陣中取得的光榮。此後，他回到自己營帳裡，稍微休息一下，俱着架他是在沉思中。早晨三點，第一次火箭信號發出了，部隊都各進入自己陣地。第二次火箭發出，他們前進至離要塞城脚三百步處。早晨五點三十分，第三次火箭發出，各縱隊即前進攻擊。

土軍早知道了攻擊的日期，已有了準備。「要塞彷彿火山爆發」，一位親眼看見的人後來說。「各縱隊勇敢地面進，秩序良好，很快的到達城壕，把柴束丟進去，衝過去，把雲梯架在城牆上，迅速地爬上去。這時長槍隊留在下面，向那些因打槍而暴露出來的守軍射擊。」

圍城的人也拼死戰鬥。他們不求人饒恕，也不饒人。許多婦女用小刀和彎刀武裝起來，在城牆上和男人並肩作戰。土軍曾幾次出擊，將俄軍迫退並將許多圍城擊潰。在拂曉前的薄明中，俄軍各單位都混亂了。土軍高聲叫喚，一會喊着「萬歲呀！」一會喊着「阿拉！」裏

示了戰局正在轉變。麥克將軍，白斯博德爾將軍，李波皮爾將軍和馬可夫將軍都負傷了。哥薩克特別窘迫，土軍用砍刀將他們按標砍成兩段，成百的殺死他們。

蘇沃洛夫一生中，這是第一次他沒有親身參與激戰。他雄據一土堆上，注視戰局的發展，不斷派出副官帶着命令到戰場各地。他手下沒有大的預備隊，他所有的只是二千五百哥薩克支隊，他極巧妙地運用之，時常援助處境困難的部隊。

早晨八點，外城被攻佔，戰鬪橫掃入城內。奪取每一條街都須經過戰鬪，每一所房子是一堅固守衛的碉堡。俄軍野炮向市街開砲。土軍統帥犯了一連串的嚴重錯誤。他們沒有用騎兵出擊，他們對於從河上登陸的俄軍只是消極抵抗，而對於攻擊的抗拒也缺乏計劃和組織。上午十一點，勝敗是確定了。俄軍由河邊及其他方面突入，開始向市中心合圍，把土軍籠在鐵環裡。

卡普蘭、智瑞、韃靼的可汗，會擊敗奧軍於吉爾吉，這時拚死力戰，想把伊斯邁爾從俄軍手中奪回。他率領三千騎兵，攻打黑海哥薩克，將之截為兩段，突入俄軍陣地。但是輕騎兵和投彈兵，堵塞了缺口，包圍了智瑞部隊並殲滅之。

戰鬪到達了頂點，土軍被縱然燒着的房子和「克漢」中（克漢是大的磚建築物，當作旅館用的）驅逐出來，在其中之一，要塞的司令官，愛多支魯·馬麥犧牲了。

當幾千匹馬，從馬廐脫轡而出，在街市裡狂跳亂踏，普遍的混亂是更增加了。到晚上一切抵抗都被打垮了。在報告他的勝利的信中，蘇沃洛夫寫道：「沒有一個要塞比伊斯邁爾更堅固，更拼死地守衛着，由於血腥的攻擊現屈膝於女皇陛下御座之前！」

蘇沃洛夫以爲佔領了這要塞——到那時爲止，這是戰史上最偉大的功業之一——統帥官杖一定是拿到手了，但是由於波坦金的詭計，他只得到了前奧布拉梭斯基兵團的中校頭銜。在當時這被人尊爲很崇高的銜頭了，因爲加特琳娜女皇自己是這兵團的上校，但是已經有了威打的中校在其中了，把它作爲攻克伊斯邁爾的獎賞，是透頂的侮辱。蘇沃洛夫把這次戰績看作是他所從未成就過的，後來，在心平氣靜時，他承認說，這是一個人一生中只能幹一次的。蘇沃洛夫非常憤激於這「伊斯邁爾恥辱，」（他這樣稱之）一直到他死時都未忘記。但這還不是一切。他不單沒有被允許繼續作戰，反而被派他到芬蘭去修築和組織要塞工事。這樣，不但沒有獎賞反被進一步地侮辱；因爲他不能用別的觀點來看他被任爲要塞巡察官的待遇，當大砲仍在南線響着，對於全軍他的名字已是勝利象徵，渴望着他的領導。但是沒有他，戰爭也結束了。

在芬蘭，蘇沃洛夫住了兩年，直到最後環境來拯救他。俄土關係又緊張起來，因此，一七九二年十一月由於皇帝詔勅，任命他爲愛卡特里諾斯拉夫，克里米亞，和最近合併的奧恰可夫等地區之陸軍總司令。他充滿了希望到南方去。只要有變動，他總喜歡，特別是他看到將在戰場服務的遠景。但是這他還得等待二十個月。

第七章 重返波蘭

一七七二年，波蘭數省被割讓。一七九三年，又被進一步地分割，於是在國內燃燒心愛國運動，要求恢復以前的國境。暴動的軍事領袖塔德支·科斯秀支可，一位小鄉紳，有卓越的軍事天才，無比的勇敢。科斯秀支可懂得必須動員全民力量，所以他發出一告農民書，號召他們起來革命，說道：「平民的人格是自由的，他有權到他所喜歡的地方去居住，只要他報告了他要移住村莊的委員會，並還了他的債，交了稅。」大批的農民，在波蘭鄉紳奴役下呻吟着，成群地跑到科斯秀支可的旗幟下。他很巧妙地組織起他們，建立了一支強大的騎兵和步兵。一七九四年初，暴動發動起來了。

科斯秀支可以正規軍九萬人投入戰場，此外手下還有五萬農民軍。在戰爭的第一階段，雙方都沒有什麼成就。秋天來了，看來要有一段冬季休戰，在這期間波蘭人將會加強其兵力。我軍總指揮魯福澤夫伯爵，請求蘇沃夫幫忙。開始他只給他較小的任務去作——在布勒附近箝制敵人，以便利於主要戰場之作戰。他在命令中寫道：「在布勒特方向，須作全力表示。」但是蘇沃夫是否會限於這些指示，是很可懷疑的，也很少人會相信。首先蘇沃夫自己，敢不願意扮演三等角色。他出發時決心要擴張他的行動範圍，要把那開始很無生氣的戰役活躍起來，把全部俄軍吸引到他的地區薩沙方面來。

八月十四日蘇沃夫率領五千人進入波蘭。他率領部隊，照他習慣的速度，每天走二十

五至三十俄里。有些人說這是強行軍。聽到這個，蘇沃洛夫很激怒。他說：「在我沒有什麼撈什子慢行軍急行軍，前進！於是我的鷹就飛了！」

當他還從遠處望着波蘭戰爭的發展，他偶然說到，假若他在那裡，他要在一四十天之內解決戰鬥。」現在他彷彿要証明他那時所說的話是很鄭重其事的。他命令他的部隊除了大衣外不必帶冬季裝備。他自己則穿一件白棉布襯衣。並非所有的人都能跟上這速度，許多人掉隊落伍，疲憊地躺在地上。他們被收容起來，放在後衛的行李車上。在行軍中蘇沃洛夫盡一切努力鼓勵其士兵。他跑到各單位去，和士兵談天，以親愛詞句招呼他們，「我的鷹兒，」「鷄兒」等等，反覆講他的軍事格言。有時騎馬馳過一部隊而不停下招呼他們。這是他不喜歡表示，官兵都很難受。

第一次與波軍衝突發生於代文城附近，時在九月三日，俄軍殲滅波軍騎兵三百人。三天以後，俄軍於克魯普朱塞修道院附近，擊潰什額拉考斯基將軍一千六百人的前衛。九月八日該軍之主力被擊敗，布勒斯特遂被佔領。這樣蘇沃洛夫很漂亮地完成了上級交給他的任務。自此以後，他決心照他自己的意思行動了，然而這却有不少的困難。

這時蘇沃洛夫的部隊，增大到一萬二千人。在土耳其戰爭時，他曾指揮比這個大得多的部隊，但他從沒有用總司令的威儀擺來擺去，而現在他正式宣佈他是總司令，把一位將軍作為副帥，委派保羅·波坦金將軍為司令官，分任布克斯號、伊士林涅夫和奢維基將軍為各部隊長官。總之，他用各種辦法，極力做出他是一個獨立指揮單位的樣子。但是友隣部隊却肯承認他所裝作的地位。當他請其中幾位派部隊增援他，以便立即開始進軍華沙時，他們

不肯服從，非要等到有列普寧將軍允許才行。他不得已推遲了他的進軍。「布勒斯特，像卡南一樣，錯過了時機」，他以後寫道。

那時，波軍又遭遇二次大敗。九月二十九日凡尊指揮的部隊擊敗波軍於馬西額周誰司之役。科斯秀支可負傷被俘。這一勝利保障了蘇沃洛夫的左翼，那是過去由於兵力缺乏無法掩護的。現在沒有任何阻撓了。十月七日他開始進軍華沙。他用女皇名義，命令凡尊和德凡登同樣行動。恐怕德凡登「行動遲緩」，他繞一些路，以便與之會合。他盡一切努力激發部隊士氣到最高點，並使他們相信自己比敵人強得多。

有一天俄軍先頭部隊與敵人作戰而沒有炮兵，砲兵留在主力那裡了。戰鬥方酣，一位軍官跑到蘇沃洛夫面前，大驚小怪地報告說：「敵人有炮兵！」「敵人有炮兵嗎？」蘇沃洛夫諷刺的說，重覆了這軍官的話。「很好，去把他們奪過來，把炮口掉向他們。」

到進抵戰略要點庫布魯卡，俄軍遭到堅強的抵抗。戰鬥在一濃密的森林中進行。不等待步兵的來到，蘇沃洛夫親自率領騎兵攻擊。當騎兵無法通過矮林叢樹時，他命令他們下馬，持刀徒步向敵人衝鋒。後來他寫道：這種騎兵下馬的非常攻擊，「同樣的情形我從來未見過」，但得到輝煌的成功。

庫希路卡戰鬥以後幾天，德凡登將軍和蘇沃洛夫會師，這樣他的兵力到達三萬人，其中一萬二千人是騎兵。用這樣的兵力蘇沃洛夫出發去奪取到華沙路上的最後障礙——該城之設防市郊——普拉加。

普拉加有兩道並行的城牆圍繞着，有十四英尺高，還有兩道壕溝，有的地方用鹿砦圍護

着，有的是三道陷坑。假若防守得高妙，這將成爲不可摧毀的要塞，但是普拉加的守軍雖有滿腔熱誠，隨與城共存亡，但缺乏明確的行動計劃，缺乏防禦要塞的經驗。

十月二十四日，俄軍出現於普拉加城外的第五天，俄軍發動了攻擊。在許多地方，這次蘇沃洛夫所作的戰鬥命令和攻打伊斯邁爾要塞者相同。在這裡，攻擊由七個縱隊進行。四個縱隊開始攻擊普拉加的北部，迫使波軍由其他地段抽兵集中於此點。半點鐘以後，開始攻擊東與南面。部隊行進之序列如在伊斯邁爾者相同。第一是輕騎兵，其次是工兵，再是攻擊部隊，每一縱隊有自己的預備隊。

以火箭一信號，第一步攻擊在上午五時開始。波軍未預料到這一攻擊，馬上潰亂起來。守軍跑到北面，但是其抵抗之混亂狀態，未能使他阻止進攻者——正如在伊斯邁爾一樣——於其攻擊以百倍勇敢直搗其老巢。俄軍借雲梯越過數行陷坑，爬上城牆，攻入普拉加城。發那哥力斯基兵團殺到維斯杜拉河橋上，截斷敵人回華沙之歸路。九點，俄軍四面八方地攻入普拉加。成群的士兵衝到橋上。幾個在河對岸集中起來的波軍，向橋頭射擊，但要衝阻怒潮是無望的。達馬革力斯的寶劍懸在毫無防禦的華沙城上了。但是突然在蘇普拉加那面的橋上，起了火了。交通被斷絕。華沙因此得免於巷戰的恐怖。誰在這橋上放火，當時沒有一個人能解釋。

但是有人洩露說，命令在橋上放火的是蘇沃洛夫。進攻的那一天，他感到不大舒服，勉強走得動。如他所說，因此沒有參加戰鬥，只在離波軍城防前哨三分之一英里的一個小山上，觀看戰鬥的發展，他從各指揮官所得的報告，斷定波軍無抵抗此攻擊之能力，俄國軍隊則

以空前勇猛戰鬪着。建築物的倒塌聲，敲鼓聲，毛瑟槍的皮拍聲，傷兵的呻吟聲，戰鬪着的兵士之喊叫聲，都雜在一起，狂亂混沌。蘇沃洛夫清楚地想像到，如果這些人，在當前情況下衝入華沙，那必定會有一場洗劫，爲阻止這個，他命令燒燬這座橋——這事波人在混亂中他們自己沒有去作。

蘇沃洛夫沒有人想到抵抗。國王與古斯都，斯塔尼司勞，送給蘇沃洛夫以下的信：「將軍麾下，全俄羅斯女皇陛下部隊的總司令，華沙市市長與市參議員要求我作你與他們間的調停人，要求確切知道你對此城市之意圖，我們必須奉告你，如果你使他們的生命和財產陷於絕境，則全市居民決定保衛他們自己到流最後一滴血。我等候你的回答，祝上帝保佑你。」波人之焦慮是沒有根據的。蘇沃洛夫已達到了他的目的。他在六星期之內贏得了這戰役。不像攻擊伊爾邁爾那樣，攻取普拉加意味着立刻結束戰爭，因爲波蘭的精神物質力量都崩潰了。忠於他的常規，蘇沃洛夫深信最好的政策是息事甯人，適可而止。他不把額外的犧牲，賠償，侮辱，加諸敵人。他送給國王下面的回答：

「陛下：接悉十一月四日御示，特以女皇陛下之名義……我允准保障一切居民生命財產之安全，並且我將不咎既往，設法嚴禁女皇陛下部隊進入城市之任何輕微越軌行動。」

他在當地當時所製成的獻城條件是：波人交出一切武器，修復橋樑，俄軍經此入城。在華沙方面，以女皇名義保證赦免一切投降人員，保證居民生命財產之不可侵犯性，對國王則以其應得之一切禮貌待遇之。市參會人員是如此驚異於這條件，許多人因爲高興而哭起來。當蘇沃洛夫本人出現時，他們的驚詫與激動更增加了，看到他們的拘謹的情形，蘇沃洛夫

把劍委在地下，向前招呼他們說「波各什！波各什！」（和平！和平！）

華沙居民一月後，爲表示他們對蘇沃洛夫的感激，送他一個金和珠寶質的鼻煙盒，上題：「華沙獻給他的解放者。」不久華沙被交給普魯士了，這一題辭，看來似乎是有些諷刺，但雖然如此，這仍是蘇沃洛夫的人道表現。

俘虜的一萬一千人中，半數以上是釋放了。俄軍損失二千人。在他給普魯澤夫伯爵的信上，關於進攻普拉加，蘇沃洛夫寫道：

「要克服這樣的敵人，非常的果敢，確實是必要的。根據俘虜軍官所說，敵軍有三萬人，用三道戰壕堅固地圍護着，有許多大砲防守着，他認爲這些防禦工事，是不可摧毀的堡壘……要克服這些障礙和敵人拼死的抵抗，我再重覆一次，非常的果敢，是必要的。」

強攻普拉加，從軍事觀點來看，全世界公認，是模範戰例。

夜裡，戰鬥之後，下雪了。早晨，一點血跡也看不到。城市要塞和工事都被雪白的毯子蓋上了，並在光陽下閃爍着。

波蘭之役，進行得如此有聲有色，使蘇沃洛夫之一切敵人，啞口無言。對他的「好印象」，在聖彼得堡又表現出來了。女皇贈送他，他久想的元帥官杖。

進入華沙城後，蘇沃洛夫命令其部隊，將槍砲中的子彈卸下，禁止打槍，卽至有人從房裡向外射擊也一樣。一切經過都很順利。沒有不像樣的意外事情發生。接受這城門的鑰匙時，蘇沃洛夫快樂地表示：爲取得它所付的代價，沒有像付給普魯加那樣大。

第二天蘇沃洛夫謁見國王奧古斯都、斯塔尼司勞，爲此盛舉，他放棄了過去的習慣，穿

上他全幅戎裝，戴上所有的勳章，叫一隊騎兵護衛着，驅車至皇宮。和國王的會見，是很友好的。蘇沃洛夫繼續他的寬大與容忍政策。當國王請求釋放他一位俘虜的隨從軍官時，蘇沃洛夫毫不猶豫地回答：「假若你願意，我可以放一百，」停了一會說「二百，三百，好吧，放五百。」他馬上派一軍使，命令釋放三百軍官，二百下士。這種寬度，給予波人以深刻印象，許多人對蘇沃洛夫都親熱起來。元帥以來的行爲也與此很合拍，他留意於避免觸犯波人的民族情感。一般地不准擺出權威的戰勝者的架子。他出席於紳士顯貴所舉行的跳舞會，當他們聽說他們的財產都沒有動時，他們的恐懼都消除了。他作了不少對波蘭有益的事情。例如，爲着提高波蘭幣值，他命令焚燬信用券價值七十六萬八千支樂台（波幣），這是作爲戰利品而落入他手的。他禁止用收條徵取軍隊給養，並命令一切供給都須付現款。他採取嚴格手段維持部隊紀律，防止搶劫，保護文化遺物。

這一切對於當時的戰爭指導辦法，都是新奇的。在這一方面，蘇沃洛夫都站在其時代的先頭。他說：「聰明的寬大常常是比戰爭的快刀還有力量。」這一段話表示了他在戰敗國中行動的綱領。蘇沃洛夫在戰敗國波蘭的行爲，證明他不僅有軍事天才，而且也是天賦的政治家，他統治波蘭的方法，是一位聰明與人道的統治者的方法。因此，怪不得華沙總指揮俄勞斯基，寫給當時還是俘虜的科斯秀支可說：「勝利者以盡可能的寬大與和善對待戰敗者，使我們感到安慰。」蘇沃洛夫禁止侮辱戰敗國，因此，他很迅速地把他引入平靜的道路。

但是蘇沃洛夫之行爲和普魯士，奧國，俄國政府的政策相抵觸。他接到聖彼得堡的命令，最後揭露了聯軍政府之真正意圖。命令是要他索取賠償，沒收財產，進行逮捕，稍有反抗

即須訴諸武力，撤消華沙市長和市參事之職，及其他類似性質的事。

蘇沃洛夫的困難時候來到了。他從來是不適合於被動地去完成別人的命令的，特別是當他認為這是不正常的時候。然而公開的不服從是不可能的，也無用。他採取了折衷辦法，部份地向聖彼得堡的要求讓步，而在主要政綱方面仍繼續他自己的政策。陸軍元帥方面由獨立行動，使聖彼得堡感到極大煩惱，他的仇人開始列舉他的怠慢罪，與已犯罪。例如魯緬澤夫伯爵計算蘇沃洛夫已經釋放了多少軍官，除進攻普拉加所俘擄的一切軍官外，還發現有十八位將軍，八百二十九名參謀僚屬與其他高級官員，他彷彿被這寬大所嚇壞了。但是也有比一般朝臣有遠見的人，同情於蘇沃洛夫的行爲。加特琳娜女皇寵臣之一乍瓦杜夫斯基說道，「蘇沃洛夫被責備，說他忘記一切，饒恕了一切，但是他對波蘭人再也沒剩下什麼了：他們的一切財產，他們的大砲無一例外，他們的裝備都被剝奪了。還給他們的是二萬四千張通行證。他的回答是很恰當而可信的。」總之，蘇沃洛夫被證明比加特琳娜的那些外交官是更有遠大眼光，更有才幹的政治家。

無疑的，即使聖彼得堡十分肯定波蘭是完全平靜了，也很快會召回蘇沃洛夫的。但是俄國政府不斷地接到該國騷動的報告。因此他回到軍隊去就成爲必須了。然而他的位置一天一天不穩起來。他逐漸被推到幕後去了，不讓他參與重要問題的處理，他的命令被取消。他找不出脫離其苦境的辦法，悲痛於「在我崇拜者中之可憐的枯寂。」如他自己所說。

一七九五年十月，他接到女皇之恩諭，召他回聖彼得堡，在那裡人們以空前四聲歡迎他。一輛御用馬車被派到城郊的斯特爾那去迎接他，在圖密達宮給他準備下住宿，及一大批

侍從。知道他討厭鏡子，女皇命令將宮裡所有的鏡子，都用布罩起來。但是這些恩典並不能掩蓋加特琳娜宮廷與蘇沃洛夫之間的裂痕。

加特琳娜在位三十三年，總是斜着眼睛看這位倔強的將軍，但是她却不能不感謝他所建樹的偉大功業，和他在部隊和西歐的名聲。最後，雖有她那些愛誹謗人的朝臣的陰謀，她仍把他提升要職，看不出有什麼東西損害女皇與她最好的軍事領袖的關係。然而有一件事情存在，終於影響他們。蘇沃洛夫的性情與宮廷的情調全然不同；他完全不能與之諧調，而最主要的，是他不願如此。他不是一個波坦金，或者是列普留。

蘇沃洛夫完全意識到，希望保持女皇的寵幸是很假的，想改變廷臣與將軍對他的厭惡，也是愚蠢的，但是他從波蘭回來，却充分意識到他自己重要性。現在他更特別着重地表示他對宮廷現狀之不滿，並且以他習慣的古怪辦法表達之。到女皇面前後，他跪下吻她的衣襟，即以天真的口氣，批評，指責，揭發現存制度之壞處。女皇賞賜他一件黑貂大衣，像最富有的朝臣所穿的那樣華麗。但他却說道對他太好了，仍穿他的舊大衣，而讓他的僕人穿著式加帶着這黑貂皮大衣在他後面蹣跚着，因此無怪拉司托普直寫道，他簡直沒有辦法擺脫蘇沃洛夫，他的『庸俗的笑話』常使女皇陛下紅臉。

蘇沃洛夫並不隱瞞他對宮廷貴族之輕視。他只穿襤衣接見他們。有時他簡直拒而不見。看到他們來到，他跑到街上，踏進他們的車裡，和他們嘵嘵幾句，就跑回宮裡，讓他們氣得發瘋，並且莫明其妙。他嘲笑他們的老規矩，他們的炫耀浮華，他們的無知。有一天人家告訴他有一位官員神經失常。他為此爭論，經過一番激烈辯論後，發覺他說的是另兩個人。

好吧，我很高興如此」，他才放心嘆了口氣說，「不然我們要爭論到天明，因為我說的那位官員，也是沒有那位所欠缺的。」

加特琳娜想擺脫這位舌尖帶刺的元帥，就把他派到波斯前線，那裡預料要有戰爭。但是蘇沃洛夫對遠征波斯的前途却不感興趣，特別是謠言傳說可能要與法國作戰，他以為在這樣緊張情況下，到遠地方去是失策的，雖然，他極力聲明並非出征的遼遠使他討厭。他被派往芬蘭去視察一七九二年建築的要塞工事，這一任務他兩個星期完成了。於是他被派去指揮南方的一個軍團。這時那裡有三個軍團，一個是由魯輔學夫指揮，其次一個是列普甯。蘇沃洛夫之軍團，包括駐在卡爾可夫，艾卡特里諾斯拉夫，圖力達與涅支涅森斯基地區之部隊。一七九六年春，蘇沃洛夫到聶斯德之土爾清納，他預備在那裡成立他的司令部。在辭別女皇時，他把頌揚的話說了不少，而女皇陛下也照樣大批地回敬了他，但當謁見完結時，雙方都吐了一口鬆快氣。

第八章 充軍

駐在土爾清納的第一個月，對蘇沃洛夫說是完全平靜的時期。他驕傲於他的元帥頭銜，他指揮俄國最大的一支軍隊，因將與法國交戰之遠景而高興。法國曾擊敗西歐最偉大的軍事領袖。確實的，俄國是在開始準備與法國作戰。參加這次戰爭的軍隊數目是決定了，五萬一千人，並已經下令集合。總司令還沒有委派，但大家都屬望蘇沃洛夫。預見到這次戰爭，蘇沃洛夫開始以他照例的熱情去訓練部隊。幾個月之內，軍隊完全改觀了。士兵的死亡率從百分之二五，跌落到百分之一。過去穿破爛衣服，瘦瘦的士兵，因不斷的處罰而垂頭喪氣，變成穿得好，康健，愉快，大膽的蘇沃洛夫兵。又一次，像他在新刺多牙嶺所作的一樣，他親自在士兵中指導工作，但現在不昇上校，而是元帥了。關於練兵，他喜愛的格言是：「每一個士兵必須教到這種程度，你可以對他說：『你已學會一切應學的了，留心不要忘記。』」像過去一樣，他集中力量於啓發士兵之智慧，自動性與堅決意志。爲加強這些品質，他照例地走到極端。他在任何情況下拒絕使用退却這一觀念。假若一支隊伍在行進中，有些人走得太前了，他不允許後退，其餘的人必須快步趕上他們。有一天檢閱時，他騎馬緊靠着一行在他前面站隊的士兵。指揮官想給他寬一點的地方，命令前行後退一步走。「逮捕他！」蘇沃洛夫咆哮說。「這些我不知道，長官」，是瘟疫病，要傳染全軍的！」

他所說的「我不知道，長官」，意思是指，有一次一位軍官問一士兵一些出乎常規的事，士兵就這樣死板的回答。於是他就以這渾名叫每一個不聰明的軍官和士兵。他嚴懲最笨的

直從，想盡一切辦法，使人自己窒息。當一士兵表現出智慧，噫，他就高興，即使他自己吃虧也不要緊。有一次，他問一士兵：『到月亮亮有多遠？』那士兵回答：『兩天的行程。』這位元帥哈哈大笑，和驚地拍他的肩膀。他問另一個士兵：『天上有多少星？』那士兵回答：『我一會兒就數出來！』於是繼續地數下去，直到大元帥冷天寒氣凍壞了，趕快走開。在處分『我不知道，長官』，蘇沃洛夫的目的，是要使絕望，缺乏機智，害怕迎接不可預料的事。在當時軍隊中是要把士兵訓練成動一動都要有口令才行。要作到上述要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却是非迫切的事。更進一步，他盡一切力量反對貪污，那在軍隊裡是很普遍的，這是士兵挨餓，穿破衣服的原因。正如佛龍左夫伯爵所接到的一封信，裡面有從首都來的消息，說道：『蘇沃洛夫伯爵在一封信裡說，在他的部隊裡差不多所有的將軍都是吃私的或與吃私有關。』蘇沃洛夫採取嚴格手段去制止賄賂及一切腐化現象。

但最激烈的革新，在野外練兵方法。他的部隊分成兩支敵對力量，每一隊寬正面地排開來。這兩隊人同時互相對着向前走，直到相距百步，這時聽到口令即須衝鋒，步兵跑步，騎兵馳馬。步兵手持手榴槍，上好刺刀準備擄殺；只有要擄到『敵人』時，才槍尖向上。正當兩隊相遇，兵士要敏捷地把槍一側，半面向右轉，這樣使兩隊互相穿過而不受傷。有時，特別在騎兵參加演習時，真正衝突發生了，有幾個士兵負傷。當這種情形發生時，蘇沃洛夫常予以極大關心，但他不變更他的辦法。演習是在不斷地大砲轟擊和手榴槍射擊中進行——只是空襲——這樣進攻者都在烟霧瀰漫中。這一切都是爲着盡可能地作成真正戰場的樣子，訓練他們動作迅速而大膽。如果兩隊相遇時發生任何差錯。那麼整個演習就須重作一遍。

當演習在進行中，蘇沃洛夫在操場上到處奔馳，下命令，調動部隊，表揚某些人，斥責另一些人。他的到場，鼓舞了士兵，使他們振奮、熱烈而努力。炮兵盡一切努力跟上步兵，步兵則盡一切努力跟上騎兵，大家都被這瘦削的老人驅使向前；他則穿着一件粗布襯衫，在平地上馳騁，喊着：「瞄準，刺刀！用力地刺！」

演習以後，蘇沃洛夫常常集合起部隊，簡單地講評演習的經過。他以低而有自信的聲調講話，深信聽到他的人第二天將傳播他所說的話於全軍。雖然是一位元帥，他的態度仍是很單純，而這使士兵非常歡喜。他以不干與細微瑣事而取得他們的愛戴，並且禁止他軍官注重小節。但是在違犯軍隊勤務的基本原則時，或者不服從事件，他却十分嚴格，處分較高階級者，甚於低級。

在上爾清納蘇沃洛夫明確形成了，並作出他著名的綱要，他稱之為「致勝科學」。他在刻松，及波蘭戰役時就已經照這綱要訓練他的部隊，大部士兵都能牢記，在上爾清納他寫上了最後一筆。

在主要方面，致勝科學相同與蘇克達爾綱要。基於相同的原則，同樣地把技術與精神訓練結合起來，同樣着重於行動之果敢與迅速。並且也是以同樣的簡單明瞭的語句寫出來，士兵們習慣於他們將軍的文風，很容易就了解他。致勝科學包括兩部份：一部是：「近衛巡禮」內容是練兵指示；另一部份，也是主要的部份是：「口頭訓令」內容是蘇沃洛夫之著名格言，關於士兵在演習和戰場上的動作。這文件是如此有趣，很值得引下一長段。第二部份如

下：

致勝科學

(戰爭的靈活藝術)

第二部份

士兵之口頭訓令

行軍步伐——一俄尺；前進一俄尺半；保持適當間隔……

節省三天彈藥，當另外供給不可能時，節省整個戰役的。少射擊，但要很好瞄準。用刺刀猛烈刺殺；子彈可能不中，但刺刀永不；子彈是傻子。刺刀是好漢。

刺一下——把那壞傢伙撇離刺刀。軍刀砍在他脖子上——跳回一步，再砍一刀，劈死第二個，再是第三個，英雄要砍倒六個人，我看還有砍得多的。子彈上膛；倘若三人進攻你——刺殺第一個，射死第二個，刺死第三個。

衝鋒時絕不要停下……

不要欺侮群眾；他們供給我們吃喝。士兵不是強盜。拿勝利品是對的。攻佔敵營，什麼都是你們的；攻佔要塞，要塞就是你們的，但沒有命令不准拿勝利品。

野戰——三次進攻。在翼側，那是弱點。堅固翼側，(假若)被森林掩護着——不算什麼障礙，士兵會衝破他。衝擊中央，不可為訓，除非騎兵已竟攻入，不然你自己碰壁，從後面攻擊很好，但是只能用小部隊，全軍迂迴敵後很困難……

強攻。衝破鹿砦，把柴棚丟到陷坑裡；快步跑，跳過木椿，橫丟柴棚，跳進城壕，爬上雲梯。長槍隊掃蕩縱深，瞄準他們的頭腦。縱隊越過城牆跑到士工作業，毀掉宅，整理隊形，在彈藥庫外設下崗哨，給騎兵開門。敵人退入城市——把他的砲口掉向他們。猛烈轟炸街市；速射，沒有功夫追趕。敵人投降，受降；城牆佔領了——去我勝利品。

戰爭的三件法寶

第一——判斷，怎樣設營，怎樣行軍，進攻那裡，推進和攻打那裡，（並且）佔領什麼陣地，察清敵人大致的力量，察清他的企圖。

第二——迅速，行軍：野砲先行半俄里至一俄里，這樣上山下山不至於有礙……不要停下——向前、玩耍、唱歌、敲鼓、讓到處是音樂響。走了十俄里——第一班放下背包，躺下；此後第二班，一直下去，一班挨一班；前一班不應等後一班。走完第一個十俄里——休息一點鐘。第一班躍起，背上揹包，向前跑十至十五步——其他班相同，一班挨一班，這樣後面的班仍可繼續休息。走完第二十俄里——停下，休息一小時或多一些……野戰廚房與帳篷一同先走，這樣隊伍到了飯已作好；傳令兵到野戰廚房去。吃飯休息——四小時。夜間相同：休息六至八小時，看道路情形而定……

這樣快步，但人不疲勞。敵人沒有料到我們，以為我們還在百里以外；突然我們已到面前，如晴天霹靂，使他頭暈眼花……

第三猛烈衝鋒。一隻腿增強另一隻，一隻胳膊加強另一隻，許多人一齊倒下，敵人也無手；但是沒有俄國刺刀。疏散隊形——立刻用白刃衝鋒；如果沒有時間展開……

開掩蓋和障礙地區，——通常騎兵衝鋒，步兵後隨——但在任何情況下，保持隊列。騎兵必須與步兵一樣能到處行動，除非在爛泥地帶，這時必須牽着馬韁繩走。兩隊是一支力量，三隊是一個半；第一隊垮下，第二隊倒下，第三隊就完成任務。

警傷救護所。德國藥自來就壞透了，全部無用而有害。俄國士兵不慣用它。你有你自己的樹根草藥。士兵是寶貴的，注意他們的康健；便祕就清清腸胃，飢餓是最好的醫藥。那些不照顧士兵的——如果是軍官，逮捕起來，如果是下士或班長，打一頓，那些自己不照顧自己的也應挨打……！

英雄們！敵人在你面前發抖；但有更壞的敵人，那些該死的「我不知道，長官。」小廣播，背後說怪話的，撒謊的，長舌頭，謠言販子，假冒爲善，兩面派，拍馬的，木頭人……這些「我不知道，長官」會惹下不少亂子。軍官裡的「我不知道，長官」——逮捕起來；參謀人員裡的，則關在軍營裡。士兵必須是康健、勇敢、強壯、堅決、忠實、高尚……！

知識是光明，無知是黑暗。難活怕巧手……一個有學問的人能頂三個沒學問的人，老實說三個還不够，能頂六個，頂十個——我們將把他們全都打敗，把他們打倒，活捉過來……弟兄們，這才是軍事訓練的意義！軍官們，多高興啊！

x

x

x

這些指示在檢閱時要唸的。此後即下令：「宣誓！兩側部隊，哨兵，開步走！舉槍！」宣誓以後，發下口令與信號，宣佈獎勵或處分，於是這位軍官就大聲喊出蘇沃洛夫的基本格

言：「服從、操練、紀律、清潔、整齊、康健、奮發、大膽、勇敢、勝利——榮耀、榮耀、榮耀！」

致勝科學可以縮為以下七個要點：

一、在戰爭中，士氣極關重要。主要的武器是人。每一士兵都為勝利而奮鬥，並了解如何致勝（「每一士兵必須懂得他的動作。」）

二、勝利之取得是由進攻與擊潰敵人之主力。

三、勝利之重要條件之一是迅速與突然襲擊（「勝利決定於兩腿；胎轉只爭勝利的手段。」）

四、粉碎敵人，白刃衝鋒有決定意義。

五、士兵之訓練，必須使他能用之於戰場。一切增加士兵麻煩的，必須丟掉。另一方面，兵必須練好。（「操場上艱苦，戰場上痛快。」）

六、指揮官必須以最大注意力關心士兵之須要。

七、士兵必須訓練得：和氣地對待民衆與俘虜。（「不要欺侮民衆，對俘虜要和氣，仁慈。」）

致勝科學廢除了一切士兵不需要的，而教以一切他在行軍和戰場上可能用到的。

日子在土爾清納就這樣過去了。命運又給年老的將軍短時間的休息。有一位這時與蘇沃洛夫在一起的人說：「我們可敬的老人很好。他很高興現在的生活情況。你知道這是他喜愛的季節——野外，練兵，露營，不斷運動；這就足夠使他快樂，不再需要別的了。」但這快

樂時期不長，命定這是最後一次的了。

一七九六年十一月加特琳娜死了，她的兒子保羅一世繼皇位。這位脾氣很壞的暴君，是一位對普魯士事物的熱情崇拜者。舊普魯士制服又重新在軍隊中使用，士兵必須把頭髮弄濕，撒上厚厚一層粉，讓它凝結起來，把一塊小鐵條，編在辮子裡，使之硬而直。還要加上假髮，垂在兩額角。過去那些惡劣的，拘泥小節的，許多破壞士氣的事都復了。進行得很好的整個演習，可以因為一個士兵大衣的扣子脫下來，而全部否認。盲目服從成爲至上法規。「士兵只是機器，由教範所產生的東西。」是保羅所說的金石之言。士兵犯一點過失，即要用槍托打一百板來處罰。爲着一點瑣碎罪狀，軍官們那怕有長期良好作績紀錄的，也要受申斥，並且加以最惱人的詞句。蘇沃洛夫學校裡的一位上校，接到阿拉克切野夫伯爵的這類申斥後，自殺了。而這位伯爵是保羅的左右手。當舉行更換近衛軍典禮時，保羅當場命令鞭打士兵，軍官降級。有一天，檢閱後，有一個團不知道怎樣惹皇帝不高興，就聽他這樣命令：「向西伯利亞——開步走！」於是這部隊就得從檢閱場直接出發，步行到西伯利亞。

沒有任何對立比蘇沃洛夫在土爾清納所採用的教育方法，與保羅在聖彼得堡所遵循的，更對立得尖銳了。蘇沃洛夫馬上起來抗議這種「普魯士鬼把戲」，這要與普魯士人，波坦金和他自己四十年的努力化爲烏有。俄國軍隊被拖倒退五十年，回到彼得的無能後裔時代。部隊的活精神被摧毀了，代替他的是毀壞士氣的機械服從。戰鬥力變成走鵝步，特殊俄國士兵品質的培養，讓位與灰色的做效普魯士方法。蘇沃洛夫以一個士兵和一個愛國者的姿態，出來反對這一切。過去他同意過偶然的讓步，並且任「宮廷陰謀」自行其是，但是現在職責不

允許他如此了。很久以前他即以「永不背叛我祖國！」爲訓條，而他直到死都忠實於這句話。阿諛的侍從們越來越時常報告皇帝老元帥的尖刻批評：「士兵以前是聰明而快樂，現在却垂頭喪氣，調換近衛軍是惱人的事。」「我的速度被減弱四分之一，因此原先是行軍四十俄里迎擊敵人，現在我們只能走三十。」「俄軍總是打敗普軍，這些人從他們那裡能學到什麼呢？」「沒有比普魯士人更聰的了。人家叫他的大衣是體傢伙。你這傢伙的頭櫛，或崗樓前經過，總感到有被傳染的危險，而他們的頭，吳得使人頭暈。」「頭髮看來，不是火藥末，假髮不是大砲。」「辨子不是軍刀。」「我不是普魯士人，我生下來是俄國人，」等等。此外，他還公開反對皇帝的命令。蘇沃洛夫拒絕採用新教範，繼續照他自己的體系訓練軍隊。他不解散他的參謀，仍照過去一樣，隨自己意思放假。

蘇沃洛夫反對皇帝所創造的全部革新軍隊方法。皇帝把舉行典禮時齊步走，看爲最重要，相信步伐越整齊，勝利越有把握。然而元帥却把檢閱場上的齊步走與操練，看作不重要。他所關心的定爲戰場而練兵，供給他們暖而與舒適的衣服和足夠與有益的食物。皇帝堅持士兵勿需思想。蘇沃洛夫厭惡木頭腦袋與盲目服從。皇帝採用普魯士辦法。蘇沃洛夫說俄國軍隊的習慣遠爲有效。皇帝簡直就不把士兵當人。蘇沃洛夫敬重每一個人的人的尊嚴。在這樣情況下，皇帝與其元帥之間找不出共同點來。

皇帝在他四週所看到的都是畏縮的服從，蘇沃洛夫之行爲，使他驚訝而憤怒。「我很驚異，」有一天他寫信給蘇沃洛夫說：「你，我們希望是第一個服從我們的意志的，而事實却是最後一個。」這不僅是責備，也是威脅，而他也並不延緩其執行。蘇沃洛夫的生活被開得

不能忍受了，勸告與申斥雪片似的飛下來，說他違犯條例，其中有些是真的，有些是想像的。最後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但又不願完全脫離軍隊，他呈請准假一年，「以便恢復我日益衰弱之體力。」但這被拒絕了。事情發展到這地步，一七九七年二月三日蘇沃洛夫交上他的辭職書。但在皇帝接到這辭呈之前，二月六日，他頒發命令，撤消蘇沃洛夫之職，理由是「沒有戰爭了，沒有什麼事好給他作。」

皇帝詔諭如有晴天霹靂。沒有人相信偉大的元帥名震遐邇，會像一個犯罪的小官一樣隨便就撤職了。蘇沃洛夫的仇敵慶幸於他的沒落，他的朋友漸漸離開了他。有十八位軍官，蘇沃洛夫會答應他們到他領地去當管家，如果他們跟他一同脫離部隊；而這十八位軍官却第一步首先細心考察皇帝是否真正不歡喜蘇沃洛夫，當發覺却是如此後，就決定不交上他們的辭呈了。

蘇沃洛夫自己則滿不在乎地忍受這命運的新變動。他又在土爾清納住了六個星期，直到他接到正式准他離職的公函以後，才動身到他在科布利諾的領地去。蘇沃洛夫脫離軍隊的消息，震動了部隊，特別在士兵行伍中；但是對元帥的被撤職各地所表現的廣泛激憤與悲痛，只增加了聖彼得堡獨裁者的恐懼和憎恨。撤蘇沃洛夫之職還不能使他滿足。他派大學士監定官尼可列夫火速趕到科布利諾，隨帶一新詔令：把蘇沃洛夫轉送到他更遠的波羅維基領地去，在諾夫哥羅德古柏尼亞之內地。不准陪伴蘇沃洛夫到科布利諾的任何軍官，隨他到這指定的住處去。出發的準備是如此倉促，他簡直沒有時間帶他的貴重物品與金錢。也不准他留下關於如何處理他的領地的任何指示。馬車已經預備好了，他還沒有向四外看看，就被擁入車

裡，車夫嘩起馬鞭，馬一躍而起，向北面馳去。

靠近波羅維基嶺，蘇沃洛夫有一處荒蕪的領地，名叫孔昌斯可耶。這名字的來源是從康涅——「末尾」——這字來的。因為這是從北方來的卡勒人居住之邊緣。這地方四週被湖水，泥沼，森林包圍着。蘇沃洛夫在這裡有幾百農奴，他們過着可憐的生活，不知道作買賣，只依這微薄多石頭的土地上求生活。一七九七年五月蘇沃洛夫到了這上帝揀棄的洞裡來。

莊園的房子是如此荒涼，簡直不能住人，蘇沃洛夫在一座兩間房的小屋裡住下，一間房是在另一間的上頭。他全部的傢具是一把騎椅，一張桌子，幾把椅子，一門書架。牆上掛着彼得一世，加特琳娜二世，和幾位家族的肖像。他到後一個月，他的女兒娜塔沙帶着她兒子來了。這大大地復活了被侮辱的元帥的精神。他開始以比較愉快的觀點來看他的命運。但兩個月後，他的客人走了，這位老兵又被撤下想他自己的苦心思去了。生活變得更加難受。

從聖彼得堡透來的消息，遠不能安慰他。皇帝惱怒他。沒人敢在部隊提到蘇沃洛夫的名字；軍隊完全控制。臭名遠揚的阿拉克切瓦夫勢力下，他雙手染滿了士兵的血，兵士被用槍托打得要死。更甚的，皇帝毀壞蘇沃洛夫的事業，還不滿足，他還要從經濟上毀滅他。忽然討債的從四面八方湧來，皇帝命令他償付。有些特別異想天開的。例如一位波蘭人要求賠償俄國炮兵一七九四年對於他財產的損害。全部債務達十萬盧布，而蘇沃洛夫之收入只不過五萬盧布。爲償還這全部債務，蘇沃洛夫的科布利諾領地被沒收了。這一切都使這老兵十分沮喪，特別是因爲他與貴族傳統相反，很痛恨欠債。他總教訓他兒子阿卡底說：「貧窮並不是下賤，但欠債却是非常下賤。」

這一切不幸，侮辱，迫害，幾乎把蘇沃洛夫鬧瘋了。他常整天地在屋裡來去地踱着，一個人影也看不到，沒有人可傾心相談。他處於致命的陰影中。有時夜裡睡不着覺，他走到樹林裡，徘徊到天明。

皇帝在等待着，他預料老元帥一定會請他饒恕。他是狂妄的暴君，但他知道蘇沃洛夫之放逐，不單在國內引起了不好的印象，而且在外國也是如此。但受阿諛諂媚之徒的包圍，他相信老元帥的驕傲精神不久就會垮台，即使他不參入諂媚之群，他也將想辦法委他軍隊中一個二等脚色，以緩和歐洲的公衆輿論。但時間過去，蘇沃洛夫並不妥協。一七九八年皇帝詔諭老元帥到聖彼得堡，並且討好似的，請他回到軍隊裡來。但蘇沃洛夫拒絕妥協，寧肯被放逐，不願出賣自己的良心。他回到孔昌斯可耶。他現在閱讀很多的書。他要人們送他德爾支哈芬與奧辛的詩，他訂閱各種報紙，熱情地注視着法國所進行的戰爭的發展。他馬上了解到拿破崙早年取得的勝利之重要性，就在這時候，他講出他有名的話：「這小子鬧得太利害了！該到他收場的時候了！」時間向前走着，他越來越欽佩這位偉大法蘭西將軍的軍事天才，這甚至於在他講到他時的態度，也表現出來。開始他叫拿破崙是小雛兒，後來叫小伙子，以後叫他「這青年。」有一天拉斯托普金問他，照他的意見，誰是歷史上最大的軍事領袖。想了一會他回答說：「凱撒，漢尼拔和拿破崙。」這時拿破崙才剛開始他的事業。這樣高度地賞識他的軍事天才，蘇沃洛夫渴望着他交手，切望打败他。

皇帝預料對法戰爭之可能，並且急於明了孔昌斯可耶的隱士之意見，他派普列伏斯特將軍到那裡去見他。蘇沃洛夫把上述的戰役計劃，簡短地描畫出來：留下兩個監視軍在斯特拉

司和盧森堡，毫不浪費時間地直撲巴黎，不要分兵去圍城。只有兩個人可以提出這樣的作戰計劃——蘇沃洛夫和拿破崙。那不用說了，保羅的軍事專家們是反對這計劃的。

樹葉枯黃，標示着短短的夏天正在過去，蘇沃洛夫短短的愉快時日也隨之消逝。四週一切都使他沮喪。陰鬱又統治了他。他寫道：「閑散使人隘息，而又疲憊。心靈如火焰，必須有東西維持它，如果不煥然明亮，則必將熄滅。」他的沮喪因身體的衰弱而更加劇烈。二七九八年十二月他訴苦說「我左胸比右胸還傷得利害，已經麻木五天了，一個月簡直不能動彈。」

但突然來了救星。一七九九年二月初，孔昌斯可那墳墓一般的靜寂，被一輛三匹馬並駕着猛衝進村裡的雪橇所打破了。其中坐的是皇帝的御使，圖爾布欽將軍，帶來皇帝陛下至高無上的詔書，任命蘇沃洛夫為意大利與法國作戰之俄奧軍總司令。

第九章 意大利戰役

保羅皇帝參加了英國、奧國、土耳其、那不勒斯聯盟，以抗拒革命法蘭西。這是奧國外交的成果，他們久已夢想在對法作戰時，仰賴俄國的刺刀。

俄國海軍駛入地中海，佔領了愛奧尼亞群島。同時有二萬人的部隊，裝備齊全，由六十歲的盧森堡將軍率領，受命向維也納挺進與奧軍會合。問題發生了，要指定誰作總司令呢？一切像樣的可任此職者，都是法軍的手下敗將，因此不能算數。英國政府的首領威廉·皮特與提議蘇沃洛夫。奧人經過長期猶豫，也支持這提議，要求保羅皇帝送這人來，「他的果敢與功業將保證這偉大事業之成功。」皇帝被說服了。他接到這請求慨嘆說，「你看俄國都是些怎樣的人啊！他們總是中流砥柱！」於是馬上派圖爾布欽將軍到孔昌斯可耶。皇帝害怕蘇沃洛夫會拒絕這聘請，他附上一封私札，帶着正式詔諭如下：

「亞歷山大，瓦西力維奇。這不是算老賬的時候。上帝將饒恕那有罪的一個。羅馬皇帝請求任命你爲他部隊的司令，把英國和意大利的命運交到你手裡。贊成此點是我的責任，你的，則是去拯救他們。火速趕來此間，不要丟掉你光榮的聲譽，和我看到你喜悅。」

然而亞羅的焦慮是無根據的。過去的委屈對蘇沃洛夫算得什麼，當這種誘人的遠景出現了：率領他「神妙的英雄，」——他總是這樣稱乎他的士兵——攻打那世界上最兇猛的部隊！他很久以前就說過：「我認爲這是上帝對我的處罰，直到現在我沒有逢到拿破崙一次！」克萊育和拿破崙首要將領相會之前途了，並且也許遇到拿破崙本人。陰鬱，疾病，委屈，馬

上却忘掉了。第二天他已在到聖彼得堡的路上。有一件有趣的小故事，聯軍總司令沒有放費，他只好向村長馮卡借二百五十盧布。幾天以後他到了首都。

蘇沃洛夫回到軍隊的消息，不但在部隊引起歡騰，就是在人民中也一樣。馬車在大街上走過，成群的人在車後跟着。他的榮譽似乎因被放逐於孔昌斯可部，而益灼燭。

蘇沃洛夫二月末離開彼得堡到維也納去，路上在多姆停留一下。法蘭西之僑王路易十八，在此留亡。後來路易說，蘇沃洛夫給他一條大軍旗，才家的向象，並且接着說，「他的怪癖似乎為國人的廢話，假若這不是從一尖銳與有遠見的心中，經過仔細計算所產生出來的。」蘇沃洛夫也在去罷那少住一會，他心愛的凡納哥與斯葛爾在這兒。這一兵團整齊請求檢閱，老將軍神采奕奕在行伍中走過，招呼老兵。名字，擁抱，問，和他開談。檢閱末尾，彼得與卡巴諾夫從隊中走出來，代表所有士兵，請求帶他到意大利。蘇沃洛夫感動了，但是回答說，沒有皇帝允許他不能這樣作。三月十四日他到維也納。大副戰役要開始了。

奧國，一切軍事問題統由宮中軍事院解決，他理想維也納將軍直接與軍隊的一切細微行動，共有害影響真其達到了極點。蘇沃洛夫無意於任何軍事行動，與人別相干與。當奧軍事院人員來到他面前，想要和他商討戰役計劃時，他唐突地告訴他們，他要在當地決定一切。奧國人於是拿出他們的計劃，那是要壓迫法軍退至阿薩河。蘇沃洛夫把筆在計劃上一畫說道：「我要從阿薩河開始……而到那裡為止，隨上你的喜吧。」他回答的後半節，只不過是花腔而已，無疑的他已把他的戰役計劃作好了，但照他的老習慣，

只是一般的綱要，將來要根據戰時之實際情況而變動。

一七九三——一七九九年之間，是法軍接連取得顯赫勝利的時期。這有許多理由。法國女兵在革命傳統影響之下，被他們新的理想所鼓舞；「自由，平等，博愛。」這個口號就可表達出來。相信他們是把自由帶給那些仍呻吟於半封建狀況下的人們，他們以無比的熱情戰鬥著。而實際上，在九十年代末頁，執政內閣和拿破崙時代，法國革命戰爭已蛻變為侵略戰爭，但是法國軍隊仍是由那些從戰績提升而非貴族出身的將領所統率。並且革命創造了新的軍事制度。軍隊輕便而靈活。他們沒有攜帶大批的笨重行李，而是依賴於他們作戰國家的人民，其原則是「以戰養戰。」由於不間斷作戰，缺乏時間訓練士兵作複雜的演習，過去的信條復活了，依賴於以冷兵器猛烈攻擊的效果。以縱深集團隊形，或疏散隊形作戰，代替過去的老橫隊隊形。以猛烈進攻戰術，代替過去的小心、膽怯、等待戰術。法人很少注意掩護側翼，節省人力，保護交通等。他們以無畏果敢發起猛攻；為極力突入或迂迴敵人陣線，他們不避疲勞飢餓。法國將領的口號是：「假若還有沒作到的，那等於什麼也沒作到。」此外還加上：「拚一切力量，彷彿這就是最後一着。」被迫與這樣勇猛的敵人作戰，舊軍隊是一敗再敗。

唯一可以和法國制度相匹敵的，是蘇沃洛夫的制度。普魯士老元帥麥倫道夫坦白地表示：蘇沃洛夫是當代唯一軍事領袖，能了解法國軍隊的精神和素質，並迅速地找出戰勝他的有效與成功的辦法。關於戰術，蘇沃洛夫有由縱隊形成的寬正面混合陣線，更重要的是，他以同樣的英勇，機動與頑強對付法軍。他的格言：「驚慌就等於失敗了一半」，「死亡會從勇

士的軍刀和刺刀下逃避」，「最妥當的勝利辦法是要從敵人營內去找」，「鹿能穿過的地方，兵就能穿過」，「一分鐘能決定戰鬥的勝敗。」——這些表達他一貫的軍事哲學的格言，和法國革命作戰原則是相同的。提議請蘇沃洛夫作總司令時，皮特顯然是由於一句俄國成語所表達的原則出發的：「用楔子打下楔子。」他了解舊戰術已經過去了，蘇沃洛夫的戰術是法國戰術的先驅，而法國戰術曾使俄軍隊超越一俄軍隊。俄軍爲實行這種戰術，軍隊由他們所訓練成，每逢戰鬥必拚出一切力量，如蘇沃洛夫所說：他的總志是打得「像拚命一般……沒有可比擬的傢伙更可怕了。」因此無怪外國評論家表示俄國軍隊「是堅韌如城壘。」

巨大的關守擺在前面，蘇沃洛夫並不輕敵。聯軍在意大利，瑞士，尼德蘭，荷蘭等處地與法軍作戰。蘇沃洛夫奉命指揮駐意大利之部隊有六萬六千奧軍，一萬七千八百俄軍；俄軍內有一萬四千二百步兵，二千八百哥薩克，八百炮兵。以後與普魯士軍團一萬人與之會合。蘇沃洛夫愛叫他：「好老爺爺米克。」法軍駐羅馬和那不勒斯的部隊由天才將領麥克唐納指揮，在北意大利的山羊老的，無名無能的斯雷里將軍指揮。

蘇沃洛夫急忙趕到戰區去，達到一隊一隊的部隊在途中行進。看到他快速的部隊被長串的行李車所拖累，他不斷地嘆氣。許多軍官帶着老婆，不是幾個傳令兵，而是成堆的僕從。有的甚至帶着一羣獵狗。然而蘇沃洛夫一到司令部，一切彷彿玩魔術似的全部改觀了。部隊緩緩的步調，變成急行軍。十八天走五百二十俄里，有時一天走六十俄里。由於過去行軍的消耗，士兵的靴子簡直都成碎片了，但是軍官和士兵仍繼續赤腳前進。跟不上這速度的，掉

下隊來，被放在行李車裡。蘇沃洛夫下令把皇帝倡請的辮子假髮等都丟下。兵士把他們的禿頭露在南方太陽下，都感到十分歡喜。奧軍也想和俄軍同樣行軍，但他們証明不能如此。蘇沃洛夫不喜歡他們，顯然他們不能擔當這次硬仗之艱苦。

四月初，蘇沃洛夫未遇任何抵抗，到達采羅那。在此舉行蘇沃洛夫受職最高統帥典禮。他自己立此項言，閉上眼，盧森堡將軍正式地給他介紹所有的俄國軍官及數位奧國將官。聽到每一個他小熟識的名字，蘇沃洛夫就囁囁着說：「從沒聽見過，天啊，我從沒聽見過：好吧，你們大家彼此會相識的。」這人大冒犯了采羅那的龍口，他們以為他們才是這次戰鬥的主要英雄，然而當一位有經驗的軍官介紹給他時，蘇沃洛夫親切地招呼他，和他談一會話，回憶他們一同作戰情形。他對年輕的采羅那道羅特親熱，從孩子時他就知道他；他熱烈地擁抱巴格拉提昂公爵。

蘇沃洛夫完所有的名字後，成群的輝煌俄奧將領們，焦急地等待着聽他們新總司令要講些什麼話。蘇沃洛夫來回地踱了幾次，於是使他們大為吃驚，他開始自然自語地囁囁着說：「串連貫的句和句子，彷彿沒有別人在他面前：『服從』，『操練』，『行軍步伐』，『俄尺』，『接敵一俄尺半』，『先頭不應等待後尾』，『突然攻擊』，『如晴天霹靂』，『少射擊，仔細瞄準』，『敵中部』，『用刺刀猛刺』，『我們來打這些不要上帝的，下作同法國人。他們用縱隊作戰，我們也以縱隊打擊他』，『不要欺侮民衆』，『他們要求投降時，答應他。』把他所有的格言，這樣唸了一遍後，他下令部隊出發上陣。半點鐘後，先頭部隊，由巴格拉提昂將軍率領，行隊未盡那。

當時軍事形勢如下。法國斯雪里將軍帶二萬五千人，在困難條件下撤退，以便與麥克唐納將軍之部隊會合，留下堅強守軍於數要塞，包括第一等要塞曼杜亞。蘇沃洛夫之作戰計劃，他曾向米拉將軍解釋過，是猛烈追擊法軍，留箝制部隊應付各要塞。米拉順從地接受了這計劃，雖然他遵照辦却懷疑地說：「我知道你是一前進將軍。」「不，不，爸爸米拉，」蘇沃洛夫回答：「前進是我的口號，有時我也向後看。」

蘇沃洛夫留下部隊圍困曼杜亞和烏斯卡立要塞，另派出幾支部隊去箝制敵人，並威脅法軍側翼，自己率領主力二萬九千奧軍，一萬一千俄軍，進入意大利心腹，向米拉挺進。法軍急忙退却，丟棄部份大砲，破壞道路，在尾部的要塞中，留下少數守軍。其中第一個是布里斯亞，法軍以一千二百六十人守之。蘇沃洛夫知道第一仗有關士氣，他派一萬五千人強攻之，但該城之指揮官知道抵抗無益，投降了。

前進以毫不減低的速度繼續着。奧軍不習慣於這步調，成百地掉隊，咒罵他們的命運和俄國元帥。全體奧軍在傾盆大雨中渡過一河後都開始嘟囔起來，米拉自己也表示不滿。但蘇沃洛夫不肯讓步。他送給米拉一封信說：「抱怨的話我聽到了，甚至還有說步兵的腳濕了，他繼續說：『任何人如果身體不好，可留在後方……』」講怪話對任何軍隊都是沒有好處的。」奧軍的吵嚷止下去了。但此後，蘇沃洛夫了解了，他要兩面作戰——對付法軍，並且還對付同盟軍。

四月二十五日聯軍到達阿達河。這是到米蘭之路上的重要天然障礙，蘇沃洛夫知道法軍企圖防守之。他渴望的戰鬥要開始了。

雖然斯摩里將軍所率領的部隊較少，但他決定利用河流的寬廣，兩岸的陡峭，抵禦敵軍，以等待援軍到來。但是他未能組織這一防禦。法軍戰線延長一百公里，陣線非常單薄，沒有一點可作堅強抵抗。蘇沃洛夫不像法軍那樣常用迂迴側後包圍敵人的戰術。這大都是因為敵人兵力總比蘇沃洛夫的大，而在這種情況，正當的戰法是突入敵人陣線。然而在河達、蘇沃洛夫的部隊多於法。察明法軍陣線延伸之長度後，他堅持他的戰術，決定突入雷里的陣地。他決定由聖折瓦西奧過河，並命令於該處架橋。為救法軍，並阻止他們縮短陣線，他命令另築兩座橋，一個在羅底，另一個在勃索，相距五十公里。因為傾盆大雨，聖折瓦西奧架橋工作進行得很緩慢。蘇沃洛夫扔下他的雨衣，帽子，挽起衣袖參加士兵築橋。這樣鼓勵了他們，士兵很快就把橋完成。然而，渡河須推遲了，因為巴路拉提昂的部隊在勃索發起的戰鬥，突然達到法軍一強大部隊，遂陷於困境。經過堅強抵抗後，法軍被擊退。但斯雪里抽出其一部預備隊到勃索，却更削弱了他在聖折瓦西奧的中心陣地。

渡河由第二天上午五時開始。當正在進行時，蘇沃洛夫接到情報說斯雪里被擄職，莫婁將軍代其職位。莫婁雖只三十五歲，但已經很著名，成為當代最有天才的將領之一。蘇沃洛夫接到消息笑了。他說：「擊敗一庸才是沒有什麼光榮的，我們從莫婁所奪取的桂冠，其青翠與燦爛會更長久一些。」

莫婁將軍馬上開始集中其分散的兵力，但已經太晚了。法軍重組其軍隊須一整天，但蘇沃洛夫不給他時間。哥薩克百人隊，由阿塔曼、貢尼索夫率領迅速地渡過了河，使步兵展開有了安全保障。法軍英勇作戰，但是他們忽然聽到大砲在他們後面隆隆地響，於是潰逃了。

蘇沃洛夫出現於戰場每一重要地方，而他之在場大大興奮了部隊士氣，甚至對奧軍亦然。法軍傷亡約二千五百人，被俘五千人。聯軍損失二千人。到米蘭的大路敞開了。

蘇沃洛夫以其一貫的和善態度對待俘虜。二百五十名軍官，宣誓後都被釋放。對於同時被俘的塞呂里耶，蘇沃洛夫把指揮刀還給他，俏皮地說，他不能剝奪像他這樣要得好的人的指揮刀。塞呂里耶聽這話振着起來，極力證明給蘇沃洛夫看，他進攻的辦法是多麼冒險。元帥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這有什麼辦法呢？這是戰鬥中我們俄國人所有的一種辦法；如果我們不能用刺刀殺出一條路，我們就用拳頭打出一條路。而我在這個把戲上是數一數二的。」

四月二十九日聯軍勝利地進入米蘭。俄奧軍都受到崇高的獎賞。爲慶祝勝利，在米蘭廣場上舉行閱兵式，米應得揚揚，有些昏了頭腦，彎腰去抱蘇沃洛夫，失了平衡，摔到馬下，給大家看了笑話。唯一不滿意的是蘇沃洛夫。他認爲以兩倍於敵的兵力強渡阿達河，這一勝利是沒有什麼可吹噓的，但損失的重大却證明敵人的本領。然而主要的是沒有很好的利用這勝利。大概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未能追擊敗竄之敵，而讓他戰敗後得以恢復。原因是他手下的戰事仍不妥善，而奧軍受剛才戰鬪的影響，還沒有恢復。他們沒有我元帥之頑強。「我差不多沒有時間訓練我的部隊」，他很懊悔地寫信給拉周莫夫斯基說，後者是俄國駐維也納的大使。他明白阿達戰鬪的精神意義遠大於戰略上的重要性。

(註)：前面所說之日期，都是按舊曆。此後所有蘇沃洛夫在國外的活動，都是按新曆。

這樣，總結此次戰役的第一階段，十天功夫蘇沃夫前進一百公里，打一次勝仗，征服了巴龍德。奧國軍事院之到達阿連計劃，是被超過了。但蘇沃洛夫認爲這不是結局，而只是戰役的開始。他渴望着進軍巴黎，而這只有先擊敗意大利之法軍才有可能。在他們前面的是急忙撤兵的莫婁；麥克唐納四萬人的部隊正從意大利中部來此。還有不少法軍強固要塞在後面，問題是先捕捉那一個呢？奧國軍事院不斷要求佔領那些要塞。然而蘇沃洛夫却急於打擊敵人之主力，但爲着免去奧軍事院的麻煩，他調出一半以上之兵力，去進行圍城戰鬪。

在米蘭駐軍兩日後，蘇沃洛夫帶領三萬六千人的部隊出發，半數是我國師團，他們來得很遲，一半是因爲離開俄國太晚，一半是因爲奧國參謀部之無能。他向皮芒省之首府都靈方向移動，企圖截斷莫婁從瑞士和沙弗亞來臨之增援，並在皮德芒省全境發動叛亂，這樣取得進攻里維拉之基地。其次，奪取都靈可以獲得大量的軍火儲藏。

向都靈行軍是艱苦的，太陽酷熱，兵士在塵土飛揚中行進，汗如雨下，人渴得要死。蘇沃洛夫縱馬跑到各縱隊之前，然後停下讓他們通過，愉快地向每一個經過的連隊招呼。他命令每一連隊在先頭的軍官，背誦每一士兵必須學習的十二個法國字。爲着聽到這些字，士兵必須緊跟在他們軍官的後面。用這種辦法，使其士兵忘掉行軍的艱苦，幫助他們跟上部隊。

因奧國軍事院的堅持，蘇沃洛夫作了讓步，推遲了進攻作戰，等待增援部隊的來到。在都靈過了好幾星期。在這裡他下令說，假若有任何居民控告軍隊虐待他們，「那麼該團營之最高指揮官必須命令如數賠償損失，如果適當款項無法找到，那麼由他自己掏腰包。搶劫的要重打……」蘇沃洛夫很知道，對於士兵那是多麼困難，他們食糧菲薄而不准搶要，又在這

樣一個外表非常豐富的國家；但他堅持他的原則。在這一點上，他的動機大部是想保持他祖國的尊嚴。他常說：「我因為是一俄國人而自豪」，並且很嫉妒俄國士兵的榮譽。

終於增援來到了，是白勒戈德將軍率領的兵軍八千人。蘇沃洛夫交與他的命令，開頭說：「行動是士兵最高的德性。」他命令巴格拉季昂將軍訓練這些士兵，「介紹給他們用冷兵器戰敵的秘訣。」新戰鬥開始的時期要到了。

蘇沃洛夫留下一萬五千人的部隊與莫婁作戰，自己趕往迎擊麥克唐納，他是前來解曼都亞之圍的。蘇沃洛夫命令圖曼都亞的指揮官克瑞將軍留下一小部隊在該地，率其餘部隊趕來與他會合。克瑞將軍送來的回信，是他接到的奧斯陸的命令抄本，該命令說一個人也不准調離曼都亞。這對於蘇沃洛夫如晴天霹靂。雖然聯軍之總數超過克唐納，而他在這決定關頭的兵力却被後者超過了。論及這時形勢，克勞塞維支說：「蘇沃洛夫之堅定計劃，使人無限敬佩，但碰了壁，這在他是不可能預料到的。」

元帥看了克瑞將軍的回信，氣得咬牙切齒，但是現在爭論是太晚了。麥克唐納完成了他出世的行軍之後，一星期走了二百三十公里，跨過大山，打了一仗，即猛撲與軍，壓迫他後退，然後前進與莫婁在托那會師。蘇沃洛夫之一切成就都在危急中，但蘇沃洛夫並不驚異。六月十五日下午十時他出發離開了亞力山大。他的部隊由於剛從都靈之強軍已很疲勞，那時每日走五十公里，經過泥濘道路，爲此元帥在一命令中環感謝過他，而現在他們又須要用相彷彿之速度行軍。十七日晨，他的主力到達斯特拉德拉，並在那裡露營。突然一信使馳馬來到營中，馬是鬣滿唾沫，報告說，麥克唐納在攻擊鄂特將軍指揮之奧軍，甚急。

看來發覺蘇沃洛夫前進，麥克唐納決定在他到來之前，摧毀聯軍之前衛。如果這一着成功了，全軍即處於混亂。爲防止這個，緊急措施十分必要。蘇沃洛夫命令米立將軍率領部隊三千人前進，而他自己則帶領其餘部隊幾小時後即行跟進。

由於一星期前強行軍的疲勞，兵士幾乎拖不起自己的腳。烈日把地都燒焦了。人們渴望着水，想片刻的休息。軍隊通過的道路，散滿了掉隊落伍的。但蘇沃洛夫只意識到一件事情——必須趕快。總是快活的他，由傳令兵伴隨着，在縱隊之間馳來馳去，請求，命令，督促兵士向前——「快點！快點！」在這兒，他的理論：兵士沒有什麼事作不到的，要受到測驗了，而結果成績斐然。兵士不是走，而是跑，彷彿有什麼心事似的。那些不能跟上這烈日下瘋狂的進度，走出隊來，躺在路旁休息，稍微恢復了一下，又跑上去，追他們自己的單位。論及這次空前行軍，當時外國某一位作家說：「其所保持之軍事序列，是無可稱道」，而這表示了他們多麼不懂得那鼓舞這些兵士的精神啊。

另一信使來到，報告說鄂特將軍的部隊在聖折奧瓦尼幾乎不能堅持了。他們實在被嚴重地壓迫着，能如此頑強抵禦優勢的法軍已經算得可嘉了。但克勞維支論及這一戰鬥說：「奧軍之堅持是由於怕蘇沃洛夫。因此，就在這時候，蘇沃洛夫天才已開始影響這戰鬥。」

蘇沃洛夫採取一新決定。由巴格拉提昂陪伴着，他率領四團哥薩克，兩團奧國龍騎兵，馳馬前驅。下午四時，麥克唐納派出之一波薩軍，由董布勞斯基指揮，完成了對奧軍之迂迴。但在這緊急當口，蘇沃洛夫出現了。向戰場上一瞥，即足夠使他把握了整個的局勢。他命令兩個騎兵團去攻擊波軍，另外兩個團攻擊另一法軍側翼，求得扯住敵人，爭取時間，然後

兵之來到。這一目的是達到了，一點鐘後，成群的俄軍開始來到了。蘇沃洛夫命令巴格拉提昂即刻帶領他們進攻。後者請求蘇沃洛夫祇少再停一小時，解釋說現在每一連來到的還不到四十人。「但麥克唐納的還不到二十人」，蘇沃洛夫淡淡地回答。「進攻，上帝與你同在！」

巴格拉提昂開始了攻擊，其餘俄軍士兵來到的就參加進去。敵人兵力超過了俄軍——一萬九千人比一萬二千人到一萬五千人。雖然如此，下午九時，麥克唐納被逐退至距特列比亞河七公里處。戰鬥停止了。

蘇沃洛夫以他驚人的行軍，三十六小時走八十公里，並即刻投入戰鬥，破壞了麥克唐納的計劃。然而法軍統帥決定次晨交戰，希望莫裏能到達河邊與他會合，這樣使聯軍陷於腹背受敵。他知道奧里維和蒙里查帶來的增援部隊正在路上，預計第二天可以到達。他決心等候他們，然後發起攻擊。然而蘇沃洛夫比他先走了一着。他自己於十八日向麥克唐納發動進攻，企圖楔入法軍左翼，他轉眼工夫就了解了這是敵軍陣地之致命地區。摧毀這一側翼後，蘇沃洛夫即壓迫法軍至波河，截斷了他們和莫裏的聯系。於此，蘇沃洛夫開始去殲滅麥克唐納的部隊，不顧他們數量上的優勢。

我們已知在接受統率任務時，蘇沃洛夫說過，「用縱隊擊敗法軍。」這就是他現在所採用之隊形。他的部隊以縱深梯隊前進。巴格拉提昂的前衛走第一，其次是福斯特和薛非可夫。蘇沃洛夫將軍部隊，拉布可維率領的騎兵隨之，博列利率領之師團作殿軍。蘇沃洛夫的作戰命令，以這句話結束：「不要命令『站下！』這不是操演，而是戰鬥。」「攻擊！砍殺、

歡呼、敲鼓、音樂！」在這些戰鬥命令中之另一特點如下：「假如敵人投降，答應他；只要他放下武器；」而這是在一決死戰鬥的前夜，敵人是英勇的，兵力遠超過他自己。

一貫的，他總是大膽的計劃，細心地執行。蘇沃洛夫派出一支部隊去佔領波比奧，阻止敵人沿河北行。這是蘇沃洛夫料敵如神的典型例子。因為他沒有接到任何確切情報說法軍企圖向這個方向移動。攻擊由哥薩克發起，他們如潮水般湧向敵人，殺死六百人，迫敵後退。但新到的敵軍繼續堅持陣地，其次，法軍得地形之利，該處不便於進攻作戰。唯一的開路地，是河道形成的，水淺得只及人腳踝。就在這裡，許多激烈的戰鬥進行着。

突然，在中午法軍增援來到了，麥克唐納原估計他們要在第二天才能到。法軍現在超過俄軍約三分之一。他們集中十六個營在左翼，以對抗俄軍之十一個營；但巴格拉提昂仍把他們趕出了陣地，壓迫他撤退。假若聯軍的預備隊這時趕到，敵人就會被打敗。但是米拉只要下午五點才與敵人開火，滯留了博列赤的預備師，結果在這天傍晚法軍被迫全線退却，但仍保持了他們的戰鬥力。論及魁時局勢，克勞塞維支說：「米拉年老而膽小，總以為自己支持的一點是最受威脅的。」蘇沃洛夫讓他的戰鬥命令原樣不變。他所處地位的不明確，使他不能米拉的職，所以他只能重覆他的要求：馬上把預備師調來。

第二天麥克唐納發起進攻，努力想迂迴聯軍，預計莫婁可以隨時出現於敵人後方。他巧妙地佈署他的兵力，在許多地方都取得了不少優勢。他把部隊分散成兩個集團：北面集團有一萬四千人，其任務是摧毀奧軍於聖尼可，南面集團有二萬二千人，其任務是摧毀俄軍於卡沙勒。巴格拉提昂向迂迴左翼的董山勞斯基軍發動一快速進攻，並擊潰之。波軍接連遭

受三次挫敗，全軍喪膽，退過河去，再也沒有參加戰鬪。

當巴格拉提昂之部隊與波軍作戰時，法國師團由維克多和呂斯卡率領衝入俄軍陣地中形成的裂口，利用四倍於俄軍的優勢兵力，開始進迫。俄軍雖被圍，但不知「退却」一字，士兵仍拚死戰鬪。乘投彈兵圍之後排，一個向後轉，於是這一團人就向四面射擊。法軍無法雜毀之。他們堅持着，最後才突出重圍。俄軍緩緩而退，不時被其更果敢同伴的榜樣所激勵，他們用白刃只撲敵人。在這激怒與自我犧牲的果敢狂流中，很難看出那一方面是退却，那一方面是追擊。

法軍堪稱敵手。對死毫不恐懼。一次又一次地，他們猛衝過來，一步一步地前進。聯軍右翼總指揮蓋森將軍送給蘇沃洛夫一信說，不能再抵抗下去了。蘇沃洛夫指着他靠着休息的大石頭，對帶信來的傳兵說：「試試搬搬這石頭。你搬不動？這不可能？好吧，撤退也是不可能。」巴格拉提昂部隊的返回，稍微緩和了這形勢，但是兵力相差太遠了。巴格拉提昂已親自跑到蘇沃洛夫面前，堅持撤退之必要。「太遭了，彼得公爵」，蘇沃洛夫沉靜地回答。站起，他招呼他的馬，騎上跑到右翼去。在路上他碰到一群士兵，一面用步槍火力擊退敵人，一面却混亂着後退。蘇沃洛夫從馬上跳下，走進逃跑着的人堆裡。「快一點！快一點！」他喊着。「往前帶！加倍快！走！」跑了一會後，他突然停止，用全力喊叫：「站下！」士兵們在靠近矮樹林的地方站下了，有一門砲隱藏在那裡。後面追來的法軍，達到一陣砲彈。就在這剎那，蘇沃洛夫出他的指揮刀，命令士兵衝鋒。一營輕騎兵和一團哥薩克，在不遠的地方停下喘息。他命令他們協助這衝鋒。這攻擊是如此勇猛，法軍以為

昇新部隊了，夢想也沒想到這就是剛才在他們面前潰退的軍隊。蘇沃洛夫在彈雨中沿戰線馳去，鼓舞其士兵，他的秘書福熙驚得瞪着眼睛看，在任何地點只要他的白襯衫一出現，俄國士兵就開始反擊敵人。德凡爾登將軍和福熙並馬走着，笑着說：「我過去看到這情景不只一次了。這老人像一活法師。只要他在部隊裡出現勝利就肯定了。」但這並沒有什麼奇怪或神秘。這是由於蘇天各，這位軍事領袖之非凡品質，他有一眼就能把握局勢的能力，判定敵人的弱點，並攻擊之。法軍的進攻被俄軍的英勇與巧妙抵抗所擊破。法軍最好的部隊之一，第五混成旅，曾經百戰百勝，聲名顯赫，現在狼狽逃竄了。很有趣的是米拉又是不了解這局勢，只用了他預備隊的半數，而其餘一半整天沒有動作。

入夜，兩軍各據原陣地。就在這時有人報告蘇天各夫說，莫婁的前哨，在俄軍後方出現。這時有被包圍的危險，但是沒有什麼可怕的，總司令決定堅持陣地，次日再戰，打敗了麥克唐納，再把全部兵力加在莫婁身上。克勞塞維支論及這一決心說：「我們對於蘇沃洛夫不願莫婁之威脅決心擊敗麥克唐納的贊揚，真是無辭可以充分表達。」實在的，在戰鬥中堅持一固定計劃，是不容易的，但更難的是，當情況突然變化時，須要採取新的決心。但蘇沃洛夫對此是無比的行家。在下定這一決心時，他是根據他自己的原則的：一口一口的吃掉敵人，先打擊那最危險的部份。

然而麥克唐納的部隊是已經被擊敗了。在他召集的作戰會議上，他表示他們遭受了非常重大的損失。兵團瓦解了，大炮缺乏炮彈。實在的，聯軍方面也遭受了重大損失，但是他們却充滿了他們老元帥所特有的鋼鐵般的意志。

午夜，未能接到莫裏行動的情報，麥克唐納開始退却，留下他的露營柴火在河岸燒着，以欺騙俄軍。第二天早晨五點鐘，哥薩克巡邏兵報告沃洛夫說，敵人已經走了。他馬上命令部隊前去追擊。維克多師是法軍的後衛，被擊潰敗。著名的第十七混成旅，是法軍之驕子，也全部被俘。麥克唐納的部隊，退至里昂甚已。法軍雖不斷地向追兵反噬，但他們已不算是什麼真正的軍事力量了。在三天過程，他們損失六千人，在退却時又損失一萬二千人，內有將官四名，軍官五百零二人。根據蘇沃洛夫給俄皇的報告，俄軍損失是死六百八十人，傷二千人。這樣結束了特列比亞之戰。

甚至愛用顯微鏡尋找蘇沃洛夫在作戰中的缺點的外國歷史家，也不得不對這次戰鬥中他的行為表示讚揚。關於這點克勞塞維支寫道：「綜上所述，我們必須嚴密注意蘇沃洛夫精神對當日事件之影響。在他出現的地方，聯軍雖兵力小於敵人，仍取得了決定勝利。在另一方面米拉波由於怯弱而吃虧，而這怯弱假若不是蘇沃洛夫在跟前，會更顯著的。」這位大公無私的偉大權威家的讚美，是和法國人他們自己的意見完全符合。正如莫裏所表示，向特列比亞的行軍，是「戰爭藝術之頂點。」麥克唐納也抱相同的意見。一八〇七年在屠艾勒力舉行的歡迎會上，他指着在拿破崙周圍跳着的一群人向俄國大使悄聲說：「這流氓在屠艾勒力不會住多久的，假若你們再有一個蘇沃洛夫。」

雖然全不懂戰爭藝術，保羅皇帝却送給蘇沃洛夫一幅他自己的肖像，用鑽石鑲的框子，還有一個優渥有加的詔勅。奧國人却很高興，他們用嫉妒和憎恨的眼光看蘇沃洛夫。奧國皇帝送給蘇沃洛夫一封曖昧不清的詔勅：說他的勝利主要是由於「你常逢到的好運氣。」這

深深地刺激了老元帥。在他給維也納的俄國大使的信上，他用羞人的譏諷說：「羅曼皇帝說好運氣……一個軍隊的傻瓜也和我談過瞎運氣！」在另一次他說：「沒有好運氣是很糟糕的，但是沒有天才却是倒霉運氣。」

「戰爭的運氣，是在有天才的軍人方面。」這才是這位偉大俄國軍事領袖的哲學。

x
x
x

蘇沃洛夫讓他的主力追擊法軍到三十公里後，即招呼停止，給部隊一天休息。留下鄂特將軍繼續追擊，他自己則回頭進攻莫婁。然而莫婁却躊躇着不肯應戰，撤退到里維拉。

蘇沃洛夫作挺進至里維拉的準備，企圖由那裡挺進巴黎。但在這當口，他接到奧國皇帝的命令說：「完全放棄遠距離的和冒險的行動。」接着又來一道命令：「立即開始並結束曼都亞之圍攻戰，不得延誤。」蘇沃洛夫想把特列比亞的勝利，轉變為戰略優勝，這一切計劃全垮台了。蘇沃洛夫天氣極，這些討厭的奧國人，束縛了他的手脚，他不得不浪費寶貴的時間於無益的爭論。

法人充分利用了蘇沃洛夫被迫的停滯。麥克唐納到達了熱那亞，在那裡和莫婁會合。從法國來到了增援力量，隨來的還有一位新司令，年青而大膽的戰士周培特。在士兵中他很有威名，拿破崙描畫他是「一位有投彈兵的果敢，大將軍的能力。」周培特是直接行完婚禮就離開了法國到意大利來，告訴他的新娘子說，他回來時不是一位勝將，就是一具屍體。莫婁

把兵權交給他，抑制自己受創的高傲心，情願做他的顧問。周培特是莫裏的老友，馬上接受了他合作的提議。

雖然法軍兵力不過四萬五千人，周培特却決心要轉守為攻，企圖馬上解曼杜亞之圍；而該城已被佔領，他却還不知道。他開始出發時，正當蘇沃洛夫以瘋狂的努力，打破奧人的固執，使他們同意進軍里維拉。法軍的行動，好比一把鋼刀，將這場丟人的爭論，一刀切開了。

蘇沃洛夫命令前哨部隊不要阻止敵人的前進。他的目的是想引誘法軍離開山地到平原來，以便用他大批的騎兵和炮兵殲滅之。一七九九年八月二日即發下一道命令說：「前哨部隊……必須努力取得關於敵軍的正確情報……逢到優勢敵人即須撤退，不要希望有任何援兵。我們的目的是誘敵人入平原。」這一命令值得特別注意，因為他所審判的行動，在當日差不多還沒有人實行過。他不信任未經證實的報告，因此巧妙的佈署兵力，使他能夠隨時把部隊調到周培特可能出現的地方。

八月十四日雙方互相接近，衝突一觸即發。法軍集結於此的兵力為三萬五千人，聯軍為四萬五千人到五萬人。這是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蘇沃洛夫有優勢兵在他這一面。這次他不能進行精神戰了，那是他戰法的特徵，他直覺的感到周培特在任何情況下是不會撤退的，因為他害怕部隊士氣會因此受挫，或者失去對他自己的信心。於是蘇沃洛夫帶維平原編下陣式，使法軍遠看離離可數。而結果恰恰不出他所預料。周培特帶聯軍兵力遠超過自己，但一直到這當兒他還自信必勝，現在却喪膽了。他召集作戰會議，幾乎所有的將領都建議撤

退至熱那亞。法軍總司令陷於進退維谷中了。第一，退却是恥辱；第二，在一強大敵人面前退却是一件危險的事。他擬明晨再決定，但是拂曉他接到報告，聯軍已發起進攻了。

蘇沃洛夫在諾維之戰發出的命令沒有保存下來，軍事專家們關於元帥計劃的性質，見解不一，大多數的意見是說，他企圖把主要攻擊，指向法軍左翼。另外的一些人則相信他的攻擊左翼，只是一種箝制性質。但要預料法軍如何動作是很困難的。他們的陣地，蘇沃洛夫看不到，其地區是溝谷和葡萄園交錯着，頗適宜於防禦。克勞塞維支寫道：「在諾維之陣地，其正面如以強大集中之兵力作戰，可看作是最強固的。」蘇沃洛夫自己也以相同的字句描寫他們。在他的報告上他寫道：「這樣，我們進行了一次最頑強、最血腥的戰鬥有十六小時，而那陣地給敵人的非常便易，也是歷史上少見的。」

知道岡培特的猛勁，蘇沃洛夫計算他一定繼續追擊聯軍於平原，但是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毀了這位軍事心裡專家的計劃。聽到第一槍響，岡培特馳往前線，當他瞭望攻擊狀況時，一顆流彈打中了他。他極力喘出一句：「進攻！永遠進攻！」於是就死了。他的犧牲沒有讓士兵知道。莫裏將軍接着指揮，他增強了左翼，擊退奧軍之進攻後，他嚴令士兵不准追擊。看到這情形，蘇沃洛夫讚揚他的對手說：「莫裏了解我，一位老人，我很歡喜我得和這樣狡詐的軍事領袖交手。」

蘇沃洛夫明確決定其行動計劃。他極力想盡可能分散敵人中央兵力至左翼，並利用此時機，佔領諾維，這樣楔入敵中央陣地。攻擊諾維任務交給了巴格拉提昂和米羅拉道維基指揮的俄國軍隊。巴格拉提昂熟識當地情形，他曾在這裡駐過兩次。利用每一細小的掩護，冒着

敵人熾烈的炮火，他率部直迫城垣，但是由於城牆堅固，俄軍輕砲兵的砲彈不能破，攻擊被阻止了。巴格拉提昂於是調動部隊迂迴城之西部，但在這裡他達到一陣直射砲火，接著是法軍的反突擊。俄軍各營都混亂了，由哥薩克掩護撤退。接著又發起第二次攻擊，但仍被擊退。

蘇沃洛夫與德凡爾登將軍的師團增援巴格拉提昂。他以非常速度趕到，蘇沃洛夫命令發起第三次攻擊。天氣酷熱，即使發傷也因力竭而死，但俄軍仍以無限激情投入戰鬥。如蘇沃洛夫後來報告所說：「士兵們，彷彿英勇如狂，什麼也看不到，冒猛烈砲火，果敢衝鋒，敵人陣地的優越，他們似乎未予注意。不可避免的死亡，他們不屑顧及，要攔阻他們是不可能的。」這是他從來未遇到的頑強戰鬥。甚至在特別比亞，也沒有一方面表現過如此兇惡，堅韌，而在這裡雙方都如此。諾維守軍的部隊長戈當，實是預極防禦的卓越模範，他用短促突擊代替衰弱下去的炮火。共和國衛的士兵以驚人的果敢戰鬥着。什麼地方戰鬥最激烈，莫衷即在什麼地方出現。他的馬在跨下被擊斃，一粒子彈穿過他的大衣。

蘇沃洛夫也是一直都在火線上，死亡總在他白髮頭上飛翔。他率領每一縱隊進入戰鬥，指揮他們攻擊，於是又跑到那些從薄弱堅固城牆下退却的各營去，督促他們回去進攻。「回過頭去，孩子們，給他們厲害的！」他喊道。聽到他的嗓音，他疲憊的士兵，嘴唇因乾渴和暑熱而破裂，滿臉流着汗和血，馬上集結起來，向諾維城衝去，一次又一次。「別停下！快一點！刺殺他們！用你們的槍托！打過去！打碎他們的腦袋！」蘇沃洛夫瘋狂地叫着，鼓勵他的士兵前進。他自己也顯出一幅駭人的樣子。這並非因為他怕失敗，但是他認為讓他「

出世的英雄們」瀟灑這樣意外的敗北，並且是在他自己親自率領下，是一種侮辱，簡直是恥辱。他的臉抽搐着，扯碎了衣服，在地下滾着，喊道他活不過今天了。軍官們帶着報告跑來，看到他這情形，拚命地馳馬回自己的部隊，瘋狂地喊着：「前進！攻擊！今天一定要勝利！」這樣把他們總司令的瘋狂傳遍了全軍。

第三次攻擊也被擊退了。俄國士兵一方感到痛苦，一方賞賞他們的敵手。過午不久，全線戰鬥沉寂下去。乾渴和極端疲憊，使他們痛苦，兵士們找蔭蔽地方，躲避熾烈的太陽。蘇沃洛夫坐在人們給他準備下的帳篷裡。回想這九小時的戰鬥，思索爭取戰鬥勝利的手段。法軍的果敢，他們陣地的優越，使他得以擊退一切進攻，但是戰爭的後半段，却表明了莫裏把他的一切力量都投入了戰端。然而蘇沃洛夫仍有龐大的預備隊，由米拉和盧森堡將軍率領。他留下他們等待決定的時機，用之轉換戰局。這決定的時機現在來到了。他命令米拉將軍攻擊法軍之右翼。

下午四點，聯軍兵力四萬六千人，全線同時開始總攻。這次兵力遠超過法軍。米拉將軍攻擊法軍削弱的翼側，是第一個得到成功的，開始進至諾維的後方。法人聖西爾將軍和他的部隊一同馳逐，英勇奮鬥阻止奧軍；但這只更加促使法軍敗退。巴格拉提昂和德凡爾登的部隊，最後終於攻進了諾維城。下午六時，法軍開始退却，但已經太遲了。莫裏犯了錯誤：在當天前半日戰鬥暫息時，他沒有撤退其部隊，這結果現在是被感到了。法軍已不能有秩序撤退。他們左翼退至巴司土拉那村，而俄軍已從諾維挺進攻擊之。潰退的士兵在該村狹仄之街道上擁擠着。在這時候，一小部奧軍爬上鄰近的小山上，向擁擠的法國隊伍猛烈開火。這

形成了總崩潰的信號。大家都拚死的跑，各自逃生。格路赤將軍以一營人之援助想進行抵抗，但馬上被活捉了。只有聖西爾的部隊還像有秩序地退却。其餘的法軍潰散了，丟下武器，躲藏在樹叢和深溝裡。黑夜的降臨挽救了那些逃亡的人，免於全部毀滅。

蘇沃洛夫命令賓森將軍的軍團追擊敗退的法軍，讓疲憊的士兵休息。聯軍俘獲敵人之全部大炮，大部行李，和四面軍旗。在這次戰鬥中，法軍損失六千五百人；四千五百人在退却中被俘，還有相當數目逃散在附近地方。法軍力量幾乎比以前削弱了一半。俄軍損失是：犧牲三百五十人，一千四百八十八人負傷。奧軍是：九百人犧牲，三千二百人負傷。許多年以後，人們請莫婁指示他對維維戰鬥中蘇沃洛夫指揮能力的意見。莫婁回答說：『對於一位具有超人決心的將軍，我能說什麼呢？他寧肯自己死，犧牲他的部隊到最後一人，也不願退却一步。』

蘇沃洛夫從法國手中把意大利奪取過來，而現在俄軍駐在意大利，對於奧國却成爲一種突然障礙了。他們要一塊乾淨地，可以照他們的意見，隨意處置意大利人民。由此引起了蘇沃洛夫和瑞士的計劃。因此奧軍六萬人，由查理大公率領，被調往萊茵，那裡只有少數俄軍作戰。而蘇沃洛夫則將瑞士去，和該德林斯基——科爾沙可夫將軍率領的俄軍二萬七千人會合，以拉馬的納將軍手下之八萬人。蘇沃洛夫已經高聲調動奧軍的。奧人未費多少困難即取得蘇沃洛夫此一計劃的同意，但是預料蘇沃洛夫各人不會痛快答應，他們決定以既成事實擺在他面前。奧軍事院只簡單地通知他這新的兵力佈署，催他趕快走，因爲大公已開始由瑞士撤退其部隊。

蘇沃洛夫沒有他法，只得屈服。事實上，大公暫時留在瑞士的不過二萬人，由賀芝將軍統率，但就在這時，馬保納的兵力已多於聯軍兩倍。懂得法軍動作的硬勁，蘇沃洛夫道：「雖然在世界上我無所恐懼，但法軍總司令一定會很快地利用這局勢。蘇沃洛夫當時寫道：『雖然在世界上我無所恐懼，然而我必須聲明，我在這裡的部隊，要把他們從馬保納威脅中拯救出來，所能作的很少，並且時間也太晚了。』」很勉強地他命令他的部隊出發，但須要趕快去援助「斯基——西爾沙可夫。正如恩斯特所寫的：『九月……蘇沃洛夫開始行軍，用這位老兵的生動有力的說法，「俄國刺刀，插進阿爾卑斯山。」」

第十章 瑞士戰役

戰爭史上，沒有比蘇沃洛夫橫過阿爾卑斯山更生動的故事了。一切事件湊合起來，使之變成十分悽慘：可怕的寒冷，難越的大山，峻險，無底的裂縫，一支堅強、數量上又大得多的敵人，缺乏衣服，給養，彈藥，生疏的山地，而最後，奧國陰險的政策。雖然如此，蘇沃洛夫的部隊卻沒有毀滅，相反的衝出了不斷襲擊他的敵人包圍圈。老將軍分擔其士兵所遭受之一切困苦，而他的士兵在這種情況下所表現的精神與毅力，博得了全歐洲的讚揚。後來，破膽寵愛的元帥之一馬賽納，在瑞士對抗俄軍的部隊長：他很願意丟棄一切的利，只要能完成一次像蘇沃洛夫部隊橫過阿爾卑斯山的那樣的行軍。

調蘇沃洛夫去指揮的戰役，並非由於戰略形勢的須要，並且，俄軍對之也沒有準備。但當一切擺脫的努力都歸無效時，蘇沃洛夫急忙從事去策劃作戰計劃。林斯基——科爾沙可夫率領的軍團，在馬河岸上的蘇利世城前面，佔領了陣地。賀支的軍團在瓦崙西附近，沿臨河展開。從沙直到底森梯司駐着華拉赤亞和林堪指揮的奧軍。蘇沃洛夫給皇帝保羅的信上沈痛地伸訴說：『當俄國新的部隊到達時，大公的部隊多於前者三倍，但他仍把所有約陣地都推出來（交給俄軍），冷淡地走開，永不回還。』大公撤兵的結果，聯軍兵力不過四萬五千人，比法軍的半數稍多一點；但加上即將到來的蘇沃洛夫的俄軍二萬人，則在其種程度上說，和對方兵力相等了。但這些士兵的素質，和他們首長的威名，却造成了成功戰鬥的機會。從意大利到瑞士蘇沃洛夫有好幾條路可走。從塔凡程動身，可以進入萊茵河流域和林康

將軍會合，再穿過庫爾和沙幹和華拉赤亞將軍與賀支將軍會合。從出發點塔凡到與賀支會合點，其距離是一百七十公里。另外一條路，穿過聖哥塔要隘，到呂斯河流域，再到阿甫夫，由那裡到斯赤烏支和林斯基——科爾沙可夫會合，再到格拉魯司和賀支會合。這條路的好處是：從塔凡到斯赤烏支計程只一百三十五公里，而最重要者，佔領了斯赤烏支，則蘇沃洛夫即出現於馬賽納主力的側翼與後方。實在的，到庫爾的彎路是容易走一些，只會遇到少數敵人；但蘇沃洛夫害怕，在這較遠的行軍中，馬賽納將摧毀林斯基——科爾沙可夫和賀支的部隊。其次，第二條路對強健的精神和軍事天才來說是更合胃口。他在給賀支的信上寫道：「戰爭藝術的正確規律是直接進攻敵人最脆弱的部份，而不是避小地繞一彎路。後者只增加了攻擊的複雜性，而直接大膽的攻擊，則易於成功。」因為蘇沃洛夫以前從未到過這一帶地區，他不能清楚地想像到這一條路的困難，而他對俄國士兵則是無限信賴，他深信他們會克服一切障礙，再完成人們認為不可能的事。

由於奧軍之行爲，行軍的困難是增加了。蘇沃洛夫因爲對新戰區情況不熟識，把他的計劃送給賀支商討，並要求派幾位奧軍總參謀部的熟識當地情況的參謀，到他的參謀處來。來了五位軍官，由衛樂特中校統率，他們作出戰略專家因架子，要把一切事情都擺在他們手裡，賀支覆函到時，蘇沃洛夫已開始行軍。在主要的部份，他同意蘇沃洛夫的計劃，但提出某些修改，例如會師點不應在格拉魯司，而在曼因斯坦和斯赤烏支，他預備把他的部隊也向那裡移動；此外還有林斯基——科爾沙可夫軍團的五千人，和林康及薩拉赤西率領的部隊也向那裡向那裡集合。相信賀支對瑞士熟識，蘇沃洛夫接受了他的建議，指示衛樂特作出最後方案。

這新方案大大增加了行軍的困難。從距離很遠的地點，各縱隊分頭前進，由於地形限制，很難同時會師。其次，沒有計算到強大敵人部隊的活動，他們一路上都會監視我軍的。把自己全副兵力投入戰鬥，蘇沃洛夫主要冒險這樣的危險：假若戰鬥不成功，部份的失敗，會發展為通盤失敗。但唯一的採取的方案，却以怯陰林斯基——科爾沙可夫和賀莫斯的威脅；因為假若不如此，聯軍就要被迫不戰而退出瑞士，而這是完全出乎蘇沃洛夫之懸念的。這方案雖有困難，冒險，但指揮官的決心和士兵的英勇，成功仍是有保證的。瑞士戰役，假若沒有後果完全意外，況的阻撓，那與機會完全不同的。

第一，奧軍給蘇沃洛夫的情報，關於法軍的數量和佈署是錯誤的。按該報告他，法軍所率領的部隊兵力為六萬人，而事實則為八萬四千人。其次，更糟糕的是，全部方案，以後來所揭發，完全建基於對當地地形的毫無了解。賀支告訴蘇沃洛夫河道奧斯赤的支，沿路沿湖有一小路，因此對爾德河之行軍命令中，竟說道：「這隊由阿諾夫，到斯赤，沿路，當夜必須再前進十四英里。」然而，從阿諾夫到斯赤亦沒有陸地交通，路定到薩頭是一個死路。兩軍的交通，被法蘭西船艇所控制。這便那方案成爲無用而危險之舉。

五月七日俄軍進至聖塔，但在當夜，一支法軍出現於被圍之托士那要塞附近，並前去解圍。雖然按正式規定，奧軍完全負責意，向前線，並且雖然在瑞士之奧軍已表現不忠不信，但蘇沃洛夫仍毫，躊躇命令其部隊返回。發現俄軍後莫婁又撤回山裡。托士的投降奧軍，但俄軍却損失數日時間。他們七日沒有正式出發，而只在十日才動身，馬賽納，瑞士却充

份利用了這遲滯。法軍總司令計劃在蘇沃洛夫到達之前擊敗林斯基——科爾沙可夫與賀支部隊。俄軍統帥看出了他的計劃。他已經知道他要應付一位非常堅決的敵手，他會利用他達到的每一有利時機。蘇沃洛夫極力想加速行軍，以補償他義俠地轉回托士那所損失的三天時間。五天工夫他的部隊走了一百五十公里，到達塔凡涅，瑞士之阿爾卑士山麓。在此，俄軍由米亞按排，應得到足夠十二天的供給，一千四百三十頭騾子，用來馱行李和大砲過山。但兩者沒有一樣準備妥當。

蘇沃洛夫被激怒了，他越來越相信他六個月後對福熙將軍所表示的意見：「他們趕我到瑞士來是想消滅我。」但是蘇沃洛夫是這種類型的人：他勇敢地迎接新產生的一切困難。放棄這次行軍的思想，他想不到。他把該城的每一角落都搜索遍了，四天之內找到了幾百頭騾子。其餘的行李他放在堅強的哥薩克馬上。九月二十一日重新出發，但他又損失了五天功夫。從十五到二十日。後來事情顯示，這一損失是無可挽回的。在這空隙，馬得以執行其計劃。

蘇沃洛夫派出一支部隊，由德凡爾登將軍率領，直趨聖哥塔，另一部由盧森堡將軍率領繞過聖哥塔到底森是司。蘇沃洛夫騎在一匹哥薩克馬上，與德凡爾登軍團同行。他只穿一件薄薄的藍大衣以禦寒風，他的士兵開玩笑說那是「他父親的」，而事實上是在阿松叫一位裁縫作的——頭上戴着寬邊小帽。在他旁邊一位瑞士人騎馬相隨，他名叫恩托牛，戈馬，一位六十五歲的老人；在塔凡涅元帥就住在他家裡。老人被蘇沃洛夫迷住了，他決心陪他行軍，而事實證明他是一位出色的嚮導和翻譯。天氣增加了前進的困難。一位參加這次行軍的後

來寫道：「大雨傾盆而下，從山上颺下來的冷風，把人凍得透透的。」不時人們要涉過冰冷的水。法國步兵有平頂釘子爬山靴，而奧軍自然不會麻煩自己去給俄軍準備相同的靴子。俄軍不習慣於走山路，又背着重負，真是疲憊至極了。三天工夫他們走了七十五公里，俄人馮都幾乎要垮下來了。

在額羅樓村附近，一支敵人挺進部隊駐紮着，有九千人。俄軍兵力倍之，但法軍由於陣地優越，地形熟識，仍取得極大優勢。俄國士兵望着聳天的高山，岩石嵯峨，溪水奔騰沖激的深溝，都不禁油然而生畏懼之感。向聖哥塔正面攻擊，是非常艱巨的行動，但蘇沃洛夫不能呆呆等着盧森堡將軍長遠迂迴之結果。他害怕，假若單是盧森堡自己，他會要失敗。

九月二十四日蘇沃洛夫向聖哥塔發起正面攻擊，他將部隊分成三個縱隊，他指示兩個縱隊作小的「部份的」迂迴。巴格拉提昂的縱隊爬上陡壁懸崖，由左方迂迴了法軍。而法軍則又縮到更強固的陣地去。他們躲在溝裡，岩石後面，狙擊那些辛苦爬陡壁的俄軍。俄軍兩次進攻均被擊退，損失慘重。下午四時，山裡已經開始被黑暗籠罩着。蘇沃洛夫不願意一夜地處在這局勢不定的情況下，聽不到盧森堡和又去進行一次迂迴的巴格拉提昂的消息，他命令三次攻擊。

部隊又出發到槍林彈雨中，但在這當口，一排巴格拉提昂的部隊，在雪白的山頂上出現了。巴格拉提昂又一次迂迴法軍成功了。聖哥塔被攻下。

到洛桑湖的大路看來是打開了，至少蘇沃洛夫是如此想，因為當夜十一點他送下面的消息給林斯基——科爾沙可夫和賀支：「雖然是遲了，但明天可以到達阿道夫。」然而他的計

劃由於德人列庫伯將軍完成了一突然與大膽的行動。破產了。列庫伯是一果敢而能幹的將軍，率領一法國師團，把大砲摔到河裡，夜間爬上白蘭芝白格的荒涼山峰，翻過無路的八千英尺高的大山，早晨下山到了哥司昌恩村，又重新攔住了蘇沃洛夫的去路。

佔領聖哥塔之次日，德凡爾登和盧森堡將軍的部隊向師，一同向阿道夫前進。窟洞村外一公里，路被一大岩石阻住，穿過這岩石有一隧道，名爲猶涅羅赤，或稱爲鬼王洞。這一隧道有八十步長，非常狹窄，士兵帶着背包只能單個走。洞的另一面，路猛然繞着大山折轉，向前幾百步，則呂斯河岸筆直地把路切斷，怒濤澎湃飛沫激流，向這地方直衝而過，附近充滿了河流的咆哮聲。橫跨在河上的是一脆弱的小橋，有七十五英尺高，彷彿隨河水之咆哮而顫動，泡沫不斷地打在上面。這就是著名的魔鬼橋。

很難想像比這更難通過的陣地了，勒庫伯將軍深信我軍不能衝過該地，因此他也省得麻煩去破壞這魔鬼橋，他考慮到他自己也許將來會用到牠。他在猶涅洞口處，駐紮一部隊，放一門砲在隧道裡，集中兩營人在魔鬼橋的對面，都藏在岩石後面，俄軍不能見到。這樣把仄徑和橋都控制在他火力之下。

俄軍前衛由米羅拉道維基指揮，開始通過隧道，逢到一陣彈雨，急忙後退。安沃洛又得採取無可避免的迂迴辦法。特魯伯尼可夫上校率領三百人，爬上光滑的陡坡，高得使人頭暈，走到了隧道守軍的背後。法軍看到俄國士兵在他們頭上，害怕被截斷，撤退了。看陣這情形，米羅拉道維基馬上率隊衝鋒，穿過隧道，冒着敵人砲火，向前進擊，特魯伯尼可夫的部隊急忙從高處爬下，也參加上去。法軍極力設法把砲丟到河裡。有一些越過了魔鬼橋，其

餘的則被截斷都摔到山溝裡去了。

魔鬼橋前的地面上騾動着成千的俄國士兵，但正面進攻這橋是不可能的。第一個大膽的士兵試圖過橋，被子彈射倒。俄軍在岩石掩護下，向敵人射擊，而同時有二百輕騎兵則涉水過河，河水雖淺，但在亂石河底上以猛烈速度衝過。許多人被急流沖走而犧牲了，但看到這河可以徒涉，蘇沃洛夫又派一營人去增援那還活着的。突然，使法人震驚的是，這一隊人從橋的那一頭出現了。法軍驚慌失措。急忙地毀壞橋的石柱，並開始撤退，但是仍用火力控制着橋。然而，火力現在是沒有以前那麼濃密了。一小部俄國士兵拆毀了附近的一座小木房，用他們的肩巾皮帶捆起木板來，爬到破柱前，把木板搭在橋的破壞地方。第一個企圖衝過這破爛的建築是默西切斯基少校，但一粒子彈打中了他，倒下死了。跟着他的是一位哥薩克，但他失足掉到下面沸騰的水裡。但是馬上又有二十多大膽的士兵，互相扶持，雖有許多被子彈射倒，但到達了對岸，撲向法軍。魔鬼橋被佔領了。

橋很快的修復起來，下午四時，蘇沃洛夫的全部軍隊，到達河對岸，猛烈追擊敵人。但發覺許多地方仍須要渡過這沸騰的河流。勒庫伯破壞了所有的橋樑，但這未能阻止追擊多久。當俄軍行近洛桑湖時風景，改變了。山看來寬闊一些，狹仄的溝壑，變成寬大的山谷。草地田野出現了，過去是雪白的山頂，現在戴上了綠林的冠冕。阿爾卑士山千變萬化的雄偉景象，展開在俄國士兵的眼前，在他們的脚下是阿道夫美麗的鄉村。部隊忘記了剛才遭受的艱苦。和其他部隊會合是非常迫切的。離開那些不熟識的，可怕的大山，由他們親愛的總司令率領着，部隊現在是隨時可以迎擊任何敵人了。俄軍走了一百公里，從塔凡涅到阿道夫，只

用了六天工夫，在這行程內，通過了聖哥塔和魔鬼橋，即使對老山上居民，這也不是簡單的事。

但不久慘酷的事實揭露出來了。過阿道夫不遠，聖哥塔路在洛桑湖邊完結了，湖裡法國軍艦在巡戈。利斯克支沒有另外回路，只有兩條小道，爬過金積格積雪的山嶺，到喇塔時，從那裡有一條路到斯赤烏支。秋天，這些小道人們認為就是對於有經驗的瑞士獵人也是不能通過的。林康的奧軍則沒有一點消息，只有一種謠言說：阿道夫居民聽到前日有過戰爭，法軍取得勝利。蘇沃洛夫的士兵有好幾天沒有吃像樣的飯，戴牲口未能跟上主力，拖長有三十公里。勒庫伯的輕便部隊，截去了一部份行李隊，而阿道夫只能找到少數給養。最主要的是，勒庫伯的主力六千人，在蘇沃洛夫側翼洛桑湖附近集結起來，伺機進攻之。基地被截斷，缺乏供給，彈藥差不多用完了，疲勞，半數人患病，蘇沃洛夫部隊之處境，實在是危急。

到達阿道夫後，蘇沃洛夫自己也病了。他被乾咳苦痛着，發高熱，體力幾乎不支了，在這衰弱的肉體內，生命的火微弱的燃燒着，但仍被英雄不可戰勝的意志振奮着。退却的念頭從未進到蘇沃洛夫的頭腦裡。只有一件事使他擔心，要在斯赤烏支會師他已經晚了一天了，而這耽擱，可能造成林斯基——科爾沙可夫和賀支的失敗。因此，他不給他疲勞的部隊休息，第二天早晨即從阿道夫出發。假若他知道馬賽納已擊敗了聯軍的兩個軍，他也許要另樣行動，也許會讓他部隊休整；但他什麼消息也得不到，除了隱約的謠言，而謠言在意大利會常常引他入歧途。被總司令責任感所督促，他決心以任何代價，與等待他的軍團會合。

爲此目的，他決定完成一行程，那在軍事史上是無與倫比。他選擇羅司托克的路。除了他對自己及其士兵的無限信賴外，沒有什麼事情能啓示他作這樣類似瘋狂的決定。於此我們不禁要引証蘇沃洛夫和拿破崙——他一年後橫過阿爾卑斯山——所說的兩段話，這也許可以表示這兩位偉大軍人的精神是如何相似。蘇沃洛夫說：「一隻鹿可以過的地方，一個兵就可以過。」拿破崙說：「一隻山羊能過的地方，人就能過。一個人能過的地方，一營人就能過。一營人能過的地方，一個軍就能過。」

早晨五點，巴格拉基昂公爵之前衛開始登山。小道越來越陡，越來越不清楚，最後簡直不見了。士兵成單行向上爬，攀捉着稀疏的樹枝，每走一步踏下一塊石頭，打在後面的人身上。於是來到一段軟雪，有膝蓋深，人們掙扎着通過去。炮兵必須把砲和藥放在肩上。不時有馬和騾帶着寶貴的糧食袋子掉到懸崖下。軍隊走過的遺跡，到處散着人馬的屍體。這天行軍的記述者邁陵像下面那樣描寫道：「每踏錯一步，丟一條人命……時常黑雲橫掃山坡，把縱隊包在濃霧裡，冷的濕氣浸透了部隊，彷彿是在傾盆大雨中行軍一樣。潮濕與陰暗籠罩着，他們仍繼續摸索前進，上下什麼都看不到。疲憊到極點，他們就停下一會，休息過來，又開始向上爬。」

從阿道夫到廟塔特爾，距離十六公里。這駭人的行軍開始後十二小時俄軍先頭部隊走完了這全程。他們擊潰法軍草率守衛前哨的警戒部隊後，即進入廟塔特爾。而當時俄軍之隊尾還在阿道夫，因爲全部部隊須成單行行進的緣故。那些夜裡仍在山中的，過了極難堪的一夜。當天黑時，他們在山道上停下，直到早晨，沒有東西遮避風雪。他們破裂凍僵的手，把

不住他們依托的東西，許多放了手跌下去，經過他們的同伴旁邊，掉到懸崖下，與死亡相逼於下面的岩石上。

勒庫伯企圖攻擊俄軍在阿道夫之後衛，但被擊退，此後他再也不企圖攻擊了。據說，到俄軍橫過金積格後，這位英勇的法蘭西人，曾表示他的讚美與敬服。

一到廟塔特爾，蘇沃洛夫即派出偵察部隊。回來時偵探帶來慘慘的消息，林斯基——科爾沙可夫與賀支被擊敗，現在退却，朝谷寺被馬賽納優勢兵力團圍包圍。這樣他英勇的行軍，全沒有改善他的地位，却走進陷阱。蘇沃洛夫聽着偵探的報告，一聲不響，接着大發雷霆：「賀支！是的！他們是慣於幹這一手的。他們總是被打敗。但科爾沙可夫！科爾沙可夫有三萬人，仍讓自己被同樣的敵人擊敗！」

林斯基——科爾沙可夫，於九月二十五日被擊敗，正是蘇沃洛夫的兵士猛攻魔鬼橋的一天。在塔凡涅被迫延遲，使法軍得以準備這一攻擊。馬賽納與莫提耶猛撲俄軍。科爾沙可夫和副司令杜拉索夫將軍昏了頭腦。由於士兵的勇敢，他們自動地糾正了他們首長的錯誤，避免了全部失敗。但無論如何，在朱里赤這一仗，科爾沙可夫軍團，損失了他大部的有生力量，或被殺或被俘，還有二十六門砲，九面軍旗，以及幾乎全部的行李。殘餘部隊直退至萊茵河。

同日，法軍由叟路特率領給賀支軍團以嚴重打擊。奧軍驚慌逃竄。賀支本人被殺。林康之部隊，不戰而放棄格拉魯司。

這樣，蘇沃洛夫到達廟塔特爾之日，在瑞士沒有一個兵團可以給他軍事援助，或者供給

他那麼迫切須要的給養。正如一位參加這次戰役者所說：「給養是極端缺乏。所有的乾糧都被燒燬氣毀壞了。附近村莊都很窮困，又遭到法軍搶掠……我們在山谷裡挖樹根吃……那裏缺乏肉食，我們把牲口上的壞肉也用了，在別的時候我們會厭惡得一脚踢開。我們甚至吃牲口皮。把它切成長條，綁在槍桿上，拿到火上把毛燒掉，半生不熟地就吃起來。」

幾千疲憊飢餓的士兵，沒有彈藥，而對面的和一支八萬人強大的生力軍相對峙，再加上他們還有無一越過的大山和寒冷作幫手。對打看來是無望的。屈服似乎是唯一出路。馬賽納自己也相信俄軍無可選擇。只有投降。當他離開朱里赤剛塔特爾時，他笑着對俄軍被俘軍官說，幾天以後他要帶着他們的統帥回來。蘇沃洛夫的軍官也開始互相談論光榮的歸服。唯一從未生這念頭的，恐怕只有這位害病，發熱，七十歲的蘇沃洛夫，他騎在一匹哥薩克馬上，和士兵一同嚐盡了一切艱苦。

第一個念頭擺盪蘇沃洛夫心中的是殺到朱里赤，在那裡他可以取得給養；但是理智戰勝了。他了解如果這樣，他的部隊早晚要被吃得好，補給得好的馬賽納部隊所摧毀。於是他決心殺到格拉魯司，希望在那裡與林康會師，等他的士兵恢復過來，「重新開始」這戰役。他的部隊還得遭遇新的困苦，振奮他們的精神，是必要的，從將軍們直到每一個士兵，激勵他們全部，使他們以不可動搖之決心去戰鬥。九月二十九日，蘇沃洛夫舉行一次作戰會議。在這會上，偶然地，沒有邀請奧軍將領奧奮伯，他是和俄軍在一起的。

巴格拉提昂第一個先到，看到蘇沃洛夫在一種異常興奮狀態中。穿着全幅元師戎裝，戴着他所有的勳章和徽章，他快步的在屋裡踱來踱去，顯然沒有覺察到巴格拉提昂在面前，以

斷續的句子，自己囁囁着：「檢閱……接近衛……非常重要……假若他突然出現——脫離……好天爺……是的，即使這是必要的——但在一定的時候……更必要的是——知道怎樣指揮戰……能打……被打敗還有什麼聰明！損失這麼幾千……什麼樣的人啊……在一天功夫……上帝幫助我們……」

巴格拉提昂悄悄地離開這房間，讓元帥去痛苦思索。顯然蘇沃洛夫在想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他們要對成千俄國人的死亡負責，並陷蘇沃洛夫一名譽於危險。

當所有被請與會的軍官都集齊時，蘇沃洛夫向他們講話，但在面前的不是他們所熟識的怪老人了。他的聲音充滿被抑制的感情，他說話時的力量是驚人的。他簡單地回顧利戰役，描述奧人之奸詐行爲，狠說他被調離意大利之目的。他責備大公過早自備上撤退，這使科爾沙可夫失敗，並痛心的回憶塔凡涅錯誤的致命的五天，綜合起他說：「我們現在大山裡，被敵人優勢兵力所包圍。我們怎麼辦呢？阿斯赤烏支是不可能的；馬賽納有六萬多人，而我們不過三萬人，其次我們沒有給養，彈藥，炮兵……我們無處可以得到援助……我們是臨近覆滅……我們所有的唯一希望——是上帝和我們部隊的果敢與自我犧牲。我們是俄羅斯人……到此他的話斷了，不覺可羞，他流下了眼淚。

凡爾登將代表所有到會說，部隊願意隨毫無怨言的隨從他們偉大的總司令到任何地方去。聽到這話蘇沃洛夫高興起來。他的眼睛閃着光。「是的——他加重說。「我們是俄國人，我們將克一切障礙！」

第二天巴格拉提昂率領前衛向格拉魯司方向進發。後面跟着西凡可夫斯基師團。盧森堡

師團留在喇塔時爾，阻止由斯赤烏支前來之敵。馬塞納親自指揮法軍作戰，其兵力遠超過俄軍，但是他發起的攻擊沒有成功。米羅、道維基和列賓指揮的兵團，與格列可夫的哥羅克結合，將法軍趕跑，並追擊四公里。第二天拂曉，馬塞納重新進攻，但又不成功。我軍步兵以反覆的反突擊，壓迫法軍混亂潰退到小河的橋上。該河是流經此山谷的。橋上的欄杆破碎了，這對法軍是致命的。橋上塞滿了驚慌的法國兵士、步兵、騎兵和炮兵。一陣駭人的衝突發生了，結果幾十個幾十個地，被推下破欄杆掉到河裡。哥薩克追擊這些逃命的，直迫斯赤烏支鎮下。這是一次無比的勝利，疲憊，被圍，退却的部隊，打败了數量多得多的，新銳，勝利的軍隊。這證明蘇沃夫的部隊不知轉變為何物，一的戰鬥精神，仍未毀壞。

在這驚人戰鬥中許多法國人作了俘虜，其中也有勒庫伯將軍，法軍在聖哥塔魔鬼橋的司令。軍處境雖然危急，被俘的法人仍被迫隨俄軍共以後之一切艱苦，最終被帶離瑞士，後來與俄國被俘人員相交換。

這樣俄軍後衛輝煌地完成了他的任務，現在可以前進與格拉魯司進發的部隊會合了。肯森望攔脫敵人，想出一條妙計。他給斯米維支領長一道命令，為俄軍準備一萬二千人的給養，部隊要在十月二日進入城內。自然馬塞納很快知道了這命令，於是他等候俄軍到來，等了一整天。這時盧森害怕地拆除營帳，向格拉魯司進發。這位法國將軍因為陷入這個圈套，而抱恨終身。知道已經不可能追上俄軍，他從另一條路急忙趕往格拉魯司。

林康催促撤退後，格拉魯司被穆里爾率領之法軍師團所佔領。巴格拉提昂之部隊英勇進攻法軍，但這裡地形完全有利於防守。夜裡，俄軍走到一設防營壘之腳下。他們輪在雪裡

休息，甚至於沒有柴火來烤火。在這當口，俄軍主力到了，蘇沃洛夫攔住巴格拉提昂，直接了當地請求他，再用一把勁。巴格拉提昂調出一團輕騎兵，四營發彈兵，利用當天大霧瀟瀟，出發去迂迴敵人陣地。在漆里的夜裡，爬過石岩，他們達到法軍，以刺刀衝之。在黑暗中許多失脚，重撞而倒地死掉。這瓦可夫斯基師團重新開始進攻。這樣雙方夾擊，迫使法軍撤退。到援兵到時，法軍突擊戰軍，壓迫之後退，但後者又還擊，重新將法軍擊潰。有陣地，奪去六次以上。最後格拉魯斯被俄軍佔領。在這兒找到一些儲存的給養，許多天來部隊第一享受一頓熱飯。

三天以後，十月四日，盧森堡之後衛到達了。這疲勞，但仍然有力的部隊，現在可以更前進了。但到什麼地方去呢？第一個方案，在格拉魯斯和林康會師，再前進到賀支殘部集結的沙爾河，現在須被迫放棄了。因為林康不見了，一點影兒也沒留下，馬賽納的部隊屹立在沙爾河的大路上。在別的情況下，蘇沃洛夫不會躊躇去攻打馬賽納的，但俄軍缺乏彈藥，士兵飢餓，穿着爛衣服，看來其就是士兵，不如說是叫化子。軍官的樣子也不見好一些。例如列普熱將軍，穿一雙沒有後跟的靴子為防禦寒冷和硬石頭，他用布條把牠們包起來。

蘇沃洛夫又召集一次作戰會議。會上決定，為保存現存之部隊，避免再行戰鬥，部隊轉向南方薩爾河谷。艾則支去，該地與科爾沙可夫會合，帶上砲兵，然後才可能恢復這一戰役。把重砲之於法軍之仁德。蘇沃洛夫的部隊十月四日夜開始在瑞士最後一次的行軍。

前面的道路甚窄，比俄軍一切以前所過的更為艱險。他們須越過潘尼克之積雪山巔。因為大雪，繞着懸崖的小路，已不能通行。這一突然和意外的不幸，形成俄軍在瑞士所遭受

之一切艱苦的頂點。

當巴格拉提昂、普拉魯司，掩護殘軍三萬之撤退，沒有子彈，沒有炮彈擊退法軍的猛烈進攻；米羅拉道維基的衛隊開始了退却，登尼克河山，現在就是完全不能拖一炮了。剩下的二十五門砲，一部份丟掉懸崖上，一部份被埋起來。甚至獸載牲口，在水凍的雪上，也感到踏不穩脚。三百多袋給養，由驢馬滑倒在懸崖上而損失了。有一位加加加俄軍在瑞士最後一次的行軍的寫道：「我們越過大山，上一陣，下一陣，峭壁嶺嶺，異常險陡，深溪裂口交錯着；潮濕濃霧的圍着我們；雪與霰把我們濕透了，連列的寒風，幾乎要壓倒我們……但是我們迅速，堅決地向前移動，沒有絲毫怨言……亞歷山大，瓦西利耶維奇（蘇沃洛夫）騎着他的老哥薩克馬，披着一件破外套，戴着元帥帽子，帽帶垂在背上。」

越爬得高越難上。有些地方，要四隻脚爬着在水面上走。所有樹木都凍了，部隊盲目的向前進，時常跌到雪坑裡。風雪把一切都遮蓋了，每人都要摸索着找一塊踏脚處。岩石，被風暴颳鬆了，嘩嘩地滾到深淵去，常常把人也拖了去。每錯一步，傷一條命。錯脚就是死亡。」

蘇沃洛夫的眼因發熱燃燒着，騎馬在士兵中走，一陣陣狂風透過他的薄大衣，壓得他直抖擻。『不要緊，不要緊，』他不斷復着，「FOUSSAK MOE TRUSSAK（俄人不是烏鴉）……我們能挨過去的！兩個哥薩克牽着他的馬鞭繩。一位目擊者說，他堅持要下來步行，但是他的衛士悄悄的但堅決地把他按在馬鞍上，並不時命令他「坐穩些」，而蘇沃洛夫只好無力地服從。」

這樣他們到達了山頂，但是沒有一條小路向下走的；除了滿是冰的筆直的懸崖繞着他們外，什麼也沒有。差不多走在前面，試探着向下去的兵士都犧牲了。跌下去時沒有東西可以把握，沒有樹，沒有草堆，甚至於沒有突出的石頭。天氣那麼冷，手脚都麻木了，許多兵凍得要死。

忽然有一個人坐在懸崖邊上，滑了下去，於是幾千人都照着他的榜樣。緊緊地握着他們的槍，他們滑到昏暗的層去。還活着的馬，被推到邊沿去，強迫它們也同樣幹。路魯亞羅夫一位參加這次行軍的寫道：「一切都靠機會。有些人沒有傷，但許多人拆了額子和腿，就被丟在那裡了。」

十月七日中午，生還的都在潘尼克斯特村集合，當天夜裡他們到達艾朗之。進入瑞士時是二萬步兵和哥薩克，現在剩下一萬個健全的人。如恩格爾在他的波與萊茵一文中所描寫的：「近代最卓絕的橫過阿爾卑斯山，」是這樣完成了。而這結束了瑞士戰役。蘇沃洛夫看着他穿破爛衣服，瘦削，但永是快樂的士兵，驕傲地說：「俄羅斯已經過了羅馬。」在他給保羅皇帝地信上，蘇沃洛夫描寫這次戰役如下：「我被截斷並被包圍，日夜與他們進攻敵人，或打正面，或打側衛，奪取敵人的大砲，因為缺少馱馬，我們只得把它丟到懸崖下，使敵人遭受四倍於我們的損失。到處我們勝利地殺出重圍……」

這一史無前例的行軍，是俄國軍隊與將領的一次嚴格考驗，而他們都以輝煌成績通過了。這四星期的瑞士戰役，是蘇沃洛夫燦爛事業中最光彩的一幕，給俄國人民的桂冠上增加了分外的榮耀。這一戰役，表現了俄國士兵強有力的精神，他們的力量，頑強性與決心可以

到這樣的程度：使他們能克服一切困難，無衣無食，最嚴厲的氣候，最可憐的敵人。

第十一章 尾聲

當蘇沃洛夫冷得發抖，艱苦地爬着雷尼克司山，他心裡在考慮一新戰役計劃的細節，但是一封信把他一切計劃都粉碎了。保羅皇帝以十分嚴厲的語氣通知奧國皇帝說，俄奧同盟決裂了。蘇沃洛夫受命作開始回國行軍的準備。十一月二十六日俄軍動身回國。奧國皇帝送一封信給蘇沃洛夫，幾乎是以絕望口氣懇求他延期出發，並且答應如果戰事重開，一定毫不吝嗇的援助他。羅斯特哈皮伯爵帶這信來的，蘇沃洛夫對他說：「我在指定的日期到達了會合地，發覺我被人空撤了。不是看到一支完全有秩序的部隊和有利的陣地，而是發覺根本沒有部隊；像我這樣的老兵，可以欺騙一次，假若他讓人家玩弄第二次，那才是傻子呢。」羅斯特哈皮用盡了每一口口才，勸說蘇沃洛夫改變他的決心，但都無效。臨走時他說道：「什麼樣的人啊！他竟聰明如學識與他作爲一個將領的偉大，是同等的。我從他那裡得不到什麼便宜。」顯然，伯爵激怒了蘇沃洛夫，於是他撤下怪誕的假面，讓這位奧國人看看他的真正偉大處。對於奧皇他回答說，沒有新的指示，他不能帶他的部隊，結尾是奉贈他下面的忠告：「假若你想打法國人，那就好好地打，打得不好的仗，是害死人的毒藥。」

正月廿六日，部隊以二路縱隊行軍，進入戰境。

留傳到我們的報導說，從瑞士回來蘇沃洛夫充滿了恐懼，怕他無結果的戰役會對他不利，損害他長遠而成功的事業，但他的恐懼是無根據的。他未能達到戰役目的的原因太顯然了，而蘇沃洛夫及全軍所表現的頑強性，果敢和決心，更增長了他的名聲。保羅皇帝提升

沃洛夫爲聖俄羅斯武裝部隊大元帥。歐洲皇帝貴人爭相讚美之。伏龍左夫，俄國駐倫敦大使報告說，在英國蘇沃洛夫的名字「到處被人熱情讚頌。」英外交部長格林維爾論及蘇沃洛夫對此次戰役之指揮與奧人的行爲說：「仗就應當這樣打……英勇的部隊是熱望於和敵人較量，不應以政治陰謀敗壞之。」路易斯，杜當，一位著名的法科學家，僑居在英國，寫信給伏龍左夫說：我衷心爲你祝賀：你英勇國人在各方面爲盟國所建樹之成就。」

可能這事不爲很多人所知道：一位俄國航海家，在上世紀廿年代，把他在太平洋所發現的一群島嶼取名於這位偉大的俄國將領。蘇沃洛夫天群島現屬於紐西蘭。

蘇沃洛夫的聲名到頂點。活着的時候，他的名字已經成了神話。在行軍時士兵唱着歌頌蘇沃洛夫的歌。新兵參加部隊時，拚息聽着老戰士給他們講關於蘇沃洛夫的驚心動魄的故事。十二年以後當俄國人民被迫爲民族的獨立而與拿破崙作戰時，俄軍由庫圖左夫統率，士兵都被他們統率的偉大導師蘇沃洛夫和他的名訓。戰國傳統所鼓舞。

蘇沃洛夫年輕時會夢想這樣的名譽，但現在來得太晚了。他感到了死的氣息，並且因他一生遭受不斷的委屈和不公的重壓而衰弱了。在他的部隊經過波希米亞時他感到身體不適。在克拉克，他把軍隊交給了盧森堡，自己先走了。他和部隊的分別是非常動人的。老統帥說不出一句話，他的聲音因嗚咽而哽塞。士兵靜悄悄地站着，知道他們這是最後一次看到他們心愛的領袖了。

當他緩緩地回到聖彼得堡時，他的體力漸漸衰竭；他的健康很快地變壞。唯一支持他的，是他不斷接到全世界對他的敬仰與讚賞的消息，和首都準備歡迎他的新聞。但是他不知道

宮廷與貴族在準備給他最後一次無情的打擊。三月二十日英羅皇帝頒佈一每日訓令，裡面包括下面的處分：「爲破壞皇家軍規，大元帥，蘇沃夫公爵，依照慣例，留職軍中，永任副司令之職，欽此，特佈告全軍知曉。」同時把下面的詔書送給蘇沃洛夫：「大元帥麾下，意大利公爵，林尼克、天各夫伯爵。我現知曉當你在外國統率部隊時，有一將軍稱之爲「副司令」，破壞了我建立的一切條令與皇家法規。驚異於此，我命令你告訴我何物使你如此作爲。」

蘇沃洛夫在到聖彼得堡路上接到這詔書。這一新的意外的打擊，把他打垮了。他再沒有力量戰勝。他的精神崩潰了。他的病迅速與顯然地加劇起來。

這一次，皇帝不高興的藉口，是由於和一七九七年同樣的瑣事，但是像過去一樣，原因是更深遠的。一面把酬謝與誇獎堆在這位著名戰士的頭上，另一方面保羅內裡却不信任和討厭他，戰爭結束後，這一貫的厭惡，不再受當時環境的約束了，它以新的力量，表露出來。保羅一點也不相信大元帥會卑躬屈膝地遵循他的軍事政策。他明白假若蘇沃洛夫被委任統帥全軍，他一定會破壞他，皇帝，那樣費勁所建立的組織。這他是不能容忍的。他甯肯引起歐洲的震驚和全俄人民之悲憤，而不願把他的原則讓步一寸，儘管這些原則是如此荒誕。事實就是如此，找一個藉口是不難的，這一藉口那一藉口都是一樣。

四月二十三日，街市氾濫着光明的但仍還寒冷的早春太陽，蘇沃洛夫緩緩的進入聖彼得堡。沒有一個人影來歡迎他。對於官場周圍的人，他已不是偉大桂冠英雄，而是皇規的破壞者。車子載着病了的大元帥，到了靠近克魯可夫運河的一坐房子，他有一位親戚住在那裡。

他掙扎着走到了指定給他的房間，完全累乏了，倒在床上。在這當口，有人通知說，一位皇帝御使來到了，這位病人，眼睛因發燒而放光，請求帶他進去。御使多爾古陸奇，淡淡的說大元帥蘇沃洛夫公爵被禁止在宮廷露面。

從這天起蘇沃洛夫與無情逼近的死亡，作最後一次的鬭爭。他仍時常從床上起來，試圖研究土耳其文，討論軍事政治問題。沒有說過一句抱怨命運的話。但是他的記憶力衰弱了。他很艱難的憶起他所戰敗的將領的名字，他把他意大利戰役中許多細節都混淆了——雖然他清楚地記得土耳其戰爭——時常說不出他周圍的人。他的心靈有些模糊了。有時因衰弱而失了知覺，只有經過強心手術才恢復過來。

蘇沃洛夫到達聖彼得堡兩天以後，皇帝命令把他的副官調離開他。只有少數人敢於訪問這位垂死的英雄。聽說元帥的日子沒有幾天了，皇帝才表示些猜忌虛偽的同情，不時派一軍官，用官場冷淡的辭句問候他的健康。有一天皇帝派了巴格拉提昂。蘇沃洛夫凝視他喜愛的將軍很久很久，顯然已認不得他了，但忽然他的臉明朗起來，他說了幾個字，又因痛苦而呻吟，復陷入昏迷狀態。

生命彷彿有些留戀似的，緩緩地離開他苦痛的軀體。這難馴服的精神，仍不願認輸。人們向蘇沃洛夫建議，說他應當進行臨終塗油儀式，他拒絕了，因為他不相信要死。來看他的醫生，著名的格利夫，頗驚異於他的生活能力。但死亡是更接近了。舊日的創口變成潰瘍又變成毒瘡。在他不省人事中，發命令，以為他還在戰場上。他糾正奧軍的錯誤，向那亞行軍。最後在瘋狂的掙扎中，他低聲說：「熱那亞……作戰……向前。」

這是蘇沃洛夫最後說的話。他仍癱坐地喘着氣，作最後可怕的鬪爭。一八零零年五月六日他喘了最後一口氣。

他的死亡震動了全國。全國都陷於悲痛中。老兵掉轉頭，哭喪來了。人們掩藏他們的眼淚是有原因的。俄國封建貴族專權的皇朝，正視對蘇沃洛夫表示的同情，即使他死了，仍向老將軍出氣。官方的公報沒有一個字提到大元帥的死及葬儀。給予蘇沃洛夫的軍人榮譽，不像給一位大元帥的，而是給較低級的，一位元帥的。只是一般的談論葬儀，護衛軍沒有出面，表面上說他們因最近的工作太疲勞了。但另一方面，幾乎全國的軍隊和軍官都出來和這位英雄寂然作別。一大群儀仗跟着棺柩走，但在這偉大莊嚴的行列裡，軍區與高級官員沒有參加，是大家都看到了。

早晨十點鐘，盛着蘇沃洛夫遺體的棺木，被從房裡抬出放在葬籠裡，緩緩地經過士兵行列和擁擠的人群到聖力山大、涅夫斯其修道院。在棺木上，釘在綫墊上的死去世的大元帥的勳章：安德烈、白銀十字勳章，一等聖喬治勳章，一等弗拉基米爾勳章，一等安那勳章，約翰、耶路撒冷勳章；普魯士黑鷹勳章，三鷹勳章，和「勇敢」金牌；奧國大十字勳章，瑪利亞、德列沙勳章；巴法利亞的金獅勳章；赫伯特勳章，沙丁尼亞的聖米迦勒勳章，英刊鄒、拉下婁勳章；蘭白鷹勳章，聖斯堪尼、勞勳章；法國的卡默爾勳章，聖拉門勳章以及還有許多別的。但每一個站在這寂然人群中的人，明白比這些勳章更不朽的是這偉大戰士的光榮將永遠留在俄國人民的記憶中。

蘇沃洛夫元帥傳

1948·1·初版

1——3000

定價： 元